

咸陽李岳瑞編 鹽城印水心修訂

評註
國史讀本

新學制中等學校適用
宋史上

上海世界書局出版

第六冊

評註 國史讀本卷六目錄

第三編 近古史

宋史

第一章 太祖之創業

- 一 開國之政策一……………一
 - 二 開國之政策二……………三
 - 三 邊疆之安定……………五
 - 四 十國之削平……………六
- 第二章 太宗之繼統**

- 一 初次伐遼之役……………九
- 二 德昭廷美之死……………一一
- 三 二次伐遼之役……………一三
- 四 楊業死節……………一四

- 五 張齊賢代州之捷……………一六
 - 六 尹繼倫徐河之捷……………一八
 - 七 夏州之變……………一九
 - 八 趙呂向張之相業……………二一
- 第三章 眞宗朝政**

- 一 禦夏之得失……………二二
 - 二 契丹之入寇……………二五
 - 三 澶淵之訂盟……………二七
 - 四 寇準之罷相……………二九
 - 五 天書封禪之興起……………三一
 - 六 寇準之貶竄……………三三
- 第四章 仁宗朝政**

一 劉后之臨朝……………三五

二 仁宗之親政……………三七

三 趙元昊之初起……………三九

四 好水川之戰一……………四〇

五 好水川之戰二……………四二

六 宋夏之媾和……………四四

七 契丹之渝盟……………四六

八 富弼之外交……………四七

九 交趾儂智高之叛……………四九

十 狄青征南之功……………五一

十一 慶歷黨論……………五三

十二 范仲淹傳略……………五五

十三 歐陽修傳略……………五七

第五章 英宗朝政

一 英宗之始立……………五八

二 韓歐之調和兩宮……………六〇

三 濮議之紛擾……………六一

四 西夏之寇邊……………六三

第六章 神宗朝政

一 王安石之始進……………六五

二 新法之施行……………六六

三 新舊黨之競爭一……………六八

四 新舊黨之競爭二……………六九

五 新舊黨之競爭三……………七一

六 新舊黨之競爭四……………七三

七 王韶河州之役……………七四

八 宋遼疆界之爭……………七六

九 交趾之開釁……………七八

十 西夏之開釁一……………八〇

十一 西夏之開釁二……………八二

十二 西南之開疆……………八四

第七章 哲徽之黨禍

一 高太后之臨朝……………八六

二 司馬光罷新法……………八七

三 洛蜀朔之分黨……………八九

四 哲宗之親政……………九一

五 紹述之議起……………九三

六 黨禍之始熾……………九五

七 徽宗初政……………九七

八 黨禍之再熾……………九八

第八章 宋之亂亡

一 蔡京童貫之禍國……………一〇〇

二 蔡攸王黼之亂政……………一〇二

三 方臘宋江之亂……………一〇四

四 京貫圖遼之議起……………一〇六

五 女眞之始興……………一〇七

六 阿骨打之稱帝……………一〇九

七 結金攻遼之主張……………一一〇

八 初舉伐遼之役……………一一二

九 再舉代遼之役……………一一三

十 收復燕山之役……………一一五

十一 金人滅遼……………一一七

十二 宋金之構衅……………一二九

十三 徽宗之內禪……………一二一

十四 金兵初次犯闕……………一二四

十五 李綱力闢和議……………一二六

十六 和議之初成……………一二七

十七 金兵之二次犯闕……………一二九

十八 徽欽二帝之被虜……………一三一

十九 北宋之亡……………一三四

第九章 宋之學術

一 理學諸儒之崛起……………一三六

二 理學諸儒之崛起二……………一三八

三 文學之派別……………一四〇

四 詩學之派別……………一四二

五 宋之風俗……………一四三

評註 國史讀本 卷六

第三編 近古史

宋史

第一章 太祖之創業

一 開國之政策一

太祖

夾馬營

改除積弊

石守信
典禁衛兵

宋太祖趙匡胤，直隸涿人也。父弘殷，爲周檢校司徒。母杜氏，以唐明宗天成二年，生胤。胤於洛陽之夾馬營，既長，容貌雄偉，器度豁如，識者知其爲非常人矣。仕周世宗，常從征伐，累立大功，遂握兵柄，爲殿前都點檢。既受周禪，卽帝位。建國號曰宋，而奉周恭帝爲鄭王，居之房州。與趙普諸臣，銳意圖治。由李唐至五代，相沿二百年之積弊，一一革除之。因己之得國，由於典禁兵也。遂思首除武臣握禁兵之弊。時石守信、王審琦等典禁衛兵，守信等皆帝故人，趙普數以爲言。帝曰：「彼等必不吾叛，卿何憂之深耶？」普曰：「臣固知其不叛也，然數人皆非統御才，未必能制伏其下。若軍伍間萬一有變，彼

天子亦
大難

杯酒釋
兵柄

臨時亦不能自由矣！」上悟，一日因晚朝，與守信等飲，酒酣，屏左右，語曰：「朕非卿等不及此，然天子亦大艱難，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，朕終夕未嘗安枕臥也。」守信等請其故，上曰：「是不難知，今孰不欲得此位者？」守信等頓首曰：「陛下何爲出此言，今天命已定，誰敢有異心耶？」上曰：「卿等固然，其如麾下思富貴何？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者，汝雖欲不爲，其可得乎？」守信等泣謝曰：「臣等愚不及此，惟陛下哀矜而保全之。」上曰：「人生如白駒過隙，所以求富貴者，不過欲多得金錢，厚自娛樂，使子孫無貧乏爾，卿等何不釋去兵柄，出守大藩，擇好便田宅市之，爲子孫永遠之業，朕且與卿等結爲婚姻，君臣上下，兩無猜疑，家國相安，不亦善乎！」守信等起謝曰：「陛下念臣等至此，所謂生死而肉骨也。」翌日，皆稱疾，乞罷典兵，上從之，皆命爲節度使，出鎮大藩，禁中將帥，悉以宗戚領之，有宋一代，右文輕武之風，肇於此矣。

〔評〕

讀史者率以宋祖杯酒釋兵權，爲不動聲色，而措天下之安，此鄙見也，守信數人，若果不可制，豈數言

委曲規諷，所能罷其典兵者，彼時宋主英勇，固出數人之上，操縱由己，消患未然，守信諸人，方承命之不暇，又何敢有異議乎？史家無卓識，徒于杯酒詭辭處炫奇，以爲祕計神謀，而不予宋主英斷勇爲處著眼，而後

世遂以是爲妙策獨出，吁！可笑矣。

註

①【涿】今京兆涿縣。

②【夾馬營】今在河南洛陽縣東北，亦稱香孩營，因太祖生時，異香經宿

不散，故云。

③【房州】今湖北竹山縣。

④【趙普】薊人，字則平，初事太祖爲書記。太宗立，拜太師，歷

相兩朝。嘗謂太宗曰：「臣有論語一部，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，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。」

二 開國之政策二

除五代
方鎮之
弊

收政治
權

自唐以方鎮之強亡天下，五代倥偬，益復重外輕內，尾大不掉，節度屬州，皆自除刺史，以其部將爲之，不請於朝，亦不用文吏，以故吏治愈濬，而民生愈蹙。太祖憂之，一日問趙普曰：「天下自唐季以來，數十年間，帝王凡八易姓，兵戈不息，生民塗炭，其故何耶？吾欲息天下之兵，爲國家長久計，其道何從？」普對曰：「此無他，方鎮太重，君弱臣強而已，今欲治之，宜稍奪其權，制其錢穀，收其精兵，則天下自安矣。」語未畢，上瞿然曰：「卿勿復言，朕已喻矣！」於是定策除弊，其最要者五事：一、收回政治權。時藩鎮據土地，政治多不統一，帝於諸州置通判，統治軍民之政，且令節鎮所領支郡，皆直隸京師，得自奏事，其節度使或死或遷，或致仕，或遙領者，皆以文臣代之，而藩鎮割據之弊除

收兵馬權

收財賦權

收刑法
崇尙文學

矣。二、收回兵馬權：帝既用趙普言，罷石守信等典禁兵，又命諸州擇本道兵之驍勇者，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，又選強壯者，定爲兵樣，分送諸道，召募教習，俟其精練，卽送闕下，復立更戍法，分遣禁旅戍守邊城，往來道路以習勤苦，均勞逸，自是將不得專其兵，而士卒亦不至驕惰矣。三、收回財賦權：唐天寶後，藩鎮屯重兵，租稅所入，皆以自贍，名曰留使留州，上供者甚少。帝命諸州於度支經費外，凡金帛悉送汴都，無得占留。又置轉運使，以掌一路之財政，於是財賦盡歸中央矣。四、收回刑法權：藩鎮枉法殺人，已成習慣，帝令諸州決大辟，錄案聞奏，付刑部詳復，而刑法權亦悉收歸中央矣。五、崇尙文學：藩鎮擅權，武重文輕，人習囂悍，帝首先視學，且欲令武臣讀書，知爲治之道，而天下咸趨於文治矣。此其最顯著者也。

宋之得天下也與唐異，其守天下之政策亦異。唐太宗力征經營，櫛風沐雨，以統一宇內，故一朝家法，務在延攬英雄，崇武功而勤遠略。宋祖取人國於孤兒寡婦之手，得之也易，則惟恐失之，慮功臣宿將，握兵柄者，將效其所爲也，防之惟恐其不至，故一朝家法，所由防弊之意多，而進取之意少也。讀史者比而觀之，可以知得失之林矣。

三 邊疆之安定

整飭邊備

趙贊備西夏

李漢超拒契丹

郭進制太原

趙贊置步騎

李漢超取民女

太祖雖力矯五代右武之敝，而整飭邊備，駕馭英豪，實有能得其力者。御宇之始，卽注意於謀帥，以趙贊守延州，姚內斌守慶州，董遵誨守環州，王彥昇守原州，馮繼業守靈武，以備西夏；李漢超屯關南，馬仁瑀鎮瀛州，韓令坤鎮常山，賀維忠守易州，何繼筠鎮棣州，以拒契丹；又以郭進控西山，武守琪戍晉州，李謙溥守隰州，李繼勳鎮昭義，以制太原；皆使之久於其任，恆十餘年不遷，有勞則增秩賜金，其家屬在京師者，撫之甚厚，郡中箠權之利，悉以予之，恣其圖回貿易，免所過征稅，俾得招募驍勇之士，以爲爪牙。凡軍行進止，許從便宜，每來朝，必召對賜坐，錫賚殊異，由是邊臣皆富於財，得以養募死士，使爲間諜，洞知番情，每入寇，必預爲之備，多致克捷，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，得以盡力東南，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。贊在延州，前後分置步騎，使綿綿不絕，林莽之際，遠見旌旗，所部羌渾之來迎者，莫測其多寡，相視奪氣，莫不畏服。自唐末歷五代幾百年，西戎寇掠自恣者，至是始畏國威矣。漢超在關南，民有訟其疆取己女爲妾，及貸民財不償者，上召謂曰：「汝女可適何人？」對曰：「農家爾！」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，契丹

何如？對曰：「歲苦侵暴爾！」曰：「今復爾耶？」對曰：「今不爾矣。」上曰：「漢超朕之貴臣，汝女爲之妾，不猶愈於農家婦乎？使漢超不在關南，汝家室貨財，尙能自保耶？」薄責其人而遣之，密諭漢超曰：「亟還其女與所貸，朕今姑貸汝，後勿復爾也，財不足用，何不向朕乞取耶？」漢超感泣，由是益修德政，吏民愛之。

註

①【延州】今陝西府施縣。②【慶州】今甘肅慶陽縣。③【環州】今甘肅環縣。④【原州】

今甘肅固原縣。⑤【靈武】今甘肅靈武縣。⑥【西夏】自拓跋思恭破黃巢，以功賜姓李，封夏國

公，居靈（今甘肅靈武縣）夏（今陝西橫山縣）之地。歷五代至宋，賜姓趙，是爲西夏。後元昊稱帝，與宋相抗，

據有今內蒙古鄂爾多斯阿拉善及甘肅西北部。⑦【關南】謂直隸益津、高陽、瓦橋三關以南之地。三

關見五代周三。⑧【瀛州】今直隸河間縣。⑨【常山】卽恆州，今直隸正定縣。⑩【易州】今直

隸易縣。⑪【棣州】今山東惠民縣。⑫【契丹】卽遼。蕭太后攝政時，復國號曰契丹。⑬【西山】

在今山西。⑭【晉州】今山西平陽縣。⑮【隰州】今山西隰縣。⑯【昭義】卽潞州，今山西長治

縣。⑰【太原】謂北漢劉崇。

四 十國之削平

荆南亡 武平亡 蜀亡 南漢亡 南唐亡 吳越亡 閩海亡 北漢亡 天下復歸統一

太祖之初受禪也，天下之僭國凡四，南唐後蜀南漢北漢是也。世襲之方鎮亦四，荆南高氏，武平周氏，吳越錢氏，及閩海陳氏是也。其用兵也，始於武平，時武平帥周行逢卒，子保權幼弱，大將張文表以潭州叛，保權使來乞師，上遣慕容延釗等救之。因假道荆南，襲執高繼冲，荆南亡。遂進克潭州，定湖湘，執保權以歸。武平亦亡。既而命王全斌等伐蜀，蜀主孟昶，奢縱無度，其臣王昭遠，大言不實，並獲之。蜀亦亡。轉伐北漢，以遼之救，不能勝，更遣潘美伐南漢。南漢主鋹，殘酷無道，美由賀州進攻，遂滅南漢。南唐主懼，自貶號曰江南，遣使來宋，宋以間殺其名將林仁肇，遂遣曹彬等伐之，兼命吳越爲犄角，遂滅南唐。於是海內略定，其未入版圖者，獨汾晉十州，及吳越閩海耳。未幾，太祖崩，太宗卽位，吳越王錢俶，及閩海陳洪進，各以其地來歸，閩浙悉定。太宗遂自將伐北漢，北漢主劉繼元，乞救於遼，遼人來援，郭進擊敗之，帝遂以潘美等軍進薄太原，繼元開城出降，北漢亡。蓋自唐亡以來，七十餘年，中原之地，除燕雲十六州外，至是始復歸於一。因燕雲十六州，而宋遼之兵爭，亦由此而日棘矣。

十國傳世據地表

國名	傳	世	據	地	今	釋	年數
前蜀	王建 衍		川漢四十九州		今四川全省		三五
後蜀	孟知祥 昶		川漢四十五州		今四川全省		三二
吳	楊行密 渥 隆演 溥		江淮二十八州		今江蘇安徽江西及湖北東部淮蘇州屬吳越		四五
南唐	李昇 璟 煜		江淮三十八州		有楊氏全境後又得湖南福建兩省地		三九
閩	王潮 審知 延翰 璘 昶 曦 延政		閩中五州		今福建全省		五〇
楚	馬殷 希聲 希範 希廣 希 勣 希崇		湖南嶺南二十二州		今湖南全省		五六
南漢	劉謙 隱 襲 玢 晟 鋹		嶺南三十三州		今廣東廣西兩省		七一
荆南	高季興 從誨 保融 保勛 繼冲		荆南三州		今湖北荆南道地		五七
吳越	錢鏐 元瓘 佐 侗 俶		兩浙十一州		今浙江全省及江蘇蘇州		八六
北漢	劉晏 承鈞 承恩 繼元		山西十二州		今山西西北部		二九
武平	劉言 王逵 周行逢 保權		湖南十四州		今湖南南部		一二
閩海	留從效 張漢思 陳洪進		泉漳二州		今福建漳泉一帶		三〇

註

宋之混一字內也與唐異唐室締造之初，竇王二劉之徒皆一時人傑也，太宗親御六師，櫛風沐雨，而

後克之；宋祖受禪，四方割據之國，皆已傳位數世矣，宴安文弱，上下恬嬉，宋以方輿之氣臨之，直摧枯拉朽耳，偏師偶出，遂告成功，而太原餘孽，志在必死，竭天下之力，再世之後，而後乃戡定焉，是故削平諸國之大勢，略等於唐，而武功之盛衰，則有未可一概論者矣。

①【潭州】今湖南湘潭縣。②【賀州】今廣西賀縣。③【汾晉十州】指北漢言。④【燕雲

十六州】卽石晉割與契丹之地。

第二章 太宗之繼統

一 初次伐遼之役

初，太祖既定天下，陰有恢復幽燕之志，卽位以來，服御飲膳，力從節儉，於宮中別建封樁庫，以儲羨餘金帛，嘗曰：「俟滿三百萬，則可興北伐之師矣。」嘗以幽燕地圖示趙普，問進取之策，普曰：「圖必出曹翰手。」上曰：「然！」因問翰可取否？普曰：「翰可取，孰可守者？」上曰：「以翰守之。」普曰：「翰死，孰可代？」上默然良久曰：「卿可謂深慮矣！」自是不復言北伐事，而契丹亦遣使通好，塞上暫無警。蓋當時國家新造，四方未一，故普以用兵爲不可，而宋室君臣畏難苟安之機，已肇於此矣。太平興國四年，太

太宗取幽薊

幽州之圍

高粱河之戰

宗既定太原，欲乘勝遂取幽薊，諸將以師老財匱，不欲行。崔翰獨進曰：「當乘者勢也，不可失者時也，取之易。」上意遂決，下詔親征，發太原，至東易州，遼刺史劉宇以城降，留千兵守之。涿州判官劉原德亦以城降。進次幽州城南，遼將耶律希達軍於城北，上遣兵攻走之，命宋渥、崔彥進、劉遇、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，圍之三周，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，遼將多降。未幾，順州、薊州相繼納款。遼大將耶律學古方守燕，悉力防禦，不能支，城中大懼，上以為幽州日暮可下矣，亦漸驕，不設備。既而與遼將耶律沙大戰於高粱河，上親臨督陣，沙敗績，將遁矣，而耶律休哥以援軍大至，與其副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，宋師大敗，死者萬餘人，上引軍南還，休哥追至涿，上急乘驢車走免，喪失資械，不可勝紀。自是遼好遂絕，而河北諸州無甯日矣！

註 ①【幽燕】即燕雲十六州。②【封樁庫】在講武殿後，凡帑藏盈溢皆儲入之。③【太原】指

北漢劉繼元。④【幽薊】即燕雲十六州。⑤【東易州】在今直隸易縣東。⑥【涿州】今直隸涿

縣。⑦【幽州】即今北京。⑧【順州薊州】順，今直隸順義縣，薊，今薊縣。⑨【高粱河】在今直隸

宛平縣西。

二 德昭廷美之死

昭憲太后遺命

一誤豈容再誤

德昭自殺

盧多遜之獄

太宗之嗣位也，遵昭憲太后遺命，欲以次傳國，故卽位之初，命秦王廷美尹開封，而太祖兩子德昭德芳，及廷美子女，俱稱皇子皇女。是時盧多遜以新進，致位宰相，而趙普罷政事久，常鬱鬱不得志，日夜希上意，以爲復相之計。會上以傳國事訪普，普對曰：「太祖已誤，陛下豈容再誤者？」上意遂移。上之北伐也，軍中嘗夜驚，不知上所在，有謀立德昭者，上聞之不悅。及師還，以幽州不利，久不行太原之賞，德昭以爲言，上大怒曰：「待汝自爲之，未爲晚也。」德昭懼，退而自刎，上聞之，驚悔，往抱其尸，哭曰：「癡兒何至此。」追封魏王。已而德芳亦病卒，於是中外皆曉然上意所在矣。未幾，有告廷美將爲變者，上以問普，普因言願備樞軸，以察奸變。上信之，乃復相普。普旣得政，屢使人風多遜引退，而多遜貪權固位，不能決，普疾之，遂奏多遜與秦主交通，謀爲不軌。上大怒，下御史獄，命近臣雜治之。諸臣希上旨，且憚普威，竟羅織獄辭以上。詔削奪多遜官爵，長流崖州，家屬親戚，并徙遠裔。廷美斥居洛陽私第，其子女並落去。皇子皇女位號，普猶以爲不快，更奏廷美居西京，非便，風開封尹李符奏廷美不悔過而怨望，乞徙遠州。

廷美死

以防它變。詔卽降封涪陵縣公，徙之房州。普又恐李符之漏言也，撫符它事，貶甯國司馬。於是廷美竟以憂卒，而多遜亦死於戍所。普乃專政而無所忌。

〔評〕太宗天資刻薄，而普更以陰鷙之才佐之，宜乎有宋一代家法，防弊之意多，而求治之意少，卒以是亡其國也。史稱趙普寡學術，及爲相，始手不釋卷，而篋中所攜，不過論語一編耳。然果身體而力行之，則德行事業，必有可觀。而普於忠恕之教，且未能服膺勿失，則亦徒知記誦而已，庸何益乎。

〔又評〕軍中謀立德昭，並無形迹可指，或讒人構雲，揣測猜嫌而爲之，亦未可定。太宗違責以待汝自爲，則德昭雖欲不死而不能。可知太宗傳子私念，不待趙普贊成，而早定於胸中矣。抱哭追封，固無解於渝盟之過，所謂欲蓋彌彰耳。

〔註〕○「昭憲太后」卽杜太后也。杜太后凡三子，長太祖，次光義，次光美。太祖在位時，太后寢疾，召趙普入侍，問太祖曰：「汝知所以得天下乎？」正由柴氏使幼兒生天下爾。使周有長君，汝安從得之？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，光義傳光美，光美傳德昭，天四海至廣，能立長君，斯社稷之福也。」帝泣曰：「敢不受命！」后顧普記之，普卽榻前爲誓書於紙尾，署曰「臣普記，掌諸金匱，命謹密宮人掌之。」○「幽州不利」卽高粱河之戰。○「太原之賞」平北漢時，德昭與有大功。○「崖州」今廣東崖縣。○「西京」卽今河南

洛陽縣。
⑥【房州】今湖南竹山縣。

三 二次伐遼之役

遼聖宗

蕭太后

耶律休哥

曹彬潘美楊業
北伐

太宗滅北漢後，乘勝攻遼，一敗於高梁河，再敗於瓦橋關，均不能得志。未幾遼王賢卒，子隆緒立，是爲聖宗。太后蕭氏攝政，復國號曰契丹。蕭后明於治術，練習軍政，其臣耶律休哥亦能謀善戰，而邊將賀懷浦好議邊事，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，契丹主少，母后專政，嬖幸用事，請乘其衅，以取幽燕。上信之，遂詔諸將大舉北征。曹彬、米信出雄州，崔彥進、杜彥圭副之；田重進出飛狐，潘美出雁門，楊業副之；彬遣先鋒將李繼隆取涿州，虜兵大集，米信以三百人力戰却之，田重進出塞，大破契丹，擒其將大鵬翼，遂取寰朔、應、雲諸州。諸將之陛辭也，上謂曰：「潘美先趨雲州，卿等以十萬衆，聲言取幽州，持重緩行，不得趨利，虜聞大兵至，必悉衆救范陽，不暇援山後矣。」及彬等乘勝而前，所至克捷，每奏至，上輒訝其進軍之速，遣使止彬勿前，待潘美盡略山後地，然後會軍東下。彬部下諸將，恥握重兵，不能有所攻取，爭請進取，彬不得已，裹糧與米信更進。耶律休哥聞之，以輕兵來薄，伺我軍蓐食，則擊其離伍單出者，由是將士自救不暇。時天方

岐溝之敗

盛暑，軍渴乏水，漉淖而飲，四日始至涿，士卒困乏，糧又垂盡，而契丹主賢與其母蕭氏，以大兵至，彬知力不敵，急引還，休哥以兵躡之，戰於岐溝，宋師大敗，無復行伍，休哥帥精兵追及，夜度拒馬河，溺者不可勝數，棄甲山積，休哥請乘勝略地，至河爲界，太后不從，乃引兵還燕，是役，帝獨與樞密諸臣商推，中書不與聞，及敗報至，帝始悔，謂張齊賢曰：「卿等共睹朕，自今以後，復作此等事否？」

註

①【高粱河】見上一。②【瓦橋關】在今直隸雄縣南易水上。高粱河戰後，明年，遼人攻瓦橋關。

太宗自將禦之，又敗績。③【雄州】今直隸雄縣。④【飛狐】在今直隸蔚縣西。⑤【雁門】在今

山西代縣西北。⑥【涿州】今直隸涿縣。⑦【寰朔應雲】寰，今山西馬邑縣。朔，今山西朔縣。應，今山

西應縣。雲，今山西大同縣。⑧【范陽】卽幽州，今直隸北京。⑨【岐溝】關名，今曰岐溝店，在涿縣西

南。⑩【拒馬河】卽古涑水，一曰渠水，發源直隸涑源縣，至容城縣東北，合白溝河，爲大清河之北支。

四 楊業死節

潘美之取山後四州也，由寰朔應雲，進兵至飛狐，契丹耶律斜軫，以大兵至，美拒戰而敗，議引兵護四州吏民內徙，時寰州已陷，虜勢甚盛，楊業欲避其鋒，迂道南歸，王侁以

飛狐之敗

陳家谷
之戰

王侁撤
兵

楊業死

楊無敵

爲怯懦，謂之曰：「君侯素號無敵，今逗撓避敵，得非有它志乎？」業曰：「吾豈畏死哉！蓋時有未利，徒殺士卒而功不立，今諸公責業以不死，敢不一洒此恥乎？」乃引兵趨朔州，將行，指陳家谷口謂美曰：「諸君幸於此，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。」業轉戰至此，夾擊之，當可獲勝，不然無遺類矣。美與侁帥麾下陣於谷口，斜軫聞業且至，伏兵道左以待之，業麾幟而進，斜軫佯敗，伏兵四起，斜軫以大軍乘之，業大敗，退趨狼牙村。侁半日不得業報，使人望之，無所見，以爲虜已敗走矣，欲爭功，卽領兵離谷，美不能制，亦隨之以進，行二十里，聞業敗，侁卽引兵遁，賀懷浦力戰歿於陣，業且戰且行，自午至暮，至谷口，望見無人，撫膺大痛，再率麾下力戰，身被數十創，士卒殆盡，猶手殺數十百人，馬重傷不能行，遂被擒，太息曰：「上遇我厚，期討賊捍邊以報，而反爲奸臣所迫，致王師敗績，何面目求活耶！」乃不食三日死。業爲守邊良將，立功前朝，威名甚盛，初事北漢，北漢亡，降宋，太宗奇其勇略，使捍北邊，契丹畏之，號曰楊無敵。及死，雲應朔諸州將吏悉棄城走，上聞之，贈業太尉，而除侁名。

〔評〕

楊業久於行陣，不彊勇號無敵，卽料事度勢，亦非侈口妄談，其欲避鋒紆道以出，蓋實有知彼知己之

議不得謂之畏懦不前，乃王侁不察時地之宜，激其輕進，復心疑敵遁，急欲爭功，致業深入無援，捐軀效節，侁之罪固不容誅，然潘美身膺將帥，既與業約，駐兵谷口聲援，侁雖次不能禁制，已乖統御之職，乃亦不覘虛實，全師徑退，坐失驍將，又豈能辭債轅之責邪？

註

①【寰胡應雲】四州俱見上課。

②【陳家谷】在山西朔縣南。

③【狼牙村】亦曰洪崖村，在

山西朔縣西南。

五 張齊賢代州之捷

君子館
之戰

契丹主賢乘勝奉其母蕭太后，大舉南下，以休哥爲先鋒都統，時瀛州部署劉廷讓，帥師數萬，並海而北，將趨幽州，休哥聞之，以兵扼其前，逆戰於君子館，天方沍寒，士卒皆不能彀弓弩，契丹兵勢甚盛，圍之數重，廷讓先分精卒，付李繼隆爲後援，而繼隆退保樂壽，廷讓不能支，一軍皆沒，以數騎宵遁，於是河朔諸軍，無復鬥志，契丹乘勝長驅而南，連陷雄、邢、深、德、四州，殺士民，俘官吏，盡輦其金帛而北，魏博之民，塗炭尤甚，帝聞之，乃下詔自責，而釋潰敗將士之罪，於是契丹前軍，逾太行而西，直薄代州，守將盧漢贇畏葸，堅壁自固，知州張齊賢，選廂軍二千出禦之，慷慨誓衆，無不一當百，虜衆少却，先

代州之
戰

是齊賢遣使往太原，約潘美，以并師來會戰，使爲契丹所執。俄而美使至，言師出至柏井，得密詔云：「東路王師敗績，并之全軍，不許出境，已還州矣。」衆知無援，皆洶懼欲潰。齊賢曰：「敵知美之來，而不知其退，是可以計給之。」乃閉美使室中，夜發兵二百人，人持一幟，負一束芻，距州城西南三十里，列幟然芻。契丹遙見火光中旂幟如林，意并師之大至也，駭而北走。齊賢先伏步軍二千於土鏡砦，俟虜至，掩擊大破之，斬其國舅達烈哥，大將蕭達里，獲馬二千，器械無算。

〔評〕自岐溝之敗，虜騎縱橫河朔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宿將勁兵，無不摧挫。齊賢一文吏，提羸卒數千，獨能摧方張之寇，使汾晉諸州晏然無警，可不謂之奇功也哉。微是戰，宋室幾不國矣。

〔註〕①【瀛州】今直隸河間縣。②【君子館】在今直隸河間縣西北。③【樂壽】即今直隸獻縣。

④【雄邢深德】雄，今直隸雄縣。邢，今直隸邢台縣。深，今直隸深縣。德，今山東德縣。⑤【魏博】今直

隸大名等縣。⑥【太行】山名，在山西。⑦【代州】今山西代縣。⑧【廂軍】宋制，諸州之鎮兵曰

廂軍。⑨【太原】今山西太原縣。⑩【并】州名，即太原。⑪【柏井】鎮名，一作百井，在山西陽曲

縣北。⑫【土鏡砦】在山西代縣。

涿易諸州之失

尹繼倫激衆赴敵

徐河之捷

六 尹繼倫徐河之捷

契丹主既歸，復遣將寇邊，連陷涿易等州，遷其民以北。詔羣臣議備邊之策，張洎請於沿邊建三大鎮，各統十萬人，鼎峙而守，仍令親王出臨大名，以控其要。宋琪言兵者凶器，聖人不得已而用之。若選使通好，弭戰息民，此亦計之得也。李昉王禹偁亦以脩好爲言，上是時已憚用兵矣。特契丹方鴟張自大，未肯俛首就和耳。時李繼隆以鎮定兵萬餘，護糧車數千，經威虜軍。休哥聞之，帥精騎邀諸塗。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，適領兵徼巡，路遇之。休哥不顧而南，繼倫激其衆曰：「虜過我而不戰，蔑我甚矣。彼捷還，則乘勝驅我北去，不捷則將洩怒於我，我無類矣。爲今日計，當卷甲銜枚，追躡其後，彼銳意前驅，必不虞我之至，力戰而勝，足以自樹，戰而不勝，縱死，猶不失爲忠義鬼也。」衆皆慷慨聽命。繼倫令將士秣馬蓐食，俟夜，人持短兵，潛躡虜後，行數十里至徐河，天尙未曉。休哥與大軍相去，僅四五里，會食訖，將合戰矣。繼隆方陣於前以待，繼倫突從後狙擊，殺契丹一大將，虜衆驚潰。休哥方食，失箸，爲短兵中其臂，創甚，乘良馬先遁，餘衆相繼走。休哥用兵如神，生平未嘗敗北，而爲繼倫偏師所挫，幾不得免。虜中爲之奪氣，自

黑面大王

是不敢大入寇矣。其守邊之兵，常相戒曰：「當避此黑面大王。」以繼倫面黑故云。

〔註〕

繼倫以少擊衆，其臨事之勇，料敵之智，固不待言。而縱死不失忠義鬼一語，尤爲制勝之本。蓋示以有進無退，則人有戰心，而勵以舍生求仁，則士無餒志。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，自然一可當百。彼目此捷爲倖勝者，匪惟闕於機鈴，亦且昧於敵愾矣。

〔註〕

○〔涿易〕今直隸涿縣易縣。○〔大名〕今直隸大名縣。○〔鎮定〕今直隸正定縣。○〔威虜軍〕軍名，宋置，後改信安，治遂城，在今直隸徐水縣。○〔徐河〕源出直隸易縣五迴嶺，逕滿城，清苑，東流至安新，入易水。○〔狙擊〕俟其不備而擊之也。

七 夏州之變

跋拓思恭

李繼捧入朝 李繼遷叛

西夏拓跋氏，吐蕃族也。唐之季年，有拓跋思恭者，鎮夏州，平黃巢有功，賜姓李氏。直唐之亡，遂世鎮朔方，不通中國。太宗時，其裔孫李繼捧入朝，率宗族以從，上嘉之，賜予甚厚。繼捧因陳願留居京師，納所部夏綏銀宥四州地上許之。以曹光實爲四州都巡檢使，遣使護繼捧總麻以上親赴闕。繼捧之從弟繼遷者，有雄略，不願內屬，與其黨數十人，奔地斤澤，出其祖遺像，以示諸戎，戎人拜泣，從者日衆，勢漸强大，使人給曹光實言

田仁朗
平夏之
策

王侁
嫉
功

濁輪川
之戰

繼遷降
契丹

勢蹙願降，光實信之，不設備。繼遷遂襲殺光實，而據銀州。朝廷命田仁朗討之。仁朗至綏州，繼遷方悉衆攻撫甯砦，仁朗聞之，喜曰：「戎人烏合，嘯聚勝則進，敗則走，不易窮其巢穴。今繼遷悉數萬之衆，以攻一砦，撫甯城小而堅，非浹旬所能陷，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，分遣彊弩三百，邀其歸路，虜成擒矣。」部署已定，而副將王侁等嫉其成功，共謀擊之。上怒，徵仁朗還，下御史獄問狀。仁朗言：「繼遷陰狡，非一戰所能摧服，臣欲俟其困而取之，以爲一勞永逸之計耳。」上愈怒，流之商州。於是侁等出銀州，破繼遷諸砦，麟州蕃落皆納馬，願助國討賊。侁進擊繼遷於濁輪川，大破之。繼遷遁走，銀麟夏三州蕃戎百三十五族悉納款內附，西北暫無事。繼遷降於契丹，契丹以爲定難節度使，且以宗女妻之。繼遷於是遨翔河外，俟官軍之怠，復入塞寇掠，卒亂夏州，爲西垂巨患，如仁朗言。

註

①【夏州】今陝西橫山縣。

②【夏綏銀宥】夏，卽夏州，今陝西橫山縣。綏，今陝西綏德縣。銀，今陝西

西米脂縣。宥，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前旗。

③【地斤澤】在陝西橫山縣故夏州東北。

④【撫甯砦】在

今陝西。

⑤【商州】今陝西商縣。

⑥【麟州】故城在陝西神木縣北。

⑦【濁輪川】水名，在陝西

神木縣北，下流入黃河。

八 趙呂向張之相業

趙普

呂蒙正
呂端

向敏中

張齊賢

蘇易簡

有唐三百年間，政事一出中書，文事武備，皆宰相任之；自朱溫盡誅宦官，以士人爲樞密使，凡征伐之事皆隸焉。宋沿其制，且倍增員數，有使有副使，有同知僉書，皆以文武大臣任之，於是兩府對開，而國之戎事，宰相不與聞矣。太祖朝，趙普爲相，上慮其專擅，乃設參知政事，以分其權，而宰相有副貳矣。終宋之世，正位揆席者，乃謂之宰相，而樞密參政，皆謂之執政，宰執之稱，自宋始也。趙普雖元功佐命，而天資陰峭，又寡學術，故相業碌碌，無足表述。數宋初賢相者，莫踰於呂蒙正矣。其他呂端以德量著，向敏中張齊賢以才略顯，蘇易簡以文辭稱，皆一代之表表者也。至道元年，上以上元節，御乾元門樓，觀鐙賜宴，見士民繁盛，諭近臣曰：「五代之際，生靈凋瘵，周太祖自鄴南歸，士大夫皆罹剽掠，上則彗孛，下則烽火，觀者惴栗，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。朕躬覽庶政，萬事粗理，每念上天之貺，致此繁盛，乃知理亂在人主耳。」蒙正避席對曰：「乘輿所在，士庶走集，故繁盛如此，臣嘗出都城數里外，見饑寒而死者甚衆，願陛下勿以自足而

不欲用
媚道

親近及遠，蒼生之福也。」上變色不言，蒙正侃然復位，面不改容，同列咸爲咋舌。上嘗欲用一人，詔中書選擇，蒙正以名上不許，他日又問，仍以其人對，上怒曰：「卿何執耶？」蒙正對曰：「臣非執也，特不欲用媚道，苟隨人主意，以枉人才而害國事耳。」因稱其人可使，與餘人不及之故，同列皆竦息，上歎曰：「蒙正氣量，我不如也。」卒用其人，果稱職。

註

①【揆席】百揆之總，謂宰輔也。

②【趙普】見第一章一課。

③【呂蒙正】河南人，字聖功，累

官至太子太師，凡兩入相，夾袋中有兩冊子，各分門類，疏四方之人才，朝廷求賢，輒求之囊中，封許國公，諡文穆。

④【呂端】安次人，字易直，太宗初欲相端，或謂端糊塗，太宗曰：端小事糊塗，大事不糊塗，卒相之。

⑤【向敏中】開封人，字常之，太宗稱爲名臣，書其事付中書記之，居大任三十年，時以重德目之。

⑥

【張齊賢】冤句人，字師亮，官至司空，有洛陽縉紳舊聞記。

⑦【蘇易簡】銅山人，字太簡，才思敏贍，太

宗時進士第一，以文章知名，官至禮部侍郎，有文房四語及文集。

⑧【至道】太宗年號。

第三章 眞宗朝政

一 馭夏之失策

眞宗

李繼遷
入貢

張齊賢
行邊

議棄靈
州

趙保吉
反靈武之
失

吐蕃襲
擊西夏

至道三年三月，太宗崩，太子恆嗣位，是爲眞宗。眞宗卽位之初，西夏李繼遷奉表入貢，時繼遷旣降契丹，復通貢於宋，請求蕃任。帝雖察其變詐，然方在諒陰，姑從其請，並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，復其姓名爲趙保吉。然保吉雖稱臣入貢，而寇抄益甚。咸平四年，帝以宰相張齊賢行邊，齊賢奏言：「靈武孤城，必難固守，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，不如棄之，永興通判何亮力爭，以爲靈武地方千里，表裏山河，決不可舍之，以資戎狄，帝不能決。詔羣臣集議，楊億以爲棄之便，執政皆言靈武乃必爭之地，苟失之，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。時李沆方爲首揆，獨進策曰：「保吉不死，靈州決非朝廷所能有，莫若密召諸將，使部分軍民，空壘而歸，如此則關右之民得所息肩矣。」帝不從，以王超爲都部署，將步騎六萬往援，保吉知朝廷已燭其奸，遂發兵反，大舉入寇，陷清遠等城，進逼靈武，知州裴濟死焉。靈武旣失，拓跋之基址始固，西夏之患遂與北宋相終始矣。旣而保吉襲陷西涼，吐蕃首領潘羅支遣使僞降，保吉弗之疑也。潘羅支集諸部襲擊之，保吉大敗，中流矢，創甚，奔還，死於靈州境上。子德明告哀於契丹，契丹封德明西平王，上命邊吏賜德明詔，諭以自審去就。曹瑋上言曰：「保吉擅命河南，二十餘年，兵

不解甲，使中國有西顧之憂，今幸天奪其魄，子幼國危，願假臣精兵，出其不意，擒德明致諸闕下，復河南爲郡縣，此其時矣。」上不能用，西夏之禍遂成。瑋，彬之子也。

〔評〕

李繼遷既降契丹，又通貢於宋，反覆變詐，真宗既已覺察，即當嚴辭拒卻，即曰姑從所請，則假之節鉞，亦已足矣。又何必與以五州，使之壤土日益，負固有資，尤其者爲靈武之議棄。夫靈武逼近西夏，守之足以扞邊圍，棄之足以啓寇資，大勢較然，不待智者而知也。即以孤懸爲慮，亦惟繕備聯絡，以張犄角，奈何不顧唇亡齒寒之患，而自撤其藩籬耶？當日衆論紛如，惟輔臣所執，尙合正理，至楊億議主棄地，誠書生畏葸迂談，即李沆空壘而歸之說，亦不免示弱。後此靈州失陷，亦以無援憤事，使王超即從前命趨赴，豈有疏虞，真宗轉悔不用沆言，何見之左也。

〔又評〕

西夏屢世叛降反覆，保吉既死，其機實有可乘，邊將降詔撫安之請，自不若曹瑋之擒而郡縣之，爲深中窳要也。使真宗早從其計，何至他日貽西顧之憂，乃不審彼己，妄思以恩招致，遂聽其滋蔓，日益鷓張。元昊以後，更不可制，遂釀成邊患，姑息之流弊，豈僅萌蘗不去，將尋斧柯已哉。

〔註〕

①【諒陰】天子居喪之稱。
②【夏綏銀宥靜】夏，今陝西橫山縣。綏，今陝西綏德縣。銀，今陝西米脂縣。宥，今蒙古鄂爾多斯旗地。靜，今甘肅靜甯縣。
③【靈武】今甘肅靈武縣。
④【清遠】軍名，今甘

肅平遠縣。

⑤【靈州】即靈武縣。

⑥【西涼】即涼州，今甘肅武威縣。

⑦【河南】謂黃河西南，即

靈夏等地。

二 契丹之入寇

契丹初
次入寇
楊延朗
守遂城

初次親
征

契丹二
次入寇

寇準請
幸澶州

初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攻遂城，城小而無備，人情洶懼，守將楊延朗誓衆登陴固守，會天大寒，汲水灌城，經宿悉結冰，堅滑不可攀，契丹乃引去，轉掠而東，連陷祁趙邢洺諸州。延朗業之子也，時眞定路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，畏敵不敢進，契丹遂自德棣渡河，連犯淄齊。帝自將禦之，次於大名，卽軍中召潛還，流之房州，而代以高瓊。契丹主聞帝親征，乃度河北去，范廷召追敗之於莫州，斬首萬餘級，軍聲大振。契丹乃縱掠河北而去。上還京師，此咸平三年二月事也。景德元年，契丹主隆緒奉其太后蕭氏復大舉南寇，陷德清，逼冀州，遂抵澶州，謀渡河而南，邊書告急，一夕五至，時寇準爲宰相，兼樞密使，談笑自如，一不發視，但命諸帥簡饒銳，嚴備要害而已。上聞之，大駭，召準問之，準對曰：「陛下欲了此，不過五日耳。」因請上北幸澶州，同列悚懼，欲退，準止之，上聞準奏，有難色，將還內，準曰：「陛下入則臣不得見，大事去矣。」宰相畢士安力勸上如

二次親征

準所奏。上乃議親征。參政王欽若，吳人也，密請幸金陵，樞密同僉陳堯叟，蜀人也，請上幸成都，上以問準。準曰：「孰爲陛下畫此謀者？可斬也。今天子神武，將帥協和，若車駕親征，敵自當遁去；不然，則出奇以撓其謀，堅守以老其衆，勞逸之勢，我得勝算矣。奈何委棄宗社，遠之吳蜀耶？」上乃止。二人由是怨準。欽若多智數，準恐其朝夕亂上意，乃奏以欽若出知天雄軍。上始決意親征，車駕晨發，左右以寒甚，進貂裘絮帽，上却之曰：「將士皆暴露苦寒，朕安能獨御此耶？」夕次衛南，遣使之澶州，宣慰諸軍。

附記

時契丹兵既抵澶州，圍其三面；李繼隆等分伏勁弩，控扼要害；契丹統軍蕭達蘭，恃其勇，以輕騎窺視地形，威虎軍小校張環，以床子弩射之，中其額，立殞。達蘭智勇兼人，累著戰功，首倡南侵之謀，至是死，虜軍奪氣，而王繼忠之和議起矣。

註

①【遂城】今直隸徐水縣。

②【邢趙邢洛】邢，今直隸安國縣。趙，今趙縣。邢，今邢臺縣。洛，今永年縣。

③【真定】今直隸正定縣。

④【德棣】德，今山東德縣。棣，今山東惠民縣。

⑤【淄齊】淄，今山東淄川縣。齊，今山東歷城縣。

⑥【大名】今直隸大名縣。

⑦【冀州】今直隸冀州。

⑧【德清】今直隸清豐縣。

⑨【冀州】今直隸冀州。

⑩【澶州】今直隸濮陽縣。

⑪【寇準】華州人，字平仲。

⑫【華州】今陝西華州。

封萊國公，謚忠愍。⑤【金陵】今江蘇江甯縣。⑥【成都】今四川成都縣。⑦【圍其三面】澶州城夾黃河，爲南北兩城，故圍城僅三面也。⑧【牀子弩】弩之有木架者，宋太祖所製，矢及三里之遠。

三 澶淵之訂盟

車駕至澶州

諸軍皆呼萬歲

和議之起

寇準飲酒歡呼

已而車駕至澶州南城，將駐蹕焉。寇準固請幸北城，曰：「陛下不過河，則人心尙危，虜氣未懾，非所以取威決勝也；且王超方領重兵，屯中山以扼其吭，李繼隆、石保吉分大陣以當其左右，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，又何疑畏而不進乎？」上乃命渡河。既至，御北城門樓，張黃龍旂纛，諸軍皆歡呼萬歲，聲聞數十里外。敵軍望之奪氣。時敵軍有王繼忠者，故中國將也，戰敗被虜，遂仕契丹，數爲契丹主言和好之利。至是，又因諜者奏密表爲帝言和，帝之親征也，本不欲行，特爲寇準等所迫，勉徇其請，至澶州，益震敵勢之強，惟懼和議之不成也。乃遣曹利用往敵軍議和，而悉以軍事付準。準承制專決，號令明肅，士卒畏悅。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，詔士卒迎擊，斬獲大半，乃引去。上意始定，遂還宮，留準居北城。上徐使人視其所爲，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酒，歌謔歡呼，使者還報，上喜曰：「準如是，吾何憂耶？」未幾，契丹使者韓杞持其主國書，與曹利用偕來。利

求返關
南地

和議之
成中國有
外交自此
始

用言契丹求返關南地，上謂之曰：「歸地事極無名，若必邀求，朕惟有決戰耳。若徒欲金帛，朝廷之體固自無傷，允之可也。」準不欲與之歲幣，且欲邀其稱臣，及獻幽燕地。因畫策以進曰：「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，不然，數十年後，戎且生心矣。」上曰：「數十年後，自有捍禦之者，吾不忍生靈之重困，姑從其請可耳。」準尚不可，會有讒準幸兵連禍結，以自重者，準不得已，乃許其成，復遣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。上曰：「必不得已，雖百萬亦所不惜。」準聞之，召利用至，謂曰：「雖有敕旨，汝所許若過三十萬，吾斬汝矣。」利用至契丹軍，竟以銀十萬兩，絹二十萬匹，成約而歸。兩朝國書，用兄弟稱中國爲兄，契丹爲弟。中國之有外交，自是役始也。上還京師，以契丹請和大赦天下，罷諸路行營，省河北戍兵十之五，緣邊三之二，通互市，葺城郭，招流亡，廣儲蓄。由是兩河民得安堵，畢士安之謀也。

評

澶州告急，都邑震驚，庸懦者束手倉皇，奸狡者議遷避寇。安危之機，懸於呼吸。寇準處以鎮靜而羣心安，力贊親征，而敵氣懾不勞亡矢遺鏃，而轉旋於俄頃之間，可謂功在社稷矣。論者或指其不決戰於士卒，憤呼之際，以定厥功，而杜後患，乃迂儒侈口快談，而未達於時勢，不知欲和之意，早定於真宗，準亦不宜違

寇準喜
進寒峻
之士

王欽若
譏寇準

城下之
盟孤注

君命而邀己功，且契丹傾國而來，志不在小，雖達蘭戰歿，少挫其鋒，而精銳薄城，亦未易輕敵。若必邀其獻地稱臣，激極生變，成敗尙未可知。則適可而止，亦不得謂之坐失事會也。

註

①【澶州南城】卽德勝寨南城，在直隸濮陽縣。②【北城】卽今濮陽縣治。③【關南地】卽益津、高陽、瓦橋三關以南之地，爲周世宗所取。④【幽燕】卽燕雲十六州，石晉時割與契丹者。

四 寇準之罷相

契丹既平，寇準頗自矜其功，其在中書也，喜進寒峻之士，每御史缺，必擇朝士之尙氣敢言者。一日除官，同列命堂吏進例簿，準笑曰：「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，若稽例故守資格，一吏職耳。」同列多不平，而王欽若尤深嫉之。上待準甚厚，會上視朝，準先退，上目送之，欽若進曰：「陛下所以敬準者，爲其有功社稷耶？」上曰：「然！」欽若曰：「澶淵之役，陛下不以爲恥，而以社稷臣目準何也？」上愕然曰：「何故？」欽若曰：「城下之盟，春秋恥之，今以萬乘之尊，而聽虜邀盟，是城下之盟也，何恥如之！陛下知博乎？博者輸錢將盡，乃罄所有出之，謂之孤注，陛下寇準之孤注也，斯已危矣！」上愀然不樂，由是願準少衰，未幾，竟罷爲刑部尙書，出知陝州，而以參政王旦爲工部尙書同平

天雄爲
北門鎖鑰

章事，旦入謝，上語之曰：「寇準好以官許人，是持國家爵賞，爲一己邀虛譽，非大臣體，朕故罷其政事，庶保全始終，卿當戒之。」旦頓首謝不敢，由是宰相益循謹畏事，無慷慨任事之誠矣。未幾，詔準移知天雄軍，會契丹使者來聘，過大名，問準曰：「相公功高望重，何故不在中書？」準曰：「主上以天下無事，天雄爲北門鎖鑰，非準莫與屬耳。」於時欽若有寵，而丁謂爲三司使，謂機敏有智略，在三司案牘繁委，更久難解者，謂一言判之，莫不釋然，帝奇其才，駸駸嚮用，欽若與謂相比，羣邪漸進，真宗之志荒矣。

真宗時，所號爲賢相者，無過李沆寇準，沆以德量著，準以才略顯，沆善守經，準善應變，然準天資剛正，卒不得以功名終，而沆遂爲一代名臣之領袖矣，實則準之相業，實遠過於沆，不可誣也。至於王旦等，循謹畏事，益卑卑不足道矣。蓋嘗論有唐以前，世所稱爲賢相者，大抵皆慷慨任事，恢廓有容，延攬人才，如恐不及，未有以小廉曲謹，徒爲潔身自愛之謀者也。自宋祖以僥幸得國，務綜攬大權，不肯分威柄於臣下，一時將相大臣，求悅上意，務束身寡過，求免吏議而已。天下化之，遂成一代之風氣，訖於今日，猶沿宋世餘習，而古大臣之義亡矣。

註

①【陝州】今河南陝縣。

②【王旦】大名人，字子明，真宗時知樞密院，卒諡文正。

③【天雄軍

【今直隸大名縣。】④【三司使】宋理財之官，卽鹽鐵、度支、戶部三司也。

五 天書封禪之興起

王欽若
勳行封
禪道設
教

此酒極
佳

天書

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，毀寇準而去之，上由是怏怏不樂。他日問欽若曰：「今將何以滌此恥耶？」欽若因勸帝行封禪之事，以誇示戎狄。且曰：「封禪必得天瑞，乃可。天瑞安可必得？蓋有以人力爲之者矣。陛下以爲河圖洛書，果有其事乎？聖人以神道設教耳。」上默然久之曰：「第恐王旦以爲不可耳。」欽若曰：「臣請以聖意諭之，無不可。」明日，上召王旦飲酒便殿，盡歡而罷，賜以尊酒曰：「此酒極佳，歸與妻孥共之。」旦持歸發視，皆明珠也。旦自是不復敢持異議，而天書封禪之事，雜然並作矣。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朔，上召羣臣語曰：「去歲十一月二十七日，夜將半，朕已就寢，忽一室明朗，驚視之，則有一神人告我曰：『來月宜於正殿，建黃籙道場，而月當降天書，大中祥符三篇。』朕悚然起對，已復不見。自去月之朔，卽蔬食齋戒，以佇天貺，未敢少怠。昨皇城司果奏，左承天門，有黃帛曳於鷗吻之上，潛命中使往視，歸奏云：帛長二丈許，緘一物如書卷，封處隱隱有字，此豈非神人所謂天降之書耶？」宰臣王旦以下，皆再拜稱賀。

封禪

上卽步至承天門，瞻望再拜，遣二內侍升屋，奉之以下，且跪進，上拜受之，導至道場，授陳堯叟啓視之，帛上有文曰：「趙受命，興於宋，付於春，居其器，守於正，世七百，九九定。」去帛啓緘，果有書三卷，字類科斗，命堯叟讀之，詞類洪範道德經，言上能以孝道紹祖德，而勉以清淨節儉，終述世祚延久之意，讀訖，藏之金匱，於是羣臣入賀，上與宰執皆蔬食，大赦改元，已而兗州父老千二百八十七人，詣闕請封禪泰山，遂詔以是歲十月，有事東嶽，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言十不可，帝嘉其忠而不能從，東封之議既定，四月，以天書獻者踵至，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者，不可勝紀，趙安仁至獻芝草八千餘本，舉國若狂，祠祀不已，而土木繼之，欽若眷遇日隆，與丁謂陳彭年林特及宦者劉承珪，中外相結，導上大脩宮觀，爲玉清昭應宮，以奉天書，時京師人疾欽若等，謂之五鬼，五鬼用事，而國事不可爲矣。

〔註〕

王欽若首倡天書封禪之邪說，以蠱惑真宗，自欺欺世，舉國若狂，貽譏史策，實爲千古罪人，然此固奸

邪無忌憚之尤，不足深責，獨怪王且素以剛正自負，真宗定謀之初，方慮且或以爲不可，何以欽若乘間一言，略無異議，且率衆稱賀，力請封禪，甚至身充大禮使，於諂諛逢迎之術，無所不至，則其過更不止於不能

諫阻而已。至其後遺令披緇爲歛，以表不諫天書之失，尤爲欲蓋彌彰。蓋其中本無定見，利害之心一動，遂入於歧途，而無所底止。或者以爲美珠固結，則殊不然。卽如所云，眞宗詭爲樽酒頌賜，且攜歸發封，其事甚秘，誰復爲之漏洩。此殆史家傳會，以文致其過，不知且之過失自在，又不繫賜珠之有無耳。

①【河圖】伏羲氏王天下，龍馬負圖出於河，遂則其文以畫八卦。②【洛書】大禹治水，神龜出

洛，負文列於背，有數至九，禹遂因而第之，以成九疇。③【便殿】皇帝休息閑宴之殿，所以別於

二殿也。④【脊】古文慎字。⑤【科斗】周時古文，頭粗尾細，似蝌蚪之蟲，故名科斗文。⑥【洪範

】周書篇名，箕子敍天地之大法，陳於武王者也。⑦【道德經】書名，周老聃撰。⑧【金縢】匱名，以

金緘之，故名金縢。

六 寇準之貶竄

王旦相業

初王旦繼寇準爲相，會天下無事，旦慎守法度，無所變更，帝久而益信，言無不從。凡大臣有所論奏，必問曰：「王旦以爲何如？」旦與人寡言笑，及奏事上前，羣臣爭執異同，旦徐一言以定，莫不釋然。封禪事起，旦不能力爭，追念前相李沆土木甲兵之言，歎曰：「李文靖眞聖人也。蓋悔之深矣。」至是以年老多疾，請罷機務，上語旦曰：「卿倘有

爲王子
明遲我
十年作
相

寇準再
和
參政拂
鬚

寇準罷
相

吾目中
何久不
見寇準

不諱，天下事當付之何人乎？」旦曰：「以臣之愚，莫若寇準。」上曰：「準性剛，更思其次。」旦曰：「他人則非臣所知矣。」上久欲相王欽若，旦力言：「祖宗以來，未嘗有南人當國者，雖聖王立賢無方，然必賢者而後可，如欽若恐非其選耳。」上乃止。及旦罷，欽若始相，常語人曰：「爲王子明，遲我十年作相。」久之，欽若以交通術士免官，寇準乃復入爲相。時丁謂已參政矣，一日會食政事堂，準啜羹汚其鬚，謂起代爲準拂之，準笑曰：「堂堂參政，乃爲宰相拂鬚耶？」謂大慚，由是恨準次骨。會帝有風疾，事多決於劉后，后故警敏，有才智，準與李迪深以爲憂。一日準請問於帝曰：「皇太子人所屬望，願陛下念宗社之重，傳以神器，擇方正大臣羽翼之，丁謂錢惟演佞人也，不可以輔少主。」帝領之。準密令楊億草表，請太子監國，且以億剛正有守，欲撥入政府，俾佐己。已而被酒漏言，爲謂所偵知，因譖準。時帝疾已昏眊，不記與準有成言矣，竟罷準政事。準旣罷，謂遂與皇后謀，貶準嶺外，爲雷州司戶，帝不之知也。一日忽問左右曰：「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，左右畏謂威，莫敢對。」後準竟死於雷州。雷人哀之，設祭於路，折竹植地，掛紙錢焚之，踰月枯竹盡生筍，衆因爲立廟，號竹林寇公祠。

寇忠愍之入相凡三，忘身殉國，守道嫉邪，見於同列之稱荐者然也；官居鼎鼐，宅無樓臺，播於處士之

歌詠者然也；堂吏之進例簿則叱之，門生之獻三策則謝之，甚至澶淵之役，不沮不屈，親扶御輦，屹然如山，百萬貔貅，折箠笞之使，三十餘年，邊無牧馬，公之勳烈何如哉！此所以感雷陽之竹也。

○【李沆之言】初李沆爲相時，常取水旱盜賊事奏之，且以爲細事，不足煩帝聽，沆曰：人主少年，當

使知四方艱難，不然血氣方剛，不留意聲色犬馬，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，吾老不及見，此參政他日之憂也，又寇準嘗薦丁謂之才於沆，沆曰：如此之人，可使在上側乎，公它日常思吾言。

○【王子明】王且字。

○【雷州】今廣東海康縣。

第四章 仁宗朝政

一 劉后之臨朝

仁宗崩，太子禎卽位，是爲仁宗。尊皇后劉氏爲皇太后，遺詔軍國大事，兼權取太后處分，丁謂欲去權字，王曾曰：「皇帝冲年，政出房闈，已爲國家否運，稱權尙足示後，且先帝遺言在耳，何可改也！」增減制書，厥咎甚重，公爲宰臣，乃自犯之乎？一謂始止。時中外洶洶，曾正色立朝，朝廷倚以爲重，顧丁謂專恣日甚，與內侍雷允恭表裏爲奸，中外側

仁宗

王曾正
色立朝

丁謂貶崖州

宸妃

呂夷簡

水銀實棺

目會謂爲山陵使，與允恭謀移易陵地。王曾因言謂包藏禍心，令允恭移山陵於絕地。太后大怒，立誅允恭，而貶謂太子少保。故事，黜宰相皆臨朝降制。時欲亟處分，召舍人草詞，立即施行，故謂不及求援，曾之謀也。後謂因巫蠱事，再貶崖州司戶參軍，籍其家。謂既罷，曾遂爲宰相，方嚴持重，每進見言利害，詳盡事理，多所拔薦，而嚴絕僥倖，弊政一清。曾罷，呂夷簡爲相，附於太后。太后甚信任之，會宸妃李氏卒，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，夷簡奏禮宜從厚，太后遽引帝起，復獨立簾下，召夷簡問曰：「一宮人死，而相公云云，何耶？」夷簡對曰：「臣備位宰相，誼當盡言。」后怒曰：「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？」夷簡曰：「陛下不以劉氏爲念，臣不敢復言，尙念劉氏，則喪禮不宜菲薄。」后悟，乃詔以一品儀治喪。夷簡謂宦者羅崇勳曰：「宸妃當以后服斂，用水銀實棺，異時勿謂夷簡不言也。」崇勳懼，馳告太后，太后許之。宸妃者，仁宗之生母也。初真宗時，太后無子，宮人李氏生子，太后取之，以爲己子。真宗不之知，李氏亦不敢言也。及帝卽位，李氏位爲順容，處先朝嬪御中，未嘗自異。人畏太后，不敢言。帝春秋雖長，然不自知其爲李氏出也。迨李氏疾革，始進位宸妃，既卒，夷簡請厚葬之，所以爲太后，非爲李氏也。後

荆王言
宸妃事

太后崩，荆王元儼爲帝言宸妃事，並謂妃死以非命，帝大感慟，啓視棺，以水銀故，玉色如生，冠服如皇后，乃歎曰：「人言其可信哉！」待劉氏加厚。

呂夷簡相業，一無足稱，惟議宸妃飾終之禮，思深慮遠，所全實多，而持論不激不隨，尤得大體。衛人者，瑕不掩瑜，正不得以附於太后而少之也。

○【王會】益都人，字孝先，相仁宗，所進退士，人無知者，范仲淹勸其明舉士類，以盡相職，曾曰：恩欲歸己，怨使誰歸，仲淹服其言，卒諡文正。

○【崖州】今廣東崖縣。

○【呂夷簡】壽州人，字坦夫，仁宗

時官至同平章事，仁宗初立，太后臨朝，十餘年間，天下宴然，夷簡之力爲多，封許國公，諡文靖。

二 仁宗之親政

太后稱制十一年，雖政在宮闈，而法令嚴明，恩威加天下，左右近習，罕所假借，宮掖間未嘗有所興作，賜予有節，賜族人御食，必以銅器曰：「上方器物不可使入吾家也。」有以武后臨朝圖獻者，后怒而擲諸地曰：「吾不作此負祖宗事。」及崩，帝始親政，罷修寺觀，裁抑僥倖，黜羅崇勳，而召用宋綬，范仲淹，中外大悅，時有追詆太后時事者，范仲淹言於帝曰：「太后受遺先帝，調護聖躬者十年，今宜掩其小過，以全大德。」上曰：

不作此
負祖宗
事
宋綬
范仲淹

仁宗初
之財政

俞獻卿
言時事

「此亦朕所不忍聞也。」乃下詔戒飭中外，毋得言太后時事。帝親政之初，因當時物價昂貴，民生困苦，首先留意財政之事。蓋自建隆以來，巴蜀江南荆湖南粵，皆號富庶，相繼降附。太祖太宗因其畜藏，守以恭儉簡易。方是時，天下生齒尙寡，而養兵未甚蕃，任官未甚冗，佛老之徒未甚熾，百姓亦各安其生，不爲巧僞放侈。故上下給足，庫儲羨溢。及承平既久，戶口歲增，兵籍益廣，吏員益衆，恩澤賞賜益泛濫，佛老戎狄耗蠹中國，縣官之費，數倍昔日。百姓日用，亦稍豪侈，而上下始困於財矣。太祖開國時，養兵止六十餘萬，至帝之初，已過百餘萬。其他可知。祥符天書既降，建天慶，天祺，天貺，先天，降聖等節，用道家法，內外爲齋醮，京城內外，一夕數處，糜費不可勝紀。鹽鐵判官俞獻卿言：天下穀帛日益耗，物價日益高。天禧以來，日甚一日，卮不盈者漏在下，木不茂者蠹在內，非急起而救正之，恐無及矣。蓋方北宋盛時，而財力之絀已如此，不待元昊之叛，而民已不堪其命。帝之所以首先罷修寺觀，裁抑僥倖，職是故也。

註

○【宋綬】平棘人，博通經史百家，家藏書萬餘卷，親自校讎，嘗四入翰林，父阜直集賢，父子同在館

閣，世以爲榮。

○【范仲淹】吳縣人，字希文，爲秀才時嘗以天下爲己任，卒諡文正。

○【建隆】太祖

年號。^④【巴蜀】謂後蜀孟氏。^⑤【江南】謂南唐李氏。^⑥【荊湖】謂荆南高氏。^⑦【南粵】

謂南漢劉氏。^⑧【祥符】真宗年號，即大中祥符。^⑨【天禧】亦真宗年號。

三 趙元昊之初起

曹瑋論
元昊

自李繼遷之死，德明嗣立，西垂無警者三十餘年。曹瑋鎮大名，嘗語人曰：「契丹不足憂，終爲中國患者，其西夏乎？吾嚮者鎖環慶，常與德明通往來，見其子元昊，纔數齡，然姿貌雄傑，瞻視不凡，他日得志，其必爲西垂憂矣。」時德明方恭順，聞者皆哂之，不以爲意也。仁宗明道元年，德明卒，元昊襲位。初元昊常諫其父勿臣宋，德明曰：「吾用兵久，疲矣，吾族三十年衣錦綺，此宋恩，不可負也。」元昊曰：「衣皮毛，事畜牧，此蕃性所便，英雄之主，當霸王耳，何錦綺爲？」既襲封，明號令，以兵法部勒諸蕃，倣中國制，置文武官屬，立蕃漢學，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以下，皆分命蕃漢人爲之，以衣冠采色，別士庶貴賤，每舉兵，必率諸部長與獵，有獲則下馬環坐，飲酒割鮮而食，各問所見，擇取其長，因避父諱，改明道爲顯道，稱於國中，未兩歲，遽發兵反，寇環慶，殺掠居民，緣邊諸將與戰皆敗挫，或有被執者，元昊又西侵回鶻，取瓜沙肅三州，遂盡有銀夏綏宥靜靈鹽

趙元昊
反

都與慶

蕃書

元昊稱

帝張吳二

會勝甘涼及瓜沙肅十四州之地，改靈州爲興慶府而都之；阻河依賀蘭山爲固，幅員萬里，始以元大慶，設十六司以總庶務，置十二監軍司以總軍旅，委諸部酋豪分統其衆。有勝兵五十餘萬，發兵則以銀牌召部長，自製蕃書，形體方正，類八分書，以教國人紀事。尋稱帝，更名曩霄，國號夏，或傳華州有張吳二生者，權譎習縱橫術，久不得志於場屋，遂薄遊塞上，聞元昊有意窺中國，遂亡走往依焉。凡夏人立國規模，寇邊計畫，皆二人所教也。

註 ①【大名】今直隸大名縣。 ②【環慶】環

銀夏十四州表

今甘肅環縣，慶今甘肅慶陽縣。 ③【回鶻】即唐之回紇，據有今天山南路。 ④【賀蘭山】山名，在今甘肅甯夏縣西。 ⑤【八分書】李斯作小篆，程邈作隸，王次仲作八分，蔡文姬曰，割程邈字八分，取二分，割李篆字二分，取八分，故謂之八分。

四 好水川之戰一

州名	今
州	今陝西米脂縣
銀州	今陝西橫山縣
夏州	今陝西綏德縣
綏州	今陝西鄂爾多斯右翼旗地
宥州	今甘肅靜寧縣
靜州	

范雍
夏竦
范仲淹
韓琦

仲淹
鄜延
琦鎮涇
原

詔兩路
會討元
昊

元昊之反也，前後連兵六年，西垂爲之糜爛。膺將帥之任者，前則范雍夏竦，後則范仲淹韓琦，雍故庸懦，竦亦奸邪，而仲淹與琦，則北宋名臣，故世之論者，率多左雍竦而右韓范，然其十出九敗，覆軍殺將，則一而已。喪敗之最甚者，蓋莫過於好水川之役，宋之終不得志於西夏者，實茲役爲之也。初范雍敗於延州，詔以琦仲淹并爲招討，於是仲淹鎮鄜延，琦鎮涇原，上以元昊日猖獗，遣使即軍中，詢攻守之策，琦等具二策以進，上取攻策，執政皆以爲難，上不從，詔鄜延涇原兩路會兵進討，時慶歷元年正月也。仲淹奏，「正月塞外大寒，我師暴露，不如俟春深，賊馬瘠人饑，其勢易制，且鄜延密邇靈夏，西羌必由之路，乞留此一軍，以備招納，或擇利進城廢砦，以牽制賊勢。」上從其請，琦復奏，「兩路協力，尙慮未能大挫黠虜，若鄜延以牽制

靈州	今甘肅靈武縣
鹽州	今甘肅鹽池縣
會州	今甘肅會寧縣
勝州	今蒙古鄂爾多斯左翼旗地
甘州	今甘肅張掖縣
涼州	今甘肅武威縣
瓜州	今新疆哈密縣南
沙州	今甘肅敦煌縣西
肅州	今甘肅酒泉縣

仲淹乞留一軍

韓琦自出行邊

元昊寇渭州

好水川之戰

爲名，則是委涇原孤軍，獨當強寇，非計之得。乞督令鄜延，進兵同入。上以奏示仲淹，仲淹言：「臣與琦竭力一心，非有怯弱，但戰者危事，一或差失，則平定之期，轉延歲月。」琦反復陳論，竟決策進兵。會元昊遣仲淹書，以約和爲請。仲淹復書，反復戒諭，令去帝號，盡臣節，以答累朝豢養之恩。元昊又求盟於琦，琦曰：「無端而請和，此必詐也。」命諸將戒嚴，而自出行邊。

註

○【好水川】今名甜水河，在甘肅隆德縣東。○【鄜延】鄜，今陝西鄜縣。延，今陝西膚施縣。

【涇原】涇，今甘肅涇川縣。原，今甘肅固原縣。○【慶歷】仁宗年號。○【靈夏】靈，即甘肅靈武縣。

夏，即陝西橫山縣。

五 好水川之戰二

琦行邊至高平，元昊果入寇渭州。琦乃趨鎮戎軍，盡出其兵，命大將任福將之，以桑懌爲先鋒。戒以自懷遠趣德勝砦，至羊牧隆城，出敵後，度勢未可戰，即據險置伏，要其歸路。且曰：「苟違節制，雖勝亦誅。」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，會別將與虜戰於張家堡，虜佯北，懌引兵趨之，福踵其後，謀者誤傳虜兵少，福等頗易之。薄暮，與懌合兵，屯好水川。

銀泥合

死福戰

他將武英等屯籠絡川，相距五里。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，營於川口，諸將已入伏中，猶不知也。約以翌日會戰，不使虜得一騎遁。詰旦，福與懌循川西行，出六盤山，與賊兵遇，始知墮敵計，勢不可止，遂合戰。懌於道旁，得數銀泥合，封襲謹密，疑莫敢發。福至發之，中有鴿百餘，飛騰而起，俄頃，虜兵已四合矣。福未及成列，虜以鐵騎突之，自辰至午，陣動，衆欲移據勝地，虜陣忽樹大纛，高二丈許，衆不測，旣而纛左麾則左伏起，右麾則右伏起，翼而擊之，官軍大敗，懌戰死，福身被十餘矢，小校勸福自脫，福叱曰：「吾爲大將，兵敗，唯以死報國耳！」裹瘡力戰，槍中左頰，絕其喉而死。子懷亮從焉。是役也，將士死者萬三千人，關右大震。時元昊傾國入寇，福雖勇，然臨敵受命，所統兵皆非素撫，又誤信諜言，輕出趨利，故至甚敗。奏至上，震悼，爲之輟食者累日，於是陝西四路之精華，一朝俱盡，而虜衆傷亡亦夥，元昊之勢，乃稍弱矣。

〔評〕 數泥銀合，安能藏鴿百餘。且自設伏至交鋒，已將經日，鴿性不耐閉氣，封識過久，勢將盡斃，又安能復起盤飛。此蓋僨敗之餘，其殘兵悉欲歸谷於已歿之任福，遂爾傳聞失實，不足信也。

〔註〕

①【高平】此宋砦，在今甘肅鎮原縣北，非古高平城也。②【渭州】今甘肅平涼縣。③【鎮戎

【軍】宋置，卽今甘肅固原縣。

④【懷遠】在今甘肅隆德縣東南。

⑤【德勝砦】在今甘肅靜寧縣東

北。⑥【羊牧隆城】在隆德縣西北，卽邪沒隴川，宋於此置砦。⑦【張家堡】在隆德縣南。⑧【好

水川】在隆德縣東。⑨【籠洛川】在好水川南。⑩【六盤山】在甘肅固原縣。

六 宋夏之媾和

分陝西
四路

張方平
論邊事

和宋夏
媾

任福既敗，夏竦自請解兵柄，於是朝議分陝西爲四路，以琦帥秦鳳，仲淹帥環慶，王沿帥涇原，龐籍帥鄜延，並兼本路都部署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，著作郎張方平上疏言：「元昊犯順三年，雖連陷城邑，終不能據我尺寸之地，而國家絕其俸賜，禁其關市，今虜中尺布直錢數百，以此揣之，其力困矣；特業與上國爲仇，雖有悔心，未能自達，朝廷縱有意招來，而事出無名，亦難屈體，今可因南郊大禮，特與推恩，以示綏懷之意，擇邊臣有威望者，使發書以諭上旨，無損威重，而足彰朝廷德義之深。」上喜曰：「是吾志也。」以疏付中書，於是和議之說，自是起矣。元昊雖數勝，然死傷大半，士苦點集，財力益窘，國人至爲童謠以怨之，知環州种世衡又以計間其大將野利剛哩，拉雅奇兄弟皆得罪，元昊既誅二將，久之，始悟爲世衡所賣，遂定請和之策，會契丹使者來爲元昊

乞恩，上以西垂用兵日久，益厭之，乃詔龐籍體量招納，籍遣前所留元昊使者還，致書通意，元昊大喜，復遣使來延州議和，然猶倔強，不肯遽削僭號，上書自稱男，上書父，大宋皇帝，而不稱臣，惟更名曩霄而已。富弼言元昊方臣契丹而不臣我朝，則契丹無敵於天下矣，須要其稱臣，乃可和。上急於罷兵，不從弼議，遽允其請，許册封元昊爲夏國主，歲賜絹十萬匹，茶三萬斤，和議既成，自是西北邊疆暫無事，時仁宗慶歷四年也。

西夏之役，韓琦主攻戰，而范仲淹主和守議。

者徒見好水川之敗，遂多咎琦而肆仲淹者，不知任福不遵琦節制其致敗，非琦所能逆料，而仲淹之和，終亦奚能成哉。徒以通書獲罪，貽笑外敵，而無補於中國，蓋庸懦之流，畏事惡勞，一聞戰則咋舌蹙額，若恐矢石之及己，而一聞和，則以爲保全生靈，爲國遠謀，彼其於國家之安危榮辱，固未嘗計及也。如是之人，而可與之策攻戰和守之議哉。

陝西四路表

路名	治所	今地
秦鳳	秦州	今甘肅天水縣
環慶	慶州	今甘肅慶陽縣
涇原	渭州	今甘肅平涼縣
鄜延	延州	今陝西膚施縣

○【環州】今甘肅環縣。 ○【延州】今陝西膚施縣。

七 契丹之渝盟

契丹渝盟

富弼使契丹

橫戈相待

初契丹主久蓄南侵之志，會元昊反，益思乘中國之虛，取關南十縣地，集羣臣議之。蕭惠請發兵南寇，蕭孝穆曰：「我與宋和好無間，忽興無名之師，其曲在我，况勝負未可必乎？」契丹主竟從惠言，遣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，致書索故地，及問興師伐夏，并沿邊疏濬水澤，增益兵戍之故。先是上得邊吏奏知遼使且至，爲之盱食，歷選可使者，羣臣皆憚行，宰相呂夷簡以右正言富弼荐，入對便殿，頓首曰：「主憂臣辱，臣何敢愛死？」上爲動容，遂命弼爲接伴使，特末等始入境，中使慰勞，稱足疾不拜，弼曰：「吾嘗使北，病臥車中，然聞命輒拜，今中使至而君不起，此何禮也？」特末矍然起，使人掖以拜命，至京師，詔以弼爲回謝國信使，弼至契丹，契丹以劉六符爲館伴，六符言契丹主堅欲割地，弼曰：「此貴國意在敗盟，假此爲名耳，我朝惟有橫戈相待。」及入見契丹主，弼責之曰：「兩朝繼好，垂四十年，一旦忽求割地，何也？」契丹主曰：「南朝違約，塞鴈門，增塘水，治城隍，藉民兵，此何意耶？羣臣皆請用兵，吾以爲不如遣使求地，求而不得，用兵未爲晚也。」弼曰：「北朝與中國通好，則人主專其利，而臣下無所

爲身謀
非爲國計

異代事

獲，若用兵則利歸臣子，而人主任其禍，故勸用兵者，皆爲其身謀，非爲國計者也。」契丹主驚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弼曰：「石氏欺天叛君，末帝昏亂，神人共棄，是時中國狹小，上下離叛，故北朝全師獨克，雖虜獲金幣，充物諸臣之家，而壯士健馬，喪失大半，此誰任其禍者？今中國一統，提封萬里，所在精兵以數萬計，北朝用兵，能保必勝乎？就令其勝，所亡士馬，羣臣當之歟？抑人主當之歟？若通好不絕，歲幣之利，盡歸人主，羣臣何利焉！一契丹主大悟，首肯者久之，乃曰：「微卿言，朕不之知，然我所求者，祖宗故地耳。」弼曰：「晉以盧龍賂契丹，周世宗復取關南，此皆異代事，宋興已九十年，若各求異代故地，則盧龍一道，甯當爲北朝所有耶？」

〔註〕秦漢以來，北徼塞外，匈奴、鮮卑、突厥、回紇，更起迭仆，強則入寇，弱則請平，然皆游牧相俗，無法制禮教，雖強大，中國未嘗以與國視之，故雖有盟會朝聘，而不得謂爲外交，吾國之有外交，蓋自宋遼交聘始也。

〔註〕○【關南十縣地】卽直隸瓦橋關以南十縣地，爲周世宗所取。○【胙門】關名，在今山西代縣

西北。○【盧龍】卽燕雲十六州。

八 富弼之外交

得地爲榮
失地爲辱

富弼啓
副封

翌日，契丹主召弼同獵，引弼馬使近己，問所欲言，弼對曰：「臣唯欲和好之能久耳。」契丹主曰：「得地則和好可久。」弼曰：「南朝皇帝使臣言於陛下曰：『北朝欲得祖宗故地，南朝豈肯失祖宗故地耶？』且北朝既以得地爲榮，則南朝必以失地爲辱，兄弟之國，安可使一榮一辱哉？」契丹主大感悟，乃俾弼還，議增歲幣，以誓書來，上允增銀幣各十萬，弼至京，請於誓書內增三事：一，兩界塘淀，毋得開展；二，不得無故添屯軍馬；三，不得容納逃亡，書既就，因請錄副以行。弼行至河北，自念所增三事，皆契丹前約，萬一書辭有異同，則彼必疑吾，大事敗矣。乃密啓副封觀之，果如所料，卽馳至京師，叩閤門求對，上召呂夷簡問之，夷簡從容曰：「此誤耳。」弼語頗侵夷簡，晏殊以語和解之，弼怒曰：「殊奸邪黨夷簡，誤陛下事。」殊弼婦翁也，其剛正如此。上命王拱辰易書以行，及至北，契丹主必欲於誓書增一獻字，弼爭曰：「獻乃下奉上之辭，非所施於敵國，南朝爲兄，豈有兄獻於弟者耶？」契丹主曰：「改爲納字何如？」弼曰：「亦不可！」契丹主曰：「納字自古有之。」弼曰：「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，以稱臣之故，或稱獻納，則不可知，及後頡利爲太宗所擒，豈復更有此禮？」契丹主見弼聲色俱厲，知不可奪。

以死拒
獻納兩
字

無忘國
恥

儂智高
反

曰：「我自遣使往南朝議之耳。」於是復遣六符與弼俱來，弼驛奏曰：「彼求獻納兩字，臣以死拒之，其氣折矣，不可許也。」後朝廷卒以納字與之，弼之初奉使也，聞一女卒，再奉使，聞一男生，皆不顧而行，得家書，不發而焚之，曰：「徒亂人意耳。」其後上以弼爲爲樞密副使，弼不受，曰：「增歲幣非臣本願，特以西事方急，未暇與北方角，故弗敢以死爭耳，功於何有，而敢言受賞乎？願陛下益修武備，無忘國恥。」卒辭不拜。

〔語〕

富弼使命北朝，乃邊陲國計所關，設書詞與口傳有異，其爲害於使臣者尙小，而貽誤於國事者實大。

幸而弼中途啓視，得以不墜和議，否則儂事必矣。政府承讜制書，豈容或有訛舛，卽過出無心，尙且不可。况夷簡意存傾陷，挾私嫌以敗公事乎？獨怪仁宗遣使外邦，國書旣全不寓目，及弼馳還入奏，又任晏殊禮詞掩飾，不加究詰，當時政治，尙堪問耶！

九 交趾儂智高之叛

仁宗之世，用兵常十出九敗，其少強人意者，狄青之平南寇而已。初嶺表蠻族，有儂氏者，自唐初卽雄於南徼，世爲廣源州首領，方交趾強盛時，廣源服屬之。有儂全福者，爲交人所殺，其妻改適人，生子智高，冒姓儂氏，交人使知廣源州，智高怨交趾，因招納亡

大南

狄青

在
涅痕猶

命，貢獻中國，求內附，爲其父復仇，朝廷不許，智高怒，遂發兵反，寇邕州。嶺外承平久，人不知兵，賊所過披靡，莫敢當者。智高遂陷邕州，僭帝號，國號大南，鼓行而西，沿道守臣，皆棄城走。連陷橫、貴、藤、梧、康、端、龔，封八州，進圍廣州。事聞，命陳曙討之，又以余靖爲廣西安撫使，楊政爲體量安撫廣南使，發廣東兵赴之。初，元昊之叛也，諸將遇賊輒敗，惟狄青數有功，韓琦、范仲淹深奇之，仲淹授以左氏春秋，戒之曰：「爲將不知古今，匹夫勇耳。」青由是折節向學，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，累官馬軍副都指揮使。青起行伍十餘年，至專閫，面上涅痕猶存，上嘗勅青傳藥除之，青曰：「陛下以功擢臣，不問門地，臣所以得有今日者，正以此涅痕耳，願留之以勸士卒，不敢奉詔也。」上益重之。未幾，自知延州召拜樞密副使，臺諫交奏，論其不可，上不聽。蓋宋代積習之輕武臣也。如此，於是智高陷昭州，將北窺湖南，詔以孫洸爲湖南、江西安撫使，而智高寇擾日甚，楊政等久無功，上以爲憂，會狄青上表請行，上悅，以青爲荆湖宣撫使，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，青入對言曰：「一臣起自行間，非戰伐無以報國，願得蕃落精騎數百，益以禁兵，羈賊首獻闕下。」上壯其言，時羣臣狃於右文輕武之習，爭言青武人，不宜專任，上以問

龐籍籍力言青可用，且言號令不專，不如不用；乃詔嶺外諸軍，皆受青節度。

註

①〔廣源州〕宋羈糜州地，在今安南國諒山府東北。

②〔交趾〕本唐安南都護府，故亦名安南。

即今安南北部之東京州。

③〔邕州〕今廣西邕寧縣。

④〔橫貴藤梧康端鬱封〕橫，今廣西橫縣。貴，

今廣西貴縣。藤，今廣西藤縣。梧州，今廣西蒼梧縣。康，今廣東德慶縣。端，今廣東高要縣。鬱，今廣西平南縣。封，

今廣東封川縣。

⑤〔廣州〕今廣東番禺縣。

⑥〔昭州〕今廣西平樂縣。

十 狄青征南之功

青既度嶺，合孫沔余靖之兵，進次賓州。青行軍立行伍，明約束，野宿皆成營柵，戒諸將無得輕與賊鬪。鈴轄陳曙乘青未至，輒以步兵八千擊賊，潰於崑崙關。殿直袁用等皆遁。青曰：「令之不齊，兵之所以敗也。」晨會諸將堂上，揖曙起，并召用等三十二人，按以敗亡狀，驅出軍門斬之。沔靖相顧愕眙，諸將股栗，莫敢仰視。青既誅曙，乃案兵不動，更令調十日糧，衆莫測其故。賊之謀者還，以爲未卽進軍也。翌日，青忽令拔營，自將前軍，孫沔次之。余靖殿，以一晝夜絕崑崙關。時直上元節，令大張鐙燭，首夜宴將佐，次夜宴從軍官吏，三夜宴軍校。首夜張樂達旦，次夜甫二鼓，青忽稱疾作，暫起入內，不復出。

狄青斬
陳曙

元夜張
鐙會飲

三鼓奪
崑崙

歸仁鋪
之戰

不敢欺
朝廷

數遣使勸勞坐客，至曉未罷宴，忽有馳報者，則青已於三鼓奪崑崙矣。初賊諜知青宴樂，不爲備，是夜大風雨，青旣度關，喜曰：「賊不知守此，無能爲矣。彼必謂夜半風雨，我不敢來也。」遂出歸仁鋪，整陣以待。賊悉其衆，列三銳陣，以拒官軍，執大盾標槍，衣絳衣，望之如火。及戰，前軍少卻，右軍將孫節死之。賊張甚，沔等皆失色。青自執白旂，鷹蕃落騎兵，張左右翼出賊後，交擊，往復數四，賊皇急不知所爲，大敗走。智高奔邕州，官軍從之。智高大縱火燒城，遁入大理國。遲明，青案兵入城，獲金帛巨萬，時有賊尸衣金龍衣者，衆以爲智高已死矣。青曰：「安知非詐耶？甯失智高，不敢欺朝廷以貪功也。」當戰於歸仁也，青戒諸將曰：「不待令而舉者斬。」及孫節搏戰死，別將賈逵念待令必爲賊所薄，且兵法先據高者勝，乃引軍疾趨上山，甫成列而賊至，逵乘高擁衆而下，揮劍大呼，斷賊陣爲二。張玉以先鋒突出賊前，而青所指揮蕃落騎兵出賊後，賊始大潰。逵乃詣帳下請罪，青拊其背而勞之曰：「違令取勝權也，何罪之有？」

評

狄青之下崑崙，與李愬之入淮蔡，同爲攻其無備，而設施略異。愬則稟命表度，而勒兵迅發。青則盛張燈宴，而微服徑行。非青之必欲輕脫冒險也，蓋元和之師，素奉節制，故不妨先事部分，而此則人未相習，不

能運如指臂。雖陳曙輩遠令致敗，軍律已申，而人心尙未聯屬，使預示機宜，安保無漏泄愆事。中夜勸飲，如常，遲明始趨會食，諸將且無從揣測，賊人更何由窺測端倪。成功之速，實在於此。而其胸有成算，出奇制勝，則如出一轍也。

註

①【賓州】今廣西思恩縣。

②【崑崙關】在廣西邕寧縣東北崑崙山上。

③【歸仁鋪】在今

廣西賓陽縣南。

④【大理國】即唐之南詔，石晉時有段思平者，滅鄭氏而據其地，改號大理。今雲南楚

雄縣。

十一 慶歷黨論

黨論始於呂范

廢后之爭

百官圖

四論

慶歷黨論之起，蓋始於呂范。初劉太后臨朝，呂夷簡爲相，附於太后，及帝親政，皇后郭氏言之，罷夷簡相。夷簡因憾后，未幾，后與美人尙氏、楊氏忿爭，誤批帝頸。夷簡聞之，力勸帝廢后，臺諫范仲淹力諫不聽，坐貶謫。後仲淹還朝，權知開封府，而夷簡已復相，序遷，頗任己意。仲淹怒，作百官圖以獻之，曰：「如此爲序遷，如此爲不次，如此則公，如此則私。」夷簡聞之不悅。後仲淹又爲四論以進，大抵譏切時弊。至比夷簡爲張禹，夷簡大怒，遂訴仲淹越職言事，離間君臣。仲淹遂坐貶，出知饒州。余靖、尹洙等力爭之，歐陽

四賢一不肖詩

夏竦

杜衍

慶曆聖德詩

朋黨論

蘇舜欽
會召妓讌

一舉網
盡

修貽書諫官高若訥，責其不救，皆坐貶。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刺之，契丹使至，買歸張於幽州館舍。已而夷簡罷相，帝復進用仲淹等。韓琦富弼同時執政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。時西夏既和，帝詔夏竦入爲樞密使，竦夷簡黨也。修等以竦爲姦邪，竭力攻之，竦至京師，卽罷去。以杜衍代之。國子監直講石介喜曰：「此盛事也，歌頌吾職，其可已乎！」因作慶曆聖德詩以頌之。其詩有曰：「衆賢之進，如茅斯拔，大姦之去，如距斯脫！」其言大姦，蓋指竦也。於是竦銜之刺骨。介友孫復聞之曰：「禍其始此乎！」既而竦與其黨遂造爲朋黨之說，目衍等爲黨人，而仲淹韓琦皆不安其位。歐陽修乃作朋黨論以解之，未幾，竦黨嫉內侍藍元震上疏論仲淹援引蔡襄，以國家爵祿爲私惠，於是仲淹請外出，杜衍繼之。一守仲淹之所爲，且裁抑僥倖，尤爲竦黨所切齒。會衍增蘇舜欽監進奏院，用鬻故紙錢祠神，召妓讌會娛賓客，集賢校理王益柔於席上戲作傲歌，竦黨王拱辰聞之，以二人皆仲淹所薦，而舜欽又衍壻，諷御史劾之，二人俱坐貶，同席被斥者十餘人，皆知名之士。拱辰喜曰：「吾一舉網盡矣！」舜欽既貶，衍不自安，與仲淹弼琦相繼罷去，竦遂得相。此仁宗朝黨人傾軋之始末也。

呂夷簡三膺揆席，在中書二十年；得君之專，宋世莫與爲比。然以執政久，任智數，恣威福，疎剛直之士，而引用脂韋諧媚之流，如王隨、陳堯佐輩，以故紀綱日墮，財政日窘。西夏跳梁，契丹滄盟，又增歲幣數十萬。天下騷然，清議皆咎夷簡。此范韓富歐諸賢所以惡之深也。廢后一案，批帝本無其事，而夷簡以計傾之，尤爲罪不容誅矣。

〔註〕 ①【呂范】呂夷簡，范仲淹也。 ②【張禹】漢成帝師，阿附王氏者也。仲淹四論有云：漢成帝不疑張禹，故有新莽之禍，蓋指夷簡。 ③【四賢一不肖】四賢，謂仲淹、余靖、尹洙、歐陽修；一不肖，謂高若訥也。修貽若訥書有云：仲淹非幸見逐，君不能辨，猶以面目見士大夫，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。

十二 范仲淹傳略

范仲淹字希文，其先邠州人也。後徙居江南，遂爲吳人。二歲而孤，少長力學，舉進士第一。每感激論天下事，奮不顧身。宋世士大夫矯厲尙名節，實自仲淹倡之。章獻太后之臨朝也，將以冬至御正殿受朝，仲淹極言之，且曰：「以天下養，自有家人禮，願乃南面受朝正殿，使天子與百官同列，不可以爲後世法。」且上疏請太后還政，事雖不報，仁宗以爲忠。元昊叛，仲淹與韓琦爲邊帥，號令明白，愛撫士卒，諸羌來者，推心待之不疑。

小范老子一韓一范

仲淹上十事

先天下而憂後天下之樂

義莊

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。敵人常相戒曰：「今小范老子，胸中有數萬甲兵，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。」又邊人爲之謠曰：「軍中有一韓，西賊聞之心膽寒。軍中有一范，西賊聞之驚破膽。」其爲時人倚重如此。及元昊請和，入爲參知事政，仁宗方銳意太平，數問當世事，退而上十事曰：「明黜陟，抑僥倖，精貢舉，擇長官，均公田，厚農桑，修武備，推恩信，重命令，減徭役。」上悉嘉納之。初，仲淹以忤呂夷簡，放逐者數年，士大夫持二人曲直，交指爲朋黨，及夷簡罷，召還，天下倚以爲治。仲淹爲秀才時，即以天下爲己任，既執政，裁削幸濫，考核官吏，日夜謀慮，興致太平，而僥倖者不便，所爲於是謗毀行，而仲淹乃不得不去。仲淹生平常自誦曰：「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」性至孝，以母在時方貧，約其後雖貴，非賓客不重肉，妻子衣食，僅能自充，而慷慨好施，與置義莊里中，以贍族鄰，守杭之日，子弟知其有退志，乘間請治第洛陽，樹園圃爲逸老計。仲淹曰：「人苟有道義之樂，形骸可外，况居室乎？」及卒，贈兵部尙書，諡文正。

註

①【邠州】今陝西邠縣。

②【吳】今江蘇吳縣。

③【章獻太后】卽劉太后。

④【大范老子

】謂范雍也，雍初與夏竦同爲邊帥，見上第四。

⑤【一韓】謂韓琦也。

⑥【杭】卽今浙江杭縣。

子畫荻教

以文章
名天下

上疏論
杜韓富
范

十三 歐陽修傳略

修字永叔，廬陵人，四歲而孤，母鄭氏守節，親誨之讀，家甚貧，至以荻畫地學書。修幼敏，悟過人，讀書輒成誦。宋興且百年，而文章體裁，猶沿五季餘習，鏗刻駢儷，澆澀弗振，十因陋守舊論，卑氣弱柳，開穆修之徒，咸有意作而張之，而力苦不足。修游隨得韓文於廢籠中，讀而心慕焉，苦志探賾，至忘寢食，始從尹洙游，爲古文議論當世事，迭相師友。又與梅堯臣游，爲歌詩，遂以文章名天下。慶歷初，仁宗更用大臣，增諫官員數，用天下名士，而修爲之首。故事，知制誥必試而後授，仁宗知修名，詔特除之。旣而杜衍等相繼罷政，修慨然上疏曰：「杜衍、韓琦、富弼、范仲淹，天下皆知其賢，而不聞其罪，自古小人欲讒害忠良，未有不指爲朋黨者。欲動搖大臣，未有不誣以專權者。何則？去一賢，而衆賢尙在，則未爲小人之利；欲盡去之，則難一一求瑕，惟指以爲黨，則可一朝盡逐。大臣之被主知者，難以它事動搖，唯專擅爲上之所惡，非此無以傾之。夫正士在朝，羣邪所忌，謀臣不用，敵國之福。今四人一旦罷去，而使羣邪相賀於內，四夷相慶於外，臣竊恨朝廷惜之。」於是羣小愈忌修。神宗時，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，遂致仕，卒於熙寧五年。

六一居

集古錄

范鎮奮
請建儲

諡曰「文忠」修始號醉翁，晚更號六一居士。天資剛勁，見義勇爲，放逐流離，至於再三，志氣自若也。尤好獎引後進，如蘇氏父子，皆其所薦拔者也。修事母至孝，母嘗舉其父遺事訓修曰：「汝父治官書，屢廢而歎，吾問之，則曰：『死獄也，求其生而不得，是以歎耳。』夫常求其生，猶失之死，而世之治獄者，顧常求其死也。」修服之終身。所撰有新唐書記傳，及五代史記詩本義易子問等書，文集百餘卷，又集周漢以降金石遺文與經史相鉤考，爲集古錄，世之言金石學者，自修始也。

註
 ①【廬陵】今江西吉安縣。
 ②【澗淞】垢濁也。
 ③【慶曆】仁宗年號。
 ④【熙甯】神宗年號。

第五章 英宗朝政

一 英宗之始立

仁宗中年多疾，皇子數殤，文彥博因上暴感風眩，密奏請立儲，上許之。會疾瘳而止。時范鎮知諫院，上性寬仁，言事者競爲激訐，鎮獨務引大體，非國家安危民生利疚未嘗上陳。建儲事起，鎮奮然曰：「天下事，尙有大於此者乎？」卽上疏請擇宗子之賢者，養

司馬光
上疏

夜半寸
紙

英宗

之宮中。上未之許也。鎮前後章凡十九上，待命百餘日，鬚髮皆白。韓琦包拯等相繼言之，上猶未決。既而司馬光上疏曰：「臣向者進疏，請豫建儲宮，意謂卽行，今竟寂無所聞，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，何遽爲此不祥之事者？夫小人有何遠慮，特欲倉卒之際，援立其所厚善者耳。定策國老，門生天子之禍，可勝言哉！」上大感動，使光詣中書言之。光見韓琦等曰：「諸公不及今定議，異日禁中夜半，出寸紙，以某人爲嗣，則天下莫敢違矣。」琦瞿然曰：「敢不竭力，及入見爲上力言之。」時上於宮中養宗，至子二人，而宗實最賢，天性篤孝，好讀書，被服儉素，如儒者。上決意立爲皇子，宗實以疾固辭。光又言於上曰：「皇子辭不贊之富，至於旬月，其賢於人遠矣。然父召無諾，君命召不俟駕，願以臣子大義責之，宜必入。」上從之。宗實乃受命，將入宮，戒其舍人曰：「謹守吾舍，上有子則吾歸矣。」行李蕭然，惟書數廚而已。中外相賀。上更宗實名曰：「曙」一封爲鉅鹿郡公。其翌年，上崩，曙卽位，是爲英宗。

註

○【文彥博】介休人，字寬夫，仁宗時進士，歷仕四朝，出將入相，五十餘年，封潞國公，諡忠烈。○【

范鎮】華陽人，字景仁，舉進士第一，神宗時，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，遂致仕。○【包拯】合肥人，字希仁，

始舉進士，除大理評事，仁宗時，除龍圖閣直學士，歷知開封府，性峭直剛毅，人以其笑比黃河清，貴戚宦官爲之斂手，京師爲之語曰：「關節不到，有閻羅包老。」卒諡孝肅。④〔司馬光〕陝州夏縣涑水鄉人，字君實，歷仕仁宗英宗，至神宗時，以反對王安石新法之害，出居洛，高太后臨朝，入爲相，盡改新法，在相位八月而卒，贈太師溫國公，諡文正。

二 韓歐之調和兩宮

英宗之初卽位也，暴得疾，不能視朝，太后曹氏，權同處分軍國事，后性慈儉，頗涉經史，中外章奏，日數十上，一一能記其綱要，有疑未決，則曰：「一公等更議之。」未嘗出己意，檢制曹氏及左右臣僕，毫不假借，宮省肅然。上疾甚，舉動或失常度，遇宦者尤少恩，左右多不悅，乃共爲讒間，兩宮遂成嫌隙，中外憂疑。一日，太后遣中使持文書付韓琦，琦啓之，則上所寫歌詞，并宮中過失事，琦卽對使者焚毀，令復奏曰：「太后每言官家心神未甯，語言舉動不中節，何足怪也！」及進對簾前，太后嗚咽流涕，具道所以。琦曰：「此疾故耳，疾已必不然，子疾，母可不容之乎！」參政歐陽修進曰：「先帝在位歲久，恩澤在人，故一日晏駕，天下奉戴嗣君，無一人敢異同者，今太后深居房闈，臣等五六

請太后
歸政

韓琦撤
簾

書生爾，若非先帝遺意，天下孰聽從者？」太后默然，意稍和。它日，琦等見上，上曰：「后待我無恩。」琦對曰：「自古聖帝明王，不爲少矣，然獨稱舜爲大孝，豈其餘盡不耶？父母慈而子孝，此不足道，惟父母不慈，而子不失孝，乃可稱耳。」上大感悟，由是宮之疑頓釋，上疾大瘳。琦欲使太后歸政，乃取中書十餘事稟上，上裁決悉當，琦卽太后覆奏，太后稱善。琦因白太后求去，太后曰：「相公安可退，我當居深宮耳。」琦再拜稱賀曰：「前代如馬鄧之賢，不免貪戀權勢，今太后便能復辟，誠馬鄧所不及。」且言未卜何日撤簾，太后遽起，琦卽命撤簾，簾旣落，猶於御屏後，微見太后衣也。

〔註〕

韓琦撤簾事，不動聲色，成於俄頃，而太后遽起還政，深得歸美之道。至於簾旣落，猶於屏後見衣，不極言撤之速耳。在當時記載者，固無須如此形容，而張時泰作廣義，遂以此爲貪戀權位之證，迂儒不善

書，未免有意苛求矣。

〔註〕

○【馬鄧】東漢時之馬太后及鄧太后也。

○【復辟】辟，君也，人君旣失位而復得之，謂之復

此作歸政解。

三 濮議之紛擾

濮議之起

韓琦請崇濮典

呂范反對崇濮

濮議之起，亦黨人傾軋之一案也。初濮安懿王允讓者，仁宗之兄，英宗之本生父也。宗之卽位也，詔議崇奉濮王典禮。知諫院司馬光謂不宜追尊，因言「禮爲人後者之子，不得復顧私親。漢宣帝爲孝昭後，不聞追尊衛太子史皇孫。光武上繼孝元，亦不追崇鉅鹿南頓，此萬世法也。」而宰相韓琦等謂「禮不忘本，濮王德盛位隆，宜有禮。」於是翰林學士王珪議與光同，並謂濮王於仁宗爲兄，帝宜稱皇伯，而不名。而陽修駁之，引禮記以爲「爲人後者，爲其父母，雖降服爲期，而不易父母之稱，蓋服降而名不可沒也。本生之親，改稱皇伯，於禮無據。」兩議相持不決者久之。未幾，御呂誨、范純仁、呂大防三人皆是珪議，引義固爭，章七上而不報，誨等遂奏劾韓琦、怙導諛，歐陽修首倡邪議，以枉道悅人主，以近利負先帝，陷陛下於過舉。司馬光亦上請罷追崇之議，皆不報。而誨等論列不已，中書亦以劄子自辨。上意向中書，然未卽一詔也。執政乃相與密議，令太后下手書，尊濮王爲皇，夫人稱后，皇帝稱親，而勸上謙不受尊號，但稱親，卽園立廟，示四方以追崇非出上意。太后從其議，手書至中書，誨聞之，卽納告敕，待罪乞早賜黜責，上慰留之。旣而濮王稱親，卽園立廟，悉如中書原

而罷諤御史純仁、大防俱出外，司馬光請與俱貶，不許。純仁、仲淹子也。

〔註〕

此亦宋代黨爭之一事也。廢后問題，爲仁宗朝之黨爭，濃議問題，爲英宗朝之黨爭。積而久之，遂釀成熙寧新法之爭，而元祐崇寧之黨禍以起。挾門戶之私，以自相傾軋，小人得乘其間一舉網而盡之，可不戒哉。平心而論，司馬光、王珪之議，並無經傳可據，徒以強詞爭執，自不若歐陽修援引禮經之爲得。呂誨等挾門戶之見，力辭臺職，似不能以公忠體國視之矣。

四 西夏之寇邊

西夏擾邊

大順之戰

柔遠之戰

初夏，主元昊卒於仁宗中葉，子諒祚嗣立。及今上之卽位也，諒祚遣使來賀，使者語不遜，詔諒祚懲約，諒祚不奉詔，而出兵秦鳳涇原，抄熟戶，擾邊塞，殺掠人畜以萬計，遂寇大順城。環慶經略使蔡挺知諒祚必敗盟，先飭諸將分屯要害，以大順城堅，雖被攻，倉卒不易破，而柔遠城黑虜不得志於大順，必轉寇柔遠，命副使總管張玉以重兵守之，敕近邊熟戶入保濟野，戒諸寨無得輕出。諒祚自將步騎數萬，攻大順三日，蕃將趙明與官軍合擊之，諒祚銀甲氈帽，督戰城下，挺先選強弩八百，列於壕外，注矢下射，洞貫重甲，諒祚中流矢遁去，果徙寇柔遠。張玉募驍勇二千人，夜出斫營，賊驚潰，退屯金湯。

陸誥移
書責夏

夏人謝
罪乞和

聲言益發十萬騎，攻圍大順，冀中國加增歲賜。會朝廷發使齎幣至邊，知延州陸誥上疏言：「朝廷積習姑息，故賊敢狂悖，若不稍加折銷，則國威將益淩替。因止使者勿出，而移書詰責諒祚，上喜曰：『吾固知此人可用也。』」諒祚果大沮，盤桓塞下，取糧四返，卒不敢入寇。虜中苦旱，歲歉收，益願得賜物，乃遣使謝罪，言：「邊吏擅興兵，已誅之矣。」諒祚之始入寇也，韓琦議停其歲賜，絕其和市，遣使問罪，文彥博難之，舉仁宗時事爲難。琦曰：「諒祚狂童，非有元昊之才略也，而吾邊備脩飭，過寶元康定間遠甚，亟詰之必服。」會陸誥與琦策合，而諒祚果歸款，上顧琦曰：「一如卿料也。」

〔評〕 夏人桀驁，皆宋之自弱縱成之，且諒祚狡狠，不及元昊，正宜乘其寇邊，絕其歲賜，卽聲罪致討，亦何不可。而文彥博等舉仁宗時事難之，卒以謝罪歸款，苟安目前，失機會而昧遠圖，宋之不振極矣。

〔註〕 ①【熟戶】西北邊羌戎種落，不相統一，保塞者謂之熟戶，餘謂之生戶。②【大順城】在今甘肅

慶陽縣北。③【柔遠】城名，在今甘肅隆德縣東南。④【金湯】砦名，在慶陽縣東北，與陝西之延安

榆林接界。⑤【延州】今陝西膚施縣。

第六章 神宗朝政

一 王安石之始進

神宗

王安石

青苗法

寓言書

神宗召
用安石

英宗在位六年而崩，子頊卽位，是爲神宗。於是宋興歷五朝，百餘年矣，其君雖恭儉愛民，而繼於英斷；其士大夫雖矜尙名節，而短於經世之略；其民間社會，則崇儒而賤商，右文而輕武，以故兵備日弛，財用日耗，民生日蹙，戎狄日橫。神宗天資英邁，慨然有富國強兵，復幽燕平靈夏之志，而環顧盈廷，皆蹈常襲故，無足與有爲者，於是吾國大政治家王安石，乃乘時而起。安石字介甫，撫州臨川人也，少好學，讀書一過目，終身不忘。擢進士上第，調知鄞縣，起堤堰，浚陂塘，爲水陸之利，貸穀與民，立息以償，俾新陳相易，命曰「青苗法」，邑人便之。嘉祐三年，入爲度支判官。安石自束髮受書，卽有矯世厲俗之志，爲寓言書以獻，略謂「今天下財力困窮，風俗衰敝，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耳；法先王之政者，法其意而已，因天下之力，以生天下之財，取天下之財，以供天下之用，自古治世，未嘗患財之不足也。」仁宗不能用，安石遂以母憂去，不復出。神宗在藩邸，韓維爲記室，每進講，輒曰：「此非維之說，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。」上由是想見其人，甫卽位，卽起知江甯府，數月，召爲翰林學士，翌年，遂拜參知政事，上謂曰：「人皆不能知

變風俗
立法度

設制置
三司條
例司

新法
青苗
均輸

保甲

卿，以為卿但知經術，而不曉世務。」安石對曰：「經術正所以經世也，但世俗所謂儒者，大抵皆庸人，故以為經術不可施諸世務爾。」上問然則卿所施設，以何者為先？安石曰：「變風俗，立法度，皆方今之急務也。」上以為然，於是悉以天下事委之安石矣。

註

①【幽燕】即幽燕十六州，時為契丹所據。

②【靈夏】即銀夏十四州，時為西夏所據。

③【臨

川】今江西臨川縣。④【鄞縣】即今浙江鄞縣。

二 新法之施行

安石既秉政，以為欲振中國之積弱，不可不從事於強兵，然非國用充足，則雖欲整軍經武，而無其具，故其下手之方，在先總天下之財賦，而盡地力，通商賈，以開其源，抑豪強之兼并，而均貧富，以濬其流，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，已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，而以呂惠卿總其事，制為農田、水利、青苗、均輸、保甲、免役、市易、保馬、方田、諸法，相繼並興，號為新法，遣提舉官四十餘人，分行天下。青苗法者，以常平糴本，作青苗錢，散與人戶，令出息二分，春發而秋斂之；均輸法者，以發運之職，改為均輸，假以錢貨，凡上供之物，皆得徙貴就賤，用近易遠，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，得以便宜畜買，保甲之法

免役

市易

保馬

方田

免行錢

農田水利

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，皆授之弓弩，教以戰陣；免役之法：據家貲高下，各令出錢雇人充投，下至單丁女戶，本無役者，亦一概輸錢，謂之助役；市易之法：聽人賒貸縣官財貨，以田宅或金帛爲抵，出息十分之二，過期不輸息，則罰其錢百分之二；保馬之法：凡五路義兵，願養馬者，戶一匹，以監牧見馬給之，或官與之直，使自市，歲一閱其肥瘠，死病者責以補償；方田之法：以田方千步爲一方，歲以九月，令佐分地計量，驗地土肥瘠，定其色號，分爲五等，以地之等，均其稅數之多寡；又有免行錢者：約京師百物諸行，利入厚薄，皆令納錢，與免行戶祇應，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，古陂廢堰，悉務興修；又增茶鹽之額，又設措置河北糴使司，廣積糧穀於臨河州縣，以備餽運。時天下承平，士大夫蹈常習故已久，驟聞非常舉措，則皆駭詫驚疑，以爲變祖宗之法，而開言利之途，於是異議者，紛然並起，而黨禍興矣。

評

熙甯新法之爭，皆一時行政事宜，而影響不被於後世；其大疑之未決，至今日而是非始判者，則學校貢舉之議是已。王安石以爲古之取士，皆本於學，請興建學校，以復古制；其詩賦明經諸科悉罷，專以經義策論試進士，詔羣臣廷議。時議者多主張安石之言，欲變舊法，直史館蘇軾獨以爲不然。上疏爭之，其後僅

用策論取士，而學校之議卒罷，否則吾國學制，已興於千載以前矣。

註

○【制置三司】謂鹽鐵，戶部，度支，三司也。鹽鐵之征，春秋時已有之，戶部之名，始於三國之吳，以戶口爲標準也，度支之名，則始於魏，專管國計者也，宋制凡戶口田產錢穀食貨之政令，皆歸於三司。

三 新舊黨之競爭

太祖時
之黨爭

太宗時
之黨爭

眞宗時
之黨爭

宋代朋黨傾軋之事，幾與國祚相終始。太祖時，竇儀以周代近臣，有學問，太祖欲相之，趙普忌其剛直，與陶穀等多方排擠，卒不得相，此一事也。盧多遜與趙普不協，每因入對短普，太祖因是疑普而免之。普罷居累年，多遜益加毀議，且謂普初無立上意，普聞之，鬱鬱不得志，會有告秦王廷美有陰謀者，太宗以問普，普因復相，廉得多遜交通事，奏之多遜遂得罪，流於崖州，其家屬期親悉徙遠裔，此又一事也。眞宗因澶淵之盟，厚遇寇準，王欽若深嫉之，謂爲城下之盟，眞宗信而恥之，遂罷準相，欽若因勸帝行封禪事，以滌此恥，而祈禱天書之事作，此又一事也。欽若既挾符瑞以固寵位，陰排異己者，參政王曾不肯附和，欽若數譖之，竟罷官，此又一事也。後欽若罷免，寇準復相，參政丁謂，爲準佛鬚，準笑曰：「參政國之大臣，乃爲長官拂鬚耶？」謂大慚恨，遂成仇隙，力譖

仁英時
之黨爭

神宗時
之黨爭

新黨

舊黨

新黨失
敗之原

準而免之，乘眞宗之崩，貶之爲雷州司戶參軍，此又一事也。以上五者，皆因爭一時意氣，或爭權寵而已，無一毫政治意味也。至仁宗朝，呂夷簡與范仲淹因廢后而爭，英宗朝，呂誨、范純仁、呂大防、司馬光等與韓琦、歐陽修因議濮禮而爭，稍稍近正矣。然皆人主一家之私事，與國事毫無干涉，仍不能目爲以政黨也。其能以政治爲黨，而合乎政黨之行爲者，其惟神宗朝 王安石新法之爭乎！自王安石新法議起，而新舊黨之爭乃亟。新黨以王安石爲領袖，韓維、韓絳、陳升之、呂惠卿等佐之；舊黨以司馬光爲領袖，蘇軾、范純仁、呂公著等佐之；當時耆耇重臣，如韓琦、富弼、文彥博諸人，皆右光而左石，而新黨之勢弱矣。

吾國自秦漢以來，所謂黨者多矣。漢之黨綱，唐之清流，皆黨也；然皆私黨而非政黨。政黨之起，則自熙甯始乎！然自王安石、司馬光分新舊兩黨，由此互相傾軋，互相報復，卒引起章惇、蔡京輩假紹述之名，釀成亡國之慘劇，則黨人之傾軋，果何益於國家者哉？

四 新舊黨之競爭二

王安石年少望淺，其將入相也，韓琦、唐介、呂誨等多不以爲然，然神宗不聽，毅然排羣

因

引用羣

士罷黜正

輕開邊

議而相之。而安石所創新法，皆爲歷代所無之事，人民狃於故見，議論洶洶，而在朝舊臣，如韓琦、范純仁、司馬光、呂公著、程顥、程頤、蘇軾、蘇轍等，皆力詆之。呂誨至劾其爲大姦大詐，蘇洵至作辨姦論以刺之；而安石性愎，且果於自信，見衆人之譏切誹薄，則大爲忿激，必欲行其新法以求速收效果，不惜援引新進少年，以爲指臂，於是希榮附勢，詔諛譏佞之小人，如章惇、曾布、呂惠卿等，遂揣摩迎合，以至大位。蜀人鄧綰上書比安石爲伊周，安石因力薦之爲侍御史，鄉人笑且罵，綰曰：「笑罵從他笑罵，好官還我爲之。」其詔諛無恥如此，而老成正士，若呂誨、范純仁、富弼、韓琦、司馬光、呂公著、程顥、蘇軾等，皆先後罷去，於是互相報復，而朋黨之禍興矣。安石既引用羣小，而闇於知人，秉政五年，老成正士廢黜殆盡，其新法之施行，不稍寬假，一以操切出之，惟意氣是爭，而於弊之有無，不復深究，其前後本末乖舛者多，民生實不免困苦，遂爲舊黨所藉口，其尤謬者，則富彊之效未著，而先令其黨開邊衅，伐西夏，攻吐蕃，南挑交趾，西南攻蠻獠，兵革旣興，民情益擾，是爲新黨失敗之最大原因。

評

安石新法雖爲禍宋之原，然並非盡由其法之不善，實由於奉行者之不得其人。安石嘗爲鄞縣令，小

新黨失
敗之形
勢

皇太后
之勸諫

鄭俠流
民圖
王安石
罷相

試之固有效也。其與呂惠卿議定青苗法也，以問蘇轍，轍極言其害，安石曰：「君言誠有理，當徐思之。」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法。後有譏切及逢迎之者，乃決然執行。由此觀之，安石初心亦非不受盡言者。特一方受舊黨之激刺，一方受新黨之附和，遂不暇考慮耳。司馬光之言曰：「人言安石奸邪，則毀之太過，但不曉事且執拗耳。」程頤之言曰：「新法之行，乃吾輩激成之，未可獨咎安石。」斯二言最爲平允。

五 新舊黨之競爭二

自新法施行，天下咸怨怒，而帝信任安石愈專。太皇太后曹氏嘗乘間語帝曰：「祖宗法度，不可輕改，吾聞民人甚苦青苗助役，宜罷之以順天下之意。」帝曰：「此法正所以利民，非苦之也。」后曰：「王安石誠有才學，然怨之者衆，欲保全之，不若暫出之於外。」帝曰：「羣臣惟安石能爲國家任事，奈何去之！」時帝弟岐王顥在側，因進曰：「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，不可不思。」帝怒曰：「是我敗壞天下耶！汝自爲之，何如？」顥泣曰：「何至是，皆不樂而罷。」久之，太后復流涕謂帝曰：「安石亂天下，奈何？」於是帝意始搖動矣。會天大旱，監安上門鄭俠，繪所見爲流民圖上之，帝見人民羸愁疾苦，身無完衣，或茹木實草根而身被鎖械者，因大感悟，安石不自安，固請去位，乃以觀文殿大學

韓絳傳

法 呂惠卿
護法

手實法

王安石
復相

士出知江甯府。安石既去，呂惠卿等使其黨變姓名，日投匭留安石。安石感其意，因乞令韓絳代己，而以惠卿佐之。二人守安石成規，不少失。時號絳爲「傳法沙門」，惠卿爲「護法善神」。惠卿以當時免役出錢或未均，乃創爲手實法行之。於是民間尺椽寸土，撫括靡遺，至鷄豚亦遍抄之，而民不聊生矣。初，惠卿迎合安石，驟至執政，既得志，忌安石復相，遂欲逆閉其途。凡可以害安石者，無所不用其智。安石聞而怨之，絳處中書，數與惠卿爭論，度不能制，密請帝復相安石。帝亦漸覺惠卿之奸，乃召安石。安石承命倍道而進，七日至汴京。然帝之任委，不復如前日之專矣。逾年亦罷，自此遂不復用。繼之者雖非安石黨人，然以帝意在新法，無敢言其非者。安石至哲宗元祐初始卒，諡之曰文。

評

安石新法之行，世人頗多詬病，然平心論之，宋室積弱已歷百年，不變法，將不可以立國，荆公之議行

新法，自出於不得已，其所以失者，在不能藏富於民，而欲取天下之財悉歸之政府；又不明三代政體，絕異後世，而欲以周官之法度，行之今日；舉民間之生計，而一切主之以官，且誤信儒者大同理想之說，猥欲均貧富而抑豪強，貧者未蒙其福，而富者已先病矣。此其所以失也。安石以新進之臣，氣誼未孚於同列，而驟

蘇軾因
詩託諷

爲子孫
得兩宰相

欲行非常之改革，一時所謂君子，與安石以學行同聲氣者，既羣起相爭，安石不能虛心商榷，而必欲立見施行，求諸同志而不得，則新進傾邪之士，迎其機而附和之，安石急不能擇，遂舉新政之大謬，付之此輩，此輩乃得假新法以營私厲民，而天下騷然矣。至哲徵以後，章惇蔡京之徒，假紹述之名，以害異己之賢，而行聚斂之政，遂以亡國，固安石之所不及料者，論史者悉舉其罪以蔽之安石，豈通論哉！

六 新舊黨之競爭四

蘇軾詩獄，亦新舊黨競爭之一事也，新黨既失敗，舊黨漸活動，元豐時，蘇軾由徐州徙知湖州，上表稱謝，又以新政有不便民者，不敢顯言，乃因詩託諷，以冀有益於國。中丞李定，御史舒亶摘其語，以爲訕謗，因論軾自熙甯以來，作爲文章，無非怨望君父，交通戚里，遂逮軾赴御史臺獄。定等取軾所撰詩文，字句鍛鍊，卽流連風景之辭，亦以爲誹謗時事，羅織久之，且多引名士，欲置之死。太皇太后方不豫，聞之，語上曰：「嘗憶仁宗制科試士，得軾兄弟，喜曰：『吾爲子孫得兩宰相矣。』」今聞軾以作詩下獄，得非仇家欲中傷之乎！捃摭至於詩，其過微矣。」上曰：「謹受教。」會吳充爲軾營救甚力，上意稍解，王安石之弟安禮從容言曰：「自古大度之君，不宜以語言文字罪人，恐後世謂

爲卿賈之

李定

鮮于侁

陛下不能容才。」上曰：「朕固不深譴也，行爲卿賈之矣。」卿第勿漏言，軾方賈怨於衆，恐言者緣以害卿也。已而獄具，軾卒得輕比，貶黃州團練副使，舒亶又言「駙馬都尉王誥輩公爲朋比，固無足責，若司馬光、張方、平、范鎮、陳襄、劉摯，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，而所爲若此，可置而不誅乎？」上不答。大獄始得解，軾之自湖就逮也，親朋皆不敢通問訊，道出揚州，鮮于侁往見之，臺吏不許通，或曰：「公與軾相知久，其往來文書音問，悉宜焚之，不然，且獲罪。」侁慨然曰：「欺君負友，吾忍爲之耶？以忠義分譴，是所願也。」既而亦以朋黨坐貶。李定居官廉正，治家孝友，歷官所得任金，悉以與亡兄之子。卒之日，家無餘貲，諸子無以自存，徒以劾軾故，遂爲清議所不齒。

附記

軾繫臺獄時，王珪舉軾詠檜詩奏帝云，軾詩有「根到九泉無曲處，世間惟有蠶龍知」句。陛下飛

龍在天，而軾欲求之地下之蠶龍，非不臣而何。帝曰：彼自詠檜耳，何預朕事，遂得輕比。

註

①【元豐】神宗年號。②【徐州】今江蘇銅山縣。③【湖州】今浙江吳興縣。④【熙甯】

神宗年號。⑤【戚里】指附馬都尉王誥言。⑥【黃州】今湖北黃岡縣。

七 王韶河州之役

王韶

平戎三策

安石奇其言

王韶大破諸羌

踏白城之敗王韶救河州

神宗有經營天下之志，而一時士大夫，狃於重文輕武之習，以軍旅爲粗材，將帥之臣，無一人足當上意，其稍有聲績可紀者，王韶一人而已。韶字子純，江州人，少有大志，第進士，棄官，客游陝西，訪采邊事。熙寧元年，詣闕上平戎三策，其略以爲欲取西夏，當先復河湟；欲復河湟，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羌；今諸羌瓜分，莫相統一，此正可合并而兼撫之，諸種旣歸，則河西在吾掌中矣。時王安石爲相，奇其言，召問方略，遂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。蕃部俞龍珂，在青唐最大，渭源羌與夏人常羈縻之，諸將議先致討，韶因按邊，引數騎，直抵其帳，爲諭成敗，遂留宿焉。明日，兩種皆遣其酋豪，隨韶以東。久之，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。韶又言秦鳳至渭源，良田不畊者萬頃，願置市易司，頗籠商賈之利，取其贏以治田。韶從其言，韶遂引兵城渭源堡，大破諸羌族，降其部落二萬帳。遂建熙州，合熙河，洮岷，爲一路，而以韶爲熙河路經略安撫使。六年七月，韶進取河州，穿山入洮州境，鳥道阻隘，釋馬徒行，軍行五十有四日，深入千八百里，得州五。韶方入朝，而景思立敗軍於踏白城，賊攻河州亟，韶急馳還熙，熙方城守，命撤之，選勝兵，得二萬人，乃直叩定羌城，破結河族，斷夏人來援之路，進臨甯河，分命偏師，入南山。

羌會乞降

賊知援絕，拔柵去。韶還熙州，以兵循西山，繞出羌後，焚其族八千帳，羌會賄征窮蹙，乃乞降。韶以功入爲樞密副使。韶起書生，而用兵有機略，臨出師，召諸將，授以方略，不復更問，每戰必捷。嘗夜臥帳中，前部遇敵，矢石已交，呼聲震山谷，侍卒皆股栗，而韶鼾睡自如，人服其量。終宋世儒臣治兵者，莫之或過也。子厚，少從父學兵法，曉暢西事，亦能以功名自顯。

〔譯〕 王韶將略尙優，故每戰克捷，至矢石及帳，而鼾睡自如，或其指揮已定，藉此以示鎮靜，因不致有意外虞耳，若漫無設施，賊至而高臥不起，其不束手就斃者幾何。

〔註〕

①【江州】今江西九江縣。

②【河湟】謂自甘肅武威以南，黃河湟水兩流域之地，唐末沒於吐

蕃。

③【青唐】今甘肅西甯縣，宋初屬吐蕃。

④【渭源】今甘肅渭源縣。

⑤【熙河路】治熙州，今

甘肅狄道縣。

⑥【河州】今甘肅導河縣。

⑦【洮州】今甘肅臨潭縣。

⑧【鳥道】謂其地險絕，走

獸無蹤，特上有飛鳥之道耳。

⑨【踏白城】在甘肅導河縣西北。

⑩【定羌城】在今導河縣南。

⑪

【臨甯河】砦名，亦在導河縣南。

八 宋遼疆界之爭

劉呂之
外交

沈括使
遼

割地界
遼

熙甯七年，遼人復來爭代州界，上遣劉忱、呂大忠往議。忱面辭，奏曰：「臣考核樞府文據，本朝并未侵遼人尺寸地，臣既奉命出使，當以死拒之。」既行，上手敕曰：「遼理屈必忿，卿姑如所索與之。」忱抗不奉詔。忱至邊，與遼使蕭素等會於大黃平，素自據主席，大忠卻之，乃移次。遼指蔚、應、朔三州分水嶺土隴爲界，忱等與之行視，無土隴，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，顧凡山皆有分水嶺，相持久之不決。遼欲以北亭爲界，而索代州黃崑之地，復遣蕭禧來議。上與王安石議，將從其請。大忠固爭曰：「果如所請，必將失地數百里，彼遣一使來，卽與地數百里，若盡索關南，亦與之乎？」上復遣沈括與議。括取地圖與禧辨，禧意始屈。旣而括偕禧至遼庭，遼相楊益戒來就議。括之行也，得先朝地訟之籍數十，預使吏士誦之，益戒有所問，則顧吏舉以對，益戒無以難。謾曰：「數里之地，不忍而輕絕和好乎？」括正色曰：「師直爲壯，曲爲老，北朝棄先君之大信，以威用其民，非我朝之不利也。」凡六會，遼人知不可奪，遂舍黃崑而以大池請。帝問於王安石，曰：「將欲取之，必姑與之。」於是詔許其請，以分水嶺爲界，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地界遼。凡東西失地七百里，遂爲異日兵爭之端。括自遼還，圖其山川險易，

契丹圖抄

角射馳騎

道途迂直，風俗之純瀋，人情之向背，爲契丹圖抄上之。自是中國士大夫，始知北徼情實。括博學於天文地志律歷醫算，無所不通。宋儒之經世家也。嘗知延州，命糜市良家子角射馳騎，有軼羣之能者，自起酌酒以勞之。邊人驩激，彎弓傳矢，唯恐不得進，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人，皆補中軍義從，威聲雄它府。

沈括力爭地界，其言侃侃整整，不減富弼。安石輕於割地，謾以欲取姑與爲詞，試思爾時邊備日弛，其勢已難復振，所謂欲取者安在，而所失已多矣。苟安目前，而不知遠計，乃宋君臣之通病。而王安石復強詞奪理以文其好，其謬妄尤不可勝誅也。

註

①【代州】今山西代縣。

②【大黃平】在代州界。

③【蔚應朔】蔚州，今直隸蔚縣，應州，今山

西應縣，朔州，今山西朔縣。

④【分水嶺】因江河之流域假定一線，以圖區劃界域之便利者，謂之分水

線，以山嶺定分水線者，則此嶺謂之分水嶺。

⑤【北亭】在代州南。

⑥【黃嵬】山名，在今山西崞縣，

西南接甯武縣界。

⑦【地訟】謂民間爭地之訟詞。

⑧【大池】在代州界。

⑨【延州】今陝西膚

施縣。

九 交趾之開釐

交趾始自立國

交人入寇

蘇緘死節

趙高招討

郭達立異

自唐末五代，中原擾攘，不暇南顧，交趾始自立爲國。宋祖既平南漢，交裔稱臣入貢，未能征討，因而撫之。越裳北戶之墟，遂不復爲中國土矣。故事廣西緣邊，屯北兵二十指，揮交人畏之。及劉彞知桂州，奏罷之，又妄謂安南可取，乃大治戈船，遏絕互市。交人疑懼，遂分三道入寇，一自廣府，一自欽州，一自崑崙關。連陷欽廣兩州，進圍邕州。知州蘇緘悉力固守，外援不至，城遂陷。緘曰：「吾義不死賊手。」亟還州廨，闔門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，藏尸於坎，乃縱火自焚。城中人感緘之義，無一人從賊者。交人盡屠其民，死者五萬八千餘口。賊既得志，馳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，窮困生民，今出兵欲相拯濟。事聞，以趙高爲招討使，宦者李憲爲副，將兵討之。高與憲議事不合，上因問孰可代憲。高言郭達老於邊事，願以爲使，而已副之。上從其請。達既至，輒與高立異。高欲乘兵形未動，先撫輯兩江峒丁，擇壯勇，啖以利，使招來攜貳，墮其腹心。然後以大兵繼之，達不聽。高又欲三路並進，出賊不意。達亦不可。賊遂據富良江，列船數百，官軍不得濟。高分遣將士，伐木治攻具，機石如雨，蠻艦皆壞。徐以罷卒誘敵，設伏擊之，斬首數千級。賊窮蹙乞命。時兵夫三十萬人，冒炎暑涉瘴地，死者過半。大軍距交州城，纔三十里。

交會謝罪

隔一水不得度，逵怍於玩寇，移疾先歸。交會李乾德遺使上表謝罪，詔歸其所掠。治劉彝開釁之罪，安置隨州。

註

①【交趾】即今安南國。

②【越裳】古國名，在安南南部。

③【北戶】南荒之國，即今安南之

順化等處。

④【桂州】今廣西桂林縣。

⑤【廣府】今廣東番禺縣。

⑥【欽州】今廣東欽縣。

⑦

【崑崙關】在今廣西邕甯縣東北崑崙山上。

⑧【邕州】今廣西邕甯縣。

⑨【露布】古者用兵獲

勝，上其功狀於朝，謂之露布。

⑩【峒丁】募峒蠻為兵役也。

⑪【富良江】一名瀘江，在今安南國都

北，其上流即雲南之瀾滄江也。

⑫【交州】屬今安南河內省。

⑬【隨州】今湖北隨縣。

十 西夏之開釁一

亂西夏內

種諤請用兵

孫固請息兵

初夏主諒祚卒，子秉常幼弱，母梁氏為政。其大將李清，本中國人，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，梁氏知之，遂殺清而幽秉常。知慶州俞充知上有用兵意，乃奏請興師問罪。上然之，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大舉西征，召鄜延副總管種諤入對，諤至，大言曰：「夏國無人，秉常孺子，臣往挈其臂以來耳。」上壯其言，決意出師。孫固諫曰：「用兵易，息兵難，不可不慎。」上曰：「夏有衅，不取則遼人先我而為之，時機不可失也。」固曰：「然則孰為

李憲出師分道並進

高遵裕嫉功

靈州之敗

陛下任此事者？」上曰：「李憲」固曰：「伐國大事，而使宦者爲之，士大夫孰肯爲用耶？」上不悅。於是李憲出熙河，种諤出鄜延，高遵裕出環慶，劉昌祚出涇原，王中正出河東，分道並進；又詔吐蕃首領董戩會師，憲總熙秦七軍，及吐蕃兵，破夏人於西市，進復蘭州，請建爲帥府。既而种諤克米脂，高遵裕復清遠軍，王中正至麟州，渡無定河，循西岸北行，沙磧蓄水，士馬多陷沒，軍食漸不繼。中正恥無功，乃入於宥州，夏人棄城走河北，城中遺民僅百餘，官軍無所得，中正慚，遂屠其人，掠牛馬以充食。初夏主母梁氏，聞有宋師，問策於諸將，少壯者俱請戰，一老將獨曰：「但堅壁清野，縱其深入，聚勁兵於靈夏，而分遣輕騎抄其餽運，可不戰而困也。」梁氏從之。宋師遂困，已而劉昌祚進薄靈州城，兵幾入門矣，高遵裕嫉其功，馳使止之，及遵裕至，城中守備復完，圍攻十八日不能下，夏人決黃河灌之，又抄絕糧道，士卒凍餓死者無數，遂大潰而歸。時諸將皆會靈州，獨李憲不至，及師敗，帝貶遵裕等官，而釋李憲不罪。憲上再舉之策，復詔以爲涇原安撫制置使，知蘭州。

註

①【慶州】今甘肅慶陽縣。

②【熙河】今甘肅狄道縣。

③【鄜延】今陝西膚施縣。

④【環

慶今甘肅慶陽縣。 ⑤〔涇原〕今甘肅平涼縣。 ⑥〔河東〕今山西代縣。 ⑦〔蘭州〕今甘肅皋蘭縣。 ⑧〔米脂〕今陝西米脂縣。 ⑨〔清遠軍〕在今甘肅。 ⑩〔麟州〕今陝西神木縣。 ⑪〔無定河〕在神木縣西，以潰沙急流，深淺不定，故名。 ⑫〔宥州〕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前旗。

十一 西夏之開釁二

沈括請
城橫山

徐禧自
城永樂

种諤出師既無功，於是知蘭州沈括，請城橫山，以瞰平夏，使虜不得絕磧爲寇。諤上其策，並言橫山延袤千里，多馬宜稼，人勁悍善戰，且有鹽鐵之利，夏人資以爲生，今當城銀州，次及宥、夏、鹽三郡，則橫山強兵戰馬，山澤之利，盡歸中國，俯視興靈，足以覆虜巢穴，上遣給事中徐禧往察形勢，禧至延州，乃盡變諤議，上言銀州形勢不如永樂，上從禧議，諤固爭，以爲不可，禧怒變色曰：「君獨不畏死乎？」諤曰：「城之必敗，敗則死，違節制亦死，死於此，猶愈於喪國威而淪異域也。」禧知不可屈，乃自帥師往城永樂，而留諤守延。元豐五年，九月，城成，禧還米脂，留曲珍以兵萬人守之。永樂接宥州，附橫山，夏人必爭之地也，禧去，賊卽來攻，禧聞之，欣然曰：「彼若便來，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。」遂與內侍押班李舜舉將兵赴之，既入城，夏人乃傾國而至，號三十萬，登城西望，

永樂之戰
鐵鷁子

馬糞汁

永樂城陷

高永能死節

深悔用兵之非

不見其際，大將高永能請及其未陣擊之，禱曰：「王師不鼓不成列，乃以萬人陳城下，夏人縱鐵騎渡水，或曰：『此名鐵鷁子，當其半渡擊之，乃可以逞，縱使渡河，不可當也。』」禱又不聽，官軍遂大敗，夏人進圍永樂，永樂危急，詔李憲督兵往救，而夏人圍城厚數里，且據其水砦，將士晝夜苦戰，城中乏水，已數日，渴死者大半，至絞馬糞汁飲之，夏人蟻附登城，皆裹創力戰，曲珍度不可支，請禱乘兵氣未竭，潰圍而出，禱不聽，會大雨，夏人環城急攻，城遂陷，永能歎曰：「吾結髮從戎，戰未嘗挫，今年已七十，常恨無以報國，此吾死所也。」遂力戰而死，禱及李舜舉、轉運使李稷，皆死於亂軍中，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，沈括、种諤奏敗狀，至上，涕泣悲憤，爲之不食者累日，自熙甯開邊以來，凡得夏葭蘆、吳堡、義合、米脂、浮圖、塞門、六堡，而靈州永樂之役，官軍熟羌義保死亡六十萬人，錢粟銀絹不可勝數，上始知邊臣不足任，深悔用兵之非，無意西伐，專與夏和，而夏人亦力竭，不復能深入爲寇矣。

不鼓不成列，宋襄已誤於前，徐禱不窺覆車之轍，轉引以拒高永能之諫，愚孰甚焉，然其率爲此語，非

特輕妄寡謀，實嫉永能之謀之非由己出耳，其後又不聽曲珍半濟之言，以至喪敗，禱雖死，有餘罪矣。

註 ①【蘭州】今甘肅隴縣。 ②【橫山】山名，在陝西北境，綿亘榆林道，其故城在今橫山西。 ③

【平夏】卽夏州，今陝西橫山縣。 ④【銀州】今陝西米脂縣。 ⑤【宥夏鹽】宥，在今鄂爾多斯右翼

前旗，夏，今陝西橫山縣，鹽，今甘肅鹽池縣。 ⑥【興靈】興州，靈州，今甘肅寧夏靈武兩縣。 ⑦【延州】

今陝西膚施縣。 ⑧【永樂】在今陝西米脂縣西。 ⑨【元豐】宋神宗年號。 ⑩【米脂】今陝西米

脂縣。 ⑪【葭蘆】在今甘肅武都縣東南。 ⑫【吳堡】在今陝西葭縣。 ⑬【義合】在今陝西綏德

縣東。 ⑭【浮圖】在綏德縣西北，與米脂接界。 ⑮【寨門】在今米脂縣西南。

十二 西南之開疆

初，帝既用王安石，行新法，因思用兵，以威四夷。會湖北提刑趙鼎，上言峽州峒酋，刻剝無度，蠻衆思內附，辰州布衣張翹，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，北江彭氏，有州二十，業已歸誠。南江諸蠻，有向舒田諸氏，向氏有州五，舒氏有州四，田氏亦有州四，俱在湖南北一帶，帝遂詔章惇察訪荆湖北路，經制蠻事。湖北向氏舒氏，各以其地歸順，獨田氏桀驁難制，惇進兵擊平之，遂至湖南。湖南梅山峒蠻蘇氏，自古未嘗通朝貢，其地東接潭，南連邵，西邊辰，東隣鼎澧，惇宣示威信，其酋率衆來降，籍其民凡一萬四千八百餘戶，得

南江諸
峒悉平

熊本平
瀘夷

西南悉
平

腴田二十六萬餘頃，因築城置縣，南江諸峒悉平，以其地置沅、靖、等州。湖湘既定，乃事滇黔，初熊本嘗通判戎州，習夷中事勢，既而瀘夷作亂，詔本往措置，故事夷人擾邊，必介鄉豪爲嚮導，本至，以計擒之，悉梟之瀘水上，徒黨股栗，願矢死自贖，本因率軍進討，盡平諸部，籍其丁口土田，於是蜀南諸夷皆願世爲漢官，本還，上勞之曰：「卿不傷財，不勞民，一旦去百年之患，至於檄奏詳明，近時鮮儷，眞文武材也。」因賜三品服，未幾，渝州南川獠復叛，仍詔本安撫，本營於銅佛壩，大破獠衆，其酋木斗，舉漆州地五百里來歸，爲四砦九堡，建銅佛壩爲南平軍以治之，西南悉平，詔本還，知制誥，本以侍從文臣，而將兵深入不毛之地，摧陷廓清，使西南半壁永無邊患，其幹略必有大過人者，宋史於熙豐諸臣之勞勩，皆沒而不書，遂使後人無繇攷見也，可勝惜哉！

神宗之用兵也，敗於西北，而大勝於西南，粵西滇黔間，深林密箐，苗蠻所窟穴，至今皆列於職方，同我文化，比於內地者，神宗之功也。宋後儒者，以開導爲大戒，遂并其豐功偉烈，而一概沒之，非公論矣。章惇蒞荆湖三月，卽能招撫梅山峒蠻，尋又平南江州峒，其才略亦有可取。若僅任以馳驅禦侮，未嘗不可稍收成效，及延至輔弼，則貽譏覆餗，蓋才有餘而德不足，性復陰險叵測，所謂小人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此也。若

熊本以待從文臣，而能將兵，深入不毛，使西南半壁，永無邊患，宋史乃沒而不書，可怪也已！

註

○【職方】官名，謂主四方者。○【峽州】今湖北宜昌縣。○【辰州】治今湖南沅陵縣。○

【梅山峒】有上下二峒，在湖南安化縣者曰下梅山，在新化縣者曰上梅山。○【潭】今湖南湘潭縣。

○【邵】卽邵陽，今湖南寶慶縣。○【辰】卽辰州。○【鼎澧】鼎，今湖南常德縣，澧，今湖南澧縣。

○【沅靖】沅，今湖南芷江縣，靖，今湖南靖縣。○【戎州】今四川馬邊縣。○【瀘夷】居瀘水之

蠻，在瀘州，今四川瀘縣。○【渝州】今四川巴縣。○【南川】今四川南川縣。○【銅佛壩】在南

川縣南，地有金銅佛像二，相傳爲唐明皇所鑄。○【綦州】在今四川綦江縣南。○【南平軍】今四

川巴縣南至貴州遵義縣地。

第七章 哲徽之黨禍

一 高太后之臨朝

哲宗

太皇太后
臨朝

神宗在位十八年而崩，太子煦卽位，改元元祐，是爲哲宗，哲宗時十歲，太皇太后高氏臨朝聽政，后神宗之母也，旣聽政，戒中外無苛斂，以寬民力，事由中旨，宰執弗與聞也。蔡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，因上言請復高遵裕官爵，遵裕后從父也，太后怫然曰：「

蔡確悚栗
司馬相公

司馬光
爲相

以母改
子非改
父子

遵裕靈武之役，塗炭百萬；先帝中夜得報，環榻而行，終夜不能寐，馴致大故，得免刑誅。幸矣！吾何敢顧私恩，而違天下之公議乎？」確悚栗而退。司馬光自洛入臨，於是光居洛十五年矣。田夫野老，皆號爲司馬相公。婦人女子，皆知其爲君實也。既至京，衛士見之者，皆以手加額，所至民遮者聚觀，至馬不能行。曰：「公無歸洛，留相天子活百姓。」光懼，亟請還。太后遣中使慰勞，問以爲政所先。光請先開言路，詔榜示朝堂。於是上封事者以千數。既而太后決意相光，詔起光知陳州。過闕，適王珪卒，遂留光爲門下侍郎。是時新法，自呂惠卿、蔡確之徒，變本加厲，已非復安石所議之舊，大爲民害。天下之民，皆引領拭目以觀新政，而議者執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爲辭。光曰：「先帝之法，其善者，百世不可變也；若惠卿輩所建，爲天下害者，改之當如救焚拯溺。况太后以母改子，非以子改父也。」衆議乃少止。

註 ①【君實】司馬光字。 ②【封事】人臣上書，或奏狀，慮有宣洩，則覆封以進，謂曰封事。 ③【陳

州】今河南淮陽縣。

二 司馬光罷新法

中國相
司馬矣

悉罷新
法

蔡京獨
如約

國事付
公

司馬光
卒

司馬光之相也，遼人聞之，敕邊吏曰：「中國相司馬矣，勿輕生事。」開邊衅，其爲隣邦所重如此。光既執政，未及一年，悉罷熙寧以來所行保甲、方田、青苗、均輸、保馬、免役諸新法，中書舍人蘇軾言免役法有五利，不可罷，光不以爲然，悉除之。詔罷免役，復差役，限期五日，同列病其太迫，蔡京知開封府，獨如約，悉改畿縣，無一違者。詣政事堂言之。光喜曰：「使人人奉法如君，何不可行之有。」光爲相時，已得疾矣。嘗語同列呂公著曰：「光以身付醫，以家事付愚子，惟國事未有所託，今以付公。」光爲相年餘，兩宮虛己以聽，光自以諫行言聽，欲以身徇社稷，躬親庶務，不舍晝夜，賓客見其體羸，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。光曰：「死生命也。」爲之益力，病革，諄諄語如夢中，皆朝廷天下事也。及薨，太后哭之慟，與上臨其喪，賜諡文正。宋世諡文正者四人，論者謂范仲淹與光爲能稱此諡。京師之民，聞光薨，皆罷市往弔，有鬻衣致奠者。京師人畫光像刻印以售，家置一本，飲食必祝焉。光既卒，呂公著獨爲上相，而呂大防、劉摯諸人皆爲執政。初，司馬光嘗約戰國至秦二世，如春秋左氏傳體，爲通志以進。英宗悅之，命續成其書，就崇文殿開局，許自辟官屬，得借龍圖天章二館，祕閣書籍，給御府筆墨，繒帛及御前錢。

以供果餌，命內侍爲承受。光遂與劉攽、劉恕、范祖禹及子康從事編纂，至神宗時始成，賜名資治通鑑，製序文賜之。會光出知永興軍，以衰病乞閒，乃差判西京留司，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。前後六任，許以書局自隨。光於是徧閱舊史，旁采小說，抉摘幽隱，較計毫釐，上計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，下訖五代之末；又略舉事目，年經月緯，以提要鉤元爲目錄三十卷，參考羣書，評其同異，爲攷異三十卷，合正書爲三百五十四卷，歷十九年而後成，至元豐七年始奏上之。其文章莊嚴，事實精確，誠編年體之鉅製也。

〔評〕 差役之復，限期五日，同列難之，而蔡京獨如約，光以爲能，而不知其奸也。蓋嘗論小人必有濟惡之才，當其初起下僚，謁智慮以赴公，自非庸碌者所及，未嘗不可藉以集事，及得志在位，逞其伎倆，肆意以行姦欺，竊威福，流毒無所底止，非一人而前後其轍也。蓋其始尙受制于人，繼乃獨行其意，同是才力，而所用不同，故正人每爲其所愚而不覺，光此時之于京，猶前此之于安石也。孔子所以有小知大受之戒，觀人者其亦慎所取哉。

三 洛蜀朔之分黨

哲宗之初立也，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，頤在經筵，以禮法自持，每進講，顏色甚莊，隨事

蘇軾
頤
程頤

洛黨
蜀黨
朔黨
君子無
黨論

諷諫，上頗苦之。蘇軾謂其不近人情，深嫉之。每加翫侮，由是頤門人賈易、朱光庭等，積不能平。因劾軾試館職策問謗訕，軾因乞補外。御史呂陶言：「臺諫當循至公，不可假借事權，以報私隙。」司諫王覲亦言：「軾命題失辭，其事小，若悉考同異，深究嫌疑，則兩歧遂分，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，非國家之福也！」太后然之。范純仁亦言：「軾無罪，遂置不問，會上患疹不出，頤詣宰執問知否？且曰：「上不御朝，太后不當獨坐，人主有疾，大臣可不知乎？」翌日，宰相以頤言問疾，由是大臣多不悅頤。胡宗愈、孔文仲、顧臨等，連章詆頤，不宜在經筵，乃罷頤管勾西京國子監。時呂公著當國，羣賢咸在朝，各以類相從，於是有洛蜀朔三黨之語。洛黨以頤爲首，朱光庭、賈易輔之；蜀黨以軾爲首，呂陶、孔文仲等輔之；朔黨以劉摯、梁燾、王巖叟、劉安世爲首，而輔之者尤衆。唯呂大防爲秦人，龔直無所黨，既而事聞於上，上以問胡宗愈，宗愈對曰：「君子指小人爲好，則小人必指君子爲黨，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，則黨禍消矣！」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，然門戶既成，雖賢者亦無如之何也。

評

元祐初年，熙豐用事之臣，斥逐在外者，方覲覲朝廷有事，而諸賢不能同心協力，思患豫防，顧乃樹黨。

分朋自相排擊。洛蜀朔三黨之爭，適爲章惇曾布輩驅除之藉也。空穴來風，可勝慨哉。抑又聞之，從來黨援門戶之習，率由君子小人互相攻訐，如薰蕕冰炭，氣味自爾差池，未聞正人同處，亦彼此分樹標幟者。若洛蜀諸黨，實可異焉。其始不過小有爭執，積不能平，漸至岐異，授之聖人和同羣黨之說，均未有當也。昔人作宛轉曲論，同室操戈之非，有云：「顧廚清流禍自取，程蘇何事相爾汝。」不能不爲諸君子致詰耳。

註

○【元祐】哲宗年號。

○【熙豐】熙甯元豐也，並神宗年號。

四 哲宗之親政

元祐比隆嘉祐
呂大防調停之策

司馬光卒後，呂公著亦相繼薨逝，於是呂大防、范純仁並相，而孫尚、劉摯、王存、胡宗愈並爲執政。大防樸厚淳直，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，忠厚革士風，二人戮力同心，以相王室。太后復盡心委之，故元祐之治，比隆嘉祐。時黨論方興，熙豐之黨爭起邪說，以搖撼在位。呂大防劄摯憂之，欲稍稍引用，以平宿怨，謂之調停。太后疑未能決，御史中丞蘇轍因召對，力言其不可，退復上疏：「謂親君子遠小人，則主尊而國安，未聞以小人在外，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，以自遺患也。」疏入，調停之說遂已。時哲宗年幼，諸臣言事紛紜不已，但取決於太后，帝雖有言，或竟無人應答，帝積不能平。元祐八年，高太后崩，

哲宗親政

范祖禹
上疏言事

經世之
文

帝始親政，頗欲有所改作。於是中外洵洵，人懷顧望。范祖禹慮小人乘間扇惑，乃上疏曰：「陛下方躬攬庶政，延見羣臣，此國家隆替之本，宗社安危之機，生民休戚之端，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，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，可不畏哉！先后有大功於宗社，有大德於生靈，九年之間，始終如一，然羣小怨恨，亦不爲少，必將有以改先帝之政，逐先帝之臣爲詞，以事離間者，不可不察也！惟剖析是非，深距邪說，有以奸言惑聽者，付之典刑，懲一人以警衆慝，則朝廷安而國是定矣。此等既誤先帝，又欲誤陛下，天下之事，豈堪小人再破壞耶？」時蘇軾方具疏將上，及見祖禹奏曰：「經世之文也。」遂附名同進，而毀已疏草，疏入不報。

〔註〕

史稱宣仁太后，臨朝九年，朝政清明，華夏綏靖，人以為女中堯舜；又謂太后有疾弗豫，呂大防、范純仁等入問疾，太后曰：「試言九年間，曾施恩高氏否？只爲至公，一男一女，病且死，皆不得見！」言訖泣下，又曰：「老身沒後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，宜勿聽。公等亦宜早退，令官家別用一番人，乃呼左右賜社飯，曰：明年社飯時，思量老身也。」既崩，紹述議起，果如太后言，云云。蓋嘗攷之，以宣仁之賢，意其彌留之際，必深屬大臣，公忠體國，以輔少主，卽慮哲宗他日之蔑棄老成，更張新政，則當并召哲宗，面諭以防微杜漸之道，克全命

名斯爲合理，乃對諸臣丁寧嗚咽，勸以早宜引退，是全爲私，絕不類其平日之所行矣。諸臣非不明大義者，尙何忍洩之於人，傳之於後，且隱然啓人以阿附之嫌哉？是蓋出于史家附會之說，不可信也。

五 紹述之議起

楊畏首
創紹述

呂大防
罷

復章呂
官爵

哲宗既親政，而紹述之議起，倡之者爲殿中侍御史楊畏，初畏以附呂大防，超遷禮部侍郎，及是大防爲太后山陵使，甫出國門，畏叛大防，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，以垂萬世，乞賜講求，以成繼述之美。疏入，上卽召見，詢以先朝舊臣，孰可召用？畏遂列上章惇、安燾、呂惠卿等行義，各加品題，且密奏萬言，具陳神宗建立法度之意，與王安石學術之善，乞召相章惇。上深納之，遂復惇、惠卿，及宦官王中正、官爵給事中吳安詩，不書錄黃，中書舍人姚勗不草詔，皆不聽。范純仁奏曰：「太皇太后保佑聖躬，功烈誠心，幽明共鑒，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！」因以仁宗禁言章獻垂簾時事詔書上之，曰：「望陛下稽倣而行，以戒薄俗。」韓忠彥亦言曰：「昔仁宗初政，臺臣多言章獻之非，仁宗惡其激隨，下詔戒飭，陛下能法仁祖之所爲，則善矣。」上並不納。次年，改元紹聖，於是呂大防當國六年矣，羣小莫不怨之。及宣仁祔廟，御史來之邵，首劾大防，請立加斥逐，以破

蘇轍力
爭紹述

范純仁
從容進
諫

紹述局
成

朋黨之漸，大防亦自求去位，上亟從之。既而策試進士，以法度因革爲問，策題中有紹述熙豐之意，蘇轍上疏力爭，上大怒，責轍以漢武比先帝，轍曰：「漢武英主也。」上曰：「卿意但謂武帝窮兵黷武耳，豈英主乎？」上聲色俱厲，轍下殿待罪。范純仁從容進曰：「陛下親政之初，進退大臣當以禮，不可如訶斥奴僕，且轍所論者，事也，時也，非人也。」上怒少霽，而轍竟罷政。及進士對策，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，楊畏覆考，乃悉下之，而以主熙豐者，移置前列，自是紹述之局遂成，而國是大變矣！

○ 哲宗甫親政，而紹述之議即起，於是斥逐元祐舊臣，復行熙豐新法，所異於熙豐者，神宗安石皆以富國強兵爲志，而章惇曾布之流，特藉是以便其報復之私而已。故新法雖行，舉無足矜，其究也，卒致民窮財盡，而宋遂以亡！平心論之，范呂諸臣，不得爲無罪焉。宣仁臨朝九年，哲宗已逾冠矣，使韓琦、文彥博處此，必力請太后歸政，以杜讒閒之萌，羣小雖繁，何自入哉！諸臣僭於遠慮，徒見一時之言聽諫行，而不思後患之可危，唯知有太后，而不知有主上，哲宗之陰懷不平也久矣，故小人離間之謀，得而中之。山陵未畢，而朝局頓翻，非范呂諸人之咎，而誰咎也？

註

○ 紹述之議，即恢復王安石新法，言紹述神宗之政也。

○ 山陵使，掌天子陵塚之官。

○

張商英
十年不
調

章惇入
相協謀
報復

今日壞
盡名節
諸賢貶
竄殆盡

【錄黃】中書省承制畫旨，以授門下省，令宣之，留其所得者爲底，大事奏稟得旨者爲畫黃，小事擬進得旨者爲錄黃。④【章獻】卽仁宗時之劉太后。

六 黨禍之始熾

元祐之初，張商英以與朝論異議，出爲河東判官，十年不調，憾元祐諸臣甚力。至是，召爲右正言，首上疏言，神宗盛德大業，冠絕古今，而司馬光諸人，敢行譏議，翦除陛下之羽翼，擊逐陛下之股肱，天下大勢，岌岌殆矣。今天日清明，誅賞宜正。於是蘇軾以誥詞謗訕，黜知英州，而召章惇入爲左僕射，范純仁以觀文殿大學士，出知潁昌。惇旣得政，引其黨蔡卞、蔡京、曾布、邢恕等，布列要地，任以言責，協謀報復，黨禍益亟。惇嘗言，元祐初，司馬光作相，用蘇軾掌制，文章閎美，所以能鼓動四方。今安得斯人而用之？或曰：「林希可。」一會希知成都，赴任過闕，惇欲使知制誥，逞毒於元祐諸臣，且詔以爲執政，希久不得志，請甘心焉。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，皆希爲之，極其醜詆，至以老姦擅國之語，陰斥宣仁，讀者無不憤歎。一日草制罷，擲筆於地曰：「今日壞盡名節矣！」黨論旣興，諸賢貶竄殆盡，司馬光、呂公著等已故者，皆奪諡追貶，惇等猶不快，於是再行貶黜，呂

范純仁
怡然就
道

蔡京治
獄

就燭焚
麥

大防、范純仁、劉摯、梁燾、蘇軾、蘇轍，皆流嶺南，而韓維等三十人，貶官禁錮有差，縉紳之士，無能脫禍者。純仁當赴永州，聞命怡然就道，時已失明矣。或風其好名，純仁慨然曰：「七十之年，兩目俱喪，萬里遠行，豈其欲哉！但區區愛國之心，有懷不盡，若避好名之嫌，則無爲善之路矣！」惇卞恐元祐舊人一旦復起，日夜與其黨謀，結內侍郝隨爲助，誣宣仁太后，與司馬光等，嘗有廢立之謀。下內侍張士良於獄，使蔡京治之，列鼎鑊刀，鋸以脅之。士良但仰天大哭，呼太皇太后不可誣，皇天后土不可欺而已。京等鍛鍊無所得，則矯爲獄辭，以上，上頗惑之。既而惇卞自作詔書，請廢宣仁太后爲庶人。皇太后向氏方寢，聞其事，遽起，語上曰：「吾日侍崇慶宮，天日在上，此語何從出，汝必欲爲此，亦何有於我！」上感悟，取惇卞奏，就燭焚之。郝隨覘知之，密報惇卞，明日惇卞再具狀，堅請施行。上怒曰：「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廷乎？」抵其奏於地，事乃得寢。未幾，以皇后孟氏爲宣仁所立，亦元祐舊黨，因誣以巫蠱之事，奏帝廢之，新黨之報復，至此可謂極矣。

評

史載宣仁太后之臨朝也，爲哲宗立后，歷選世家女百餘人入宮，而孟氏最賢，遂立之，謂帝曰：「得賢

內助，非細事也。既而嘆曰：「斯人賢淑，惜福薄耳！異日國家有變，必此人當之矣。」及太后崩，帝親政，而劉
僊仔以材色有寵，章悖等因黨派關係，誣以巫蠱事，勸上廢后而立僊仔；其後金人南牧，徽欽二帝，與太子

親王帝姬皇族三千人被擄，而孟后獨以廢居得免；高宗迎立以爲中興之母，一如宣仁言。史家紀此以爲
孟后前後廢立及元祐播遷張本，夫異日之事，宣仁非有神術先知，何以識其然哉？且宣仁若果先識其然，
則世家女百餘人中，豈無一福德兼全者，而必用此福薄之人，以成異日之禍，何爲哉？

註

①【英州】今廣東英德縣。

②【潁昌】今河南許昌縣。

③【永州】今湖南零陵縣。

七 徽宗初政

徽宗

太后聽
政

崔鶻上
疏

韓忠彥
執政

哲宗在位十五年而崩，無子，其弟端王侁嗣位，是爲徽宗，向太后權同聽政，詔求直言。
於是筠州推官崔鶻上疏曰：「毀譽者天下之公議也，故相司馬光，左右以爲奸，而天
下以爲忠；今宰相章惇，左右以爲忠，而天下皆曰奸，此何理哉？」又曰：「小人譬之蛇
蝎，凶忍害人，根乎天性，有觸必發，天下無事，不過賊害忠良，擢陷善類，至緩急危疑之
際，必有反覆賣國，跋扈不臣之心！」疏入，上覽而善之，於是召韓忠彥爲右僕射，而復
范純仁等官爵，徙蘇軾諸人於內郡，陳瓘鄒浩等相繼進用，已故諸臣，如文彥博司馬

龔夫疏
劾章蔡

惇卞罷
黜

徽宗親
政

曾布進
用
亡國禍
成

光等三十三人，悉追復其官。未幾，龔夫上疏劾章惇蔡卞之惡，略謂「昔丁謂當國，號爲恣睢，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；及惇則故老元輔，侍從臺省之臣，凡天下之所謂賢者，一日之間，布滿嶺海；自宋以來，未之聞也。惇之威勢，震於海內，此陛下所親見者；蓋其立造不根之語，文致悖逆之詞，俾朽骨銜冤於地下，子孫禁錮於炎荒，海內之人，憤悶而不敢言，皆以歸怨先帝，其罪如是，尙何俟而不正典刑哉！卞事上不忠，懷奸深阻，凡惇所爲，皆卞發之，望博采至公，昭示譴黜。」同時臺臣亦相繼論奏，乃罷蔡卞蔡京等官，而竄章惇於潭州。曾布者初附章惇，後與惇忤，至是力排紹聖用事之人而去之，太后以爲忠，命爲次相。太后聽政僅七月，徽宗親政，信用曾布，漸進紹述之說；於是建議以爲元祐紹聖均有所失，欲以大公至正，消釋黨朋，詔改明年爲建中靖國，而蔡京童貫相繼進用，由是正邪雜進，馴至小人勝而君子敗，而亡國之禍成矣！

註

○【筠州】今江西高安縣。

○【潭州】今湖南湘潭縣。

八 黨禍之再熾

蔡京入，而韓忠彥曾布相繼罷，京遂致位宰相。京起自逐臣，天下方拭目所爲，而京陽

黨論復
起元祐黨
碑

御書刻
石
安民乞
免鑄字

託紹述之名，箝制天下，而陰實自圖其私，用熙寧條例司故事，卽都省置講議司，自爲提舉，講求熙豐法度，及神宗有志而未逮者，以其黨吳居厚等爲僚屬，取政事之大者，如宗室、冗官、國用、商旅、鹽澤、賦調、尹牧，每一事，以三人主之，凡所設施，皆由是出，而興廢無恆，法制屢變，天下苦之。於是黨論復起，再削司馬光、呂公著、文彥博諸臣官爵，凡蘇氏兄弟及黃庭堅之詩文，皆禁人誦讀，隻字片紙，有收度者，輒至破家，且藉元祐、元符、黨人，禁不得在京差遣，並限制司馬光子弟不得官京師，其禁至南渡後始弛。古今黨禍之烈且久，未有甚於北宋之末者也。方是時，羣賢貶竄，死徒略盡，而蔡京猶未快意，乃與其黨籍宰執侍從餘官內臣武臣等，得百二十人，列其罪狀，謂之元祐黨，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，京復自書之，頒諸郡縣，令監司長吏，廳皆刻石。有長安石工常安民，當鑄字，辭曰：「民愚人，固不知立碑之意，但如司馬相公者，海內知其忠直，而今乃謂之姦邪，民不忍刻也！」府吏怒，欲加之罪，民泣曰：「被役不敢辭，但乞恩免鑄安民二字於碑末，恐得罪後世耳！」聞者媿之。

註

蔡京爲蔡卞之弟，其奸又過於卞，始附王安石以進，及司馬光爲政，則首叛安石，章惇得政，則又首叛

司馬光；御史陳師錫，所謂京卞同惡相濟，誤國迷邦，而京尤好大喜功是也。嘗謂北宋之亡，章惇啓之，而蔡京成之；亂哲宗之政者章惇，亂徽宗之政者蔡京；而引京以致亂者，則曾布也。布之罪，願不更大於京耶！然京父子兄弟，禍國迷邦，卒致宗社邱墟，生靈塗炭，其後雖以誦死，天下猶恨其不正典刑也。

註

①「逐臣」放逐之臣也。

②「條例司」卽熙寧二年所設制置三司條例司，掌經畫邦計議變舊

法，以通天下之利。

③「都省」猶都堂也，隋制，錄令僕射，統六尚書省事，謂之都省。

④「元祐黨碑」

是碑爲徽宗崇寧元年所立，至崇寧五年毀，南宋後，黨人子孫咸以其祖父名列是碑，舉相矜翹，然當崇寧末年，士大夫之脩舊怨者，往往譏爲黨人，附刻碑末，至章惇曾布輩，亦預其列，則所謂黨人者，亦不可爲定評矣！

第八章 宋之亂亡

一 蔡京童貫之禍國

亡宋者，蔡京一人之力，而助之者，童貫也。貫本宦者，爲供奉官，性巧黠，能測上意，先事順承，以故得幸。初上使貫赴三吳，搜訪書畫，留杭累月，蔡京與之游，不舍晝夜。凡所畫屏幃扇帶之屬，貫日以進諸禁中，且附語言，論奏於帝所，由是上屬意京。遂起京知定

蔡京初起
童貫赴
吳

曾布引
京自助

蔡京新
法

蔡京倡
豐亨豫
大之說

童貫置
局蘇杭
朱勔花
石綱之
害

州旋改知大名府。會韓忠彥與曾布不協，布亦謀引京自助，乃召京爲翰林學士承旨，京既入，布遂一意主紹述，請改明年爲崇寧，以示海內，上從之。於是新法復行，直至汴京淪陷始罷。實則其所行者，不但非王安石之新法，抑且非呂惠卿章惇之新法也。京之所主持者，增修聚斂之政，務以侈靡惑人主，動執周官「惟王不會」之說，以劫持天下清議，每言及前朝惜財省費者，必笑爲簡陋，至於土木營造，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。時天下承平，京都帑藏盈溢，遂倡爲「豐亨豫大」之說，恆爲上言，方今泉幣所積，贏五千萬，富足以備禮，利足以廣樂，上惑其說，視財物如糞土，而累朝所儲，於是掃地矣。上嘗語京曰：先帝作小臺，上封事諫者甚衆，朕頗畏之。京曰：事苟當理，多言不足畏也。陛下當享天下之奉，區區何足計哉！上悅其言，乃置應奉司，御前生活所，營繕所，其名雜出，一以奇技淫巧爲程。又命童貫置局蘇杭，造作御器，凡牙角，犀玉，金銀，竹籐，裝畫，糊抹，彫刻，織繡，諸色，曲盡其巧，而材物所須，悉取於民，尤甚者爲朱勔花石綱之害。

〔附記〕 花石綱者，採取民間花石，以貢進朝廷也。先是蘇州人有朱沖者，與其子勔，俱給事蔡京所，京竄其父子名姓於邊軍中，皆得官。至是京以帝留意花石玩好之物，因風沖，密取三吳珍異以進，初致黃楊三本，

上悅之；其後歲歲增加，舳艫相銜於淮汴，號之曰「花石綱」。更命勳領蘇杭應奉局，及花石綱事，勳指取內帑，如囊中物，每支給，動以數千百萬計，於是搜巖剔穴，無微不至；凡士庶之家，一石一木，稍堪悅目者，即部領健卒，直入其家，用黃封標識，使其家護視之，微不謹，即被以大不敬之罪，而破其家。及發行，必撤屋壞垣以出；士大夫家中，不幸有一物小異者，輒相弔，指爲不祥，變夷之，惟恐不速；民預是役者，至鬻賣子女，以供其須，剽山罄石，程督慘刻，雖在江湖不測之淵，百計取之，不得不止。至截諸道糧餉綱，旁羅商船，揭所貢標其上，桅師舟人，倚勢恣橫，道路側目，大江之表，人人思亂矣。

註

①【三吳】吳興、蘇州、會稽爲三吳。

②【杭】今浙江杭縣。

③【定州】今直隸定縣。

④【大名府】今直隸大名縣。

⑤【汴京淪陷】謂金人陷汴都，廢二帝北去時。

⑥【惟王不會】周禮天官，國家財用，皆有會計，惟王及后世子之衣服食酒等，皆不會計。

⑦【豐亨豫大】易豐亨，王假之，又有大

而能謙必豫，皆以狀君德之隆盛。

⑧【蘇杭】蘇州，今江蘇吳縣，杭州，今浙江杭縣。

二 蔡攸王黼之亂政

蔡京爲相，屢以罪罷，徽宗復屢用之，自三次入相，權勢愈重，其子攸儵，及攸子行，皆爲大學士，儵尙帝女，媵妾亦封夫人，家人厮養，咸至大官。京每侍上，恆以君臣相悅爲

蔡攸預
宮中祕
戲

曹輔抗
疏

蔡京父
子相軋

言，上時乘輕車小輦，頻幸其第，命坐傳觴，略用家人禮。京妻亦出見，京謝表有云：「主婦上壽，請醕而肯從，稚子牽衣，挽留而不卻。」蓋實事也。攸尤有寵於上，進見無時，與宰臣王黼得預宮中祕戲。或侍曲宴，則攸黼著短衣窄袴，塗抹青紅，雜倡優侏儒中，多道市井淫媠謔浪語，以獻笑取悅。攸妻宋氏，出入宮掖，其子行領殿中監，寵信傾其父，攸嘗言於上曰：「所貴爲人主者，當以四海爲家，太平爲娛，歲月幾何，何爲自勞苦耶？」上自政和以來，多微行，始民間猶未之知，及京謝恩表，有一輕車小輦，七賜臨幸」之語。於是邸報傳之四方，而臣僚阿意，無敢言者。正字曹輔抗疏切諫，上得疏，令輔赴政事堂審問。余深曰：「小官何敢言大事。」輔曰：「大臣不言，故小臣言之。」王黼陽顧同列曰：「有是事否？」皆曰：「不知。」輔曰：「茲事雖里巷小民，皆能言之，相公當國，獨不知耶？曾是不知，焉用彼相。」黼怒，奏不重責輔，無以靖浮言，乃竄輔於郴州。京專政日久，公論益不與，上亦浸厭之。攸權勢日隆，遂與父相軋。浮薄者從而間之，父子各立門戶，儼爲仇敵。攸別居賜第，一日詣京，京正與客語，使避之。攸甫入，遽握京手曰：「大人脈勢舒緩，體中得無有不適乎？」俄頃辭去，京語客曰：「此兒欲誣我以疾，而

罷我耳。」居數日，果詔京致仕，其父子相軋如此。

〔註〕宋政壞於門戶，京攸至父子爲仇敵，則倫理絕矣。遽起而握手診視，卽強坐其父之體，有不適，攸之惡幾與梟獍等。尙得齒于人類乎！終兄之臂而奪之食，已爲悖德，攸乃以疾罷其父，則亦孰不可忍。徽宗厭薄蔡京，而任其子相傾軋，既昧移孝作忠之義，且視綱常漸滅，而不知維持，尙何以爲國乎？抑又聞之，徽宗寵任蔡京，一門並居華要，乃至廝養濫竊高官，廢妾亦膺封號。雖漢唐末造，亦未聞有此。在昔藝祖幸趙普第，禮視家人，當時草昧君臣，尙不妨略分，且或別寓深心，後世豈可引以爲法。乃蔡京以主婦上壽，稚子牽衣，公然見之謝表，瀆上悖禮，持大義者，方且非而笑之。史冊乃詔爲實事，無識亦甚矣。

〔註〕○【秘戲】謂男女淫褻之事。○【曲宴】有旨內苑留臣下賜宴，謂之曲宴。○【政和】徽宗年號。○【郴州】今湖南郴縣。

三 方臘宋江之亂

蔡京父子，迭握政權，宰臣王黼又附和之，日導帝爲奢侈之事。又導帝崇信道教，宮觀禱祀諸舉，窮極侈靡，帑藏既竭，苛斂隨之。民不聊生，所在盜起。最著者爲浙江之方臘，及淮南之宋江。臘睦州清溪人，世居清溪縣山中，託左道以惑衆。縣境諸洞，皆山谷幽

浙江方臘

淮南宋江

聖公

童貫平
方臘

張叔夜
平宋江

險，有松杉漆楮之饒，富商巨賈，多往來其地。臘有漆園，造作局屢酷取之，臘怨而未敢發。時吳中困於花石綱之擾，比屋嗟怨。而朱勔愈橫恣，臘因民之怨怒，陰聚貧乏游手之徒，以誅勔爲名，起兵作亂。自號聖公，置將帥官吏，以巾飾爲別。自紅巾而上，凡六等。東南諸州太平久，民不識兵革，聞金鼓聲，卽斂手聽命。不旬日，聚衆至數萬，連陷睦歙二州，又進陷杭州。凡獲官吏，必齧割支解，探其肺腸，以償宿怨。警奏至京師，王黼匿不以聞。於是附者日衆，凶焰大熾。東南震動，淮南發運使，以其狀上，上始大驚，以童貫爲宣撫使，宦者譚稹副之，發諸道兵往討。兵至浙，敗臘於清溪，而臘衆尙二十萬，深據巖窟爲三穴，諸將莫敢先入。裨將韓世忠潛行谿谷間，問田婦得徑，卽挺身仗戈，直前擣其穴，格殺數十人，禽臘以出。辛興宗引兵，截諸洞口，取臘妻子，及僞將相等，五十餘人，送京師斬之。其亂始平。宋江，鄆城人，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，轉掠十郡，官軍莫敢撻其鋒。知亳州侯蒙上言，江才略過人，不若赦之，使討方臘，帝因命蒙知東平，未赴而卒。江聲言將至海州，知州張叔夜募死士，設伏伺其將至，伏發，擒其副賊，江乃降。然自是內亂乃日亟矣！

註

①【清溪】今浙江淳安縣。②【睦歙】睦州，今浙江建德縣，歙州，今安徽歙縣。③【杭州】今

浙江杭縣。④【鄆城】今山東鄆城縣。⑤【亳州】今安徽亳縣。⑥【東平】今山東東平縣。⑦

【海州】今江蘇東海縣。

四 京貫圖遼之議起

蔡京童貫開邊輕敵

謀復幽燕

童貫使遼

蔡京童貫既以縱恣惑帝，又勸之開邊，議復遼，鄆會羌人有謀叛者，乃命童貫監洮西軍，攻拔吐蕃，滄諸州，遂以貫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。夏人攻涇源，更誘吐蕃圍宣威城，戕殺鄆州刺史，貫擊敗其兵，尋復洮州，詔加貫節度使。是時邊臣皆欲乘機邀功，於是王江蠻，涪州夷，安化蠻等紛紛皆求內附，而西北之精兵猛將，盡屬童貫，貫遂以宦者而建節，眞拜三公，且封郡王矣！貫既得志於西羌，遂謂遼亦可圖，因陰建北伐之策。遼自道宗以後，政刑不脩，權奸亂政，國勢漸替，後主天祚帝荒於遊畋，不恤國事，京貫因爲上畫策，恢復幽燕，以竟神宗之志。貫請親使遼，以覘其形勢，乃命鄆居中往賀遼主生辰，而以貫副之，或言以宦官爲上介，不且示敵以國無人乎？上曰：「貫新有平羌之功，契丹亟欲見之，因使覘國策之善者也。」貫至遼，遼君臣皆笑而

馬植獻計

女真

結金攻遼自此始

指之曰：「中國人才乃如此。」燕人馬植，本遼之巨族，仕至光祿卿，行汚而內亂，不齒於人。貫之至燕也，道蘆溝，植夜見其侍史，自言有取燕之策，貫與語，大奇之，載與俱歸，易其姓名曰李良嗣，薦諸朝。良嗣獻策曰：「女真恨契丹切骨，而天祚荒淫失道，吾若自登萊涉海，結好女真，與之相約夾攻，遼可圖也。」上召良嗣問之，對曰：「遼國必亡，陛下念遺民塗炭之苦，復中國往昔之疆，王師一出，必壺漿來迎，萬一女真得志，先發制人，則大事去矣。」上嘉納之，賜良嗣姓趙氏，以為祕書丞，圖燕之議，自此始矣。

註

①【滄郡】滄州，今甘肅滄源縣，鄆州，今甘肅碾伯縣，唐末沒於吐蕃。

②【熙河】蘭州秦鳳，熙河，

今甘肅狄道縣，蘭州，今臯蘭縣，秦鳳，今天水縣。

③【宣威城】在今甘肅西寧縣北，亦名犛牛城，又名貓

牛城。

④【洮州】今甘肅臨潭縣。

⑤【王江蠻】今廣西三江縣地。

⑥【涪州夷】今貴州綏陽桐

梓二縣地。

⑦【安化蠻】今湖南安化縣地。

⑧【幽燕】即燕雲十六州，石晉時為遼所有。

⑨【蘆

溝】即今蘆溝河，在北京城西。

⑩【女真】種族名，即金也，其族出於黑水靺鞨，詳下文。

五 女真之始興

女真者，肅慎之轉音，契丹東北部之東胡族，即今滿洲之所自出也，始甚微弱，常役屬

熟女眞
生女眞

阿骨打
之謀叛

阿骨打
之伐遼

女眞之
兵制

於契丹高麗及遼中葉而浸強，居塞內者入遼籍，爲熟女眞；居塞外者自爲部落，曰生女眞。其酋姓完顏氏，世奉遼命，爲女眞節度使。遼天祚時，生女眞之酋長曰吳雅束，其下有阿蘇者，叛而奔遼，吳雅束索之，遼人不與，遂有異志。吳雅束之子阿骨打，姿貌雄傑，有大志。吳雅束卒，遂襲位，乃召其所屬，備衝要，建城堡，修器械。遼主使使者往詰之，阿骨打曰：「我小國也，事大國不敢廢禮，大國德澤不施，而逋逃是主，以此字小，其能不不缺望乎？若還阿蘇，朝貢如故，不然，城未已也。」使者還，遼主知其必叛，乃發渾河北岸諸軍，益東北路統軍司，阿骨打謂其下曰：「遼人疑我矣，我必先發制之，無爲人所乘。」乃徵集諸部兵，得二千五百人，會於拉林水，時徽宗政和四年九月也。阿骨打以遼之罪，申告天地，傳挺而誓，遇遼軍，與戰，衆少卻，遼兵直攻其中堅，大將耶律謝什，忽墜馬，阿骨打射殺之，遼軍遂大奔，死者什七八。諸部勸阿骨打稱帝，阿骨打曰：「一戰而勝，遽稱大號，何示人淺也？」進軍寧江州，填塹攻城，城中人出，邀擊，盡殪之。統軍司以聞，遼主方射鹿慶州，略不介意，惟遣將高仙壽應援而已。女眞部民，故無徭役，壯者悉爲兵，平居則漁畋射獵，有警則下諸部徵發，頃刻可集，凡步騎之仗糧，皆自備焉，其

部長曰：「貝勒」行兵則曰：「明安，穆昆。」明安，猶千夫長，穆昆，猶百夫長也。

註

①【肅慎】古國名，在今吉林及俄屬東海濱省之地。②【渾河】即奉天之佟家河，亦曰混江，即

小遼水也。③【拉林水】在吉林，流入松花江。④【寧江州】遼置，亦曰混同軍，故城在今吉林烏喇

北混同江東。⑤【慶州】遼置，故城在今內蒙古巴林西北喀喇木倫河旁，蒙古名插漢城。

六 阿骨打之稱帝

混同江
之戰

阿骨打
稱帝

金太祖

未幾，遼主聞寧江已陷，以司空蕭嗣先爲都統，發契丹奚軍三千，及京中禁兵七千，屯出河店；阿骨達率衆禦之，至混同江，遼兵方鑿冰壞道，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，因帥衆繼進，遂渡江，與遼大軍遇，會大風暴起，塵埃障天，女真乘風奮擊，遼兵大潰，將士多死，獲免者僅十有七人。遼人嘗言，女真兵滿萬，則不可敵，至是果滿萬矣。阿骨打既屢勝，其弟吳乞買，率將佐勸進，阿骨打不可，楊朴復言之，乃以政和五年正月朔，即皇帝位於愛新水上，阿骨打語其下曰：「遼以賓鐵爲號，取其堅也，賓鐵雖堅，終有變壞，唯金不變不壞，金之色白，而完顏色適尙白。」於是建國號曰「金」，改元收國，更名旻，是爲金太祖。遼主聞訊，即遣都統額爾德等，將騎卒二十萬，步兵七萬，大舉伐金，且

遼囉克城之戰

屯田於邊，爲長久計。金主聞之，率衆趨達囉克城，登高望遼兵，若連雲灌木狀，顧謂左右曰：「遼兵心貳而情怯，雖多，不足畏也。」遂趨高阜爲陣，謀良虎以右翼先馳，遼左軍左軍卻，婁室衝其中堅，陷陣力戰，粘沒喝以中軍助之，遼軍大敗，步卒盡殲，耕具皆爲金所獲。是役也，遼人本欲屯田，且戰且守，故併其耕具失之。

註 ①【寧江】卽寧江州，在吉林混同江東。 ②【出河店】一作珠赫店，卽肇州，故城在今奉天伯都

訥城南。 ③【混同江】松花黑龍兩江，至吉林同江縣治哈拉蘇蘇地方，合流爲混同江，或又以松花江

爲混同江。 ④【愛新水】卽今胡爾哈河，又名牡丹江，在寧古塔城東南，源出吉林敦化縣南，北流至依

蘭，入松花江。 ⑤【寶鐵】鐵之精者。 ⑥【達囉克城】卽遼之黃龍府轄地，黃龍府治爲今吉林寧安

縣南之東京城，俗呼寶龍城，卽黃龍之訛。

七 結金攻遼之主張

登州海道

高藥師泛海

初太祖時，女真嘗自其國之蘇州，泛海至登州賣馬，故道猶存，卽趙良嗣所言者也。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，泛海來，言女真建國，屢破遼兵，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，詔蔡京童貫集議，命師中募人同藥師，齎市馬詔以往，不得達而還，復委童貫選人往使，貫使武

馬政使
金

遼封金
爲帝

女真虎
狼不可
近

王黼力
主用兵

義大夫馬政，同藥師由海道如金，政言於金主曰：「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，欲相與通好，共行弔伐。」金主與粘沒喝議，遣李善慶及散觀持國書，并北珠等物，偕馬政來報聘，詔蔡京諭以夾攻契丹之意，善慶唯唯。居數日，復遣政與善慶渡海，至登州而通金伐燕之謀，自此始矣。會諜報遼已封金主爲帝，乃詔政勿行，止遣小校呼慶，送善慶歸國。金主遣慶還，且語之曰：「歸見皇帝，果欲結好，當早示國書，若仍用詔，則難行也。」初高麗來求醫，上遣御醫二人往，至是歸，奏云：「高麗館穀甚豐，且相告曰：聞天子將與女真夾攻契丹，苟存契丹，猶足爲中國捍邊，女真虎狼，不可近也，宜早爲之備。」上聞之不樂，既而王黼爲次相，力主用兵，上意遂決，會金使來云：「遼王有亡國之相。」黼荐晝學正陳堯臣使遼，堯臣繪遼主像，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。言於上曰：「虜主望之不似人君，以相法言之，亡在旦夕。幸陛下早決大計，速詔進兵，兼弱攻昧，此其時也。」上大喜，由是急功躁進之徒，皆抵掌談取燕雲事矣。

宋與遼和好已久，無端而敗盟窺隙，其設心已不可對人，况遼之傾覆，由于政治廢弛，士卒解體，徽宗不于此覘之，而輕信諜言，妄幸其主有亡國之相，竊繪以歸，抑亦未矣。若云相果可憑，則五國播遷，豈無先

幾之見，是時宋之國事日非，徽宗易不返而自斃乎？

註 ①【蘇州】即高麗之南蘇城也，遼以南蘇地置南蘇州，即今奉天金縣。 ②【睢州】今山東蓬萊

縣。 ③【燕雲事】即石晉割燕雲十六州與契丹之事。

八 初舉伐遼之役

童貫舉
兵應金

王黼專
治邊事

耶律淳
據燕自

蔡攸童
駭不習

宋昭上
疏諫敗

宣和三年，童貫平方臘還，聞遼師數敗，因乞舉兵以應金。宰相鄭居中言：「南北朝結好百餘年，不宜幸災而動，待其自斃可也。」時兩浙甫定，上亦悔用兵，王黼獨言曰：「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，然百餘年來，彼之慢我者多矣，兼弱攻昧，武之善經，今不取燕雲，女真必攘而有之，中原故地，將不復爲我有矣。」上遂決意治兵。黼於三省置經撫房，專治邊事，不復關白樞密，括天下丁夫，計口出算，得錢六千二百萬緡，以充軍實。會遼耶律淳據幽州自立，乃以蔡攸爲貫副，勒兵十五萬，巡北邊以應金，且招諭幽薊。然攸童駭不習事，謂功業可唾手致，入辭曰：「二美嬪方侍上側，攸指以請曰：『臣成功歸來，乞以是爲賞。』」上笑而不責。朝散郎宋昭上疏，乞斬王黼童貫趙良嗣等曰：「兩國之誓，敗盟者禍及九族，陛下以孝治天下，其忍忘列聖之靈乎？」疏上，除名，編管海

盟

白溝之敗

范村之敗

蔡攸童貫再舉伐遼

郭藥師來降

南貫等率兵至高陽關，命大將种師道護諸將進兵，師道諫曰：「今日之舉，譬盜入隣家，我不能救，又乘之而掠其所有，無乃不可乎？」不聽，分兵二道，師道總東路，趨白溝，辛興宗總西路，趨范村，耶律淳聞之，遣其將耶律大石等禦之，師道前軍楊可世敗績，師道退保雄州，興宗軍亦敗。上聞之，始懼，詔班師，遼使人來責曰：「女真之叛，亦南朝所甚惡也。今射一時之利，而棄百年之好，結豺狼之歡，而基他日之禍，謂爲得計可乎？救災卹鄰，古今通義，惟大國圖之。」童貫不能答。

註

①【幽州】即今北京。

②【高陽關】在今直隸高陽縣東，即舊縣治。

③【白溝】河名，在今直

隸易縣東，上流爲巨馬河，出直隸涑水縣，至定興新城爲白河，其下流由雄縣，入於大清河，亦曰界河；以宋遼於此分界也。

④【范村】在今直隸定興縣南。

⑤【雄州】今直隸雄縣。

九 再舉伐遼之役

耶律淳既據燕，僭號，已而聞遼主傳檄諸蕃部，約以八月八日入燕，驚懼而死，其妻蕭氏稱太后，主國事，王黼聞淳死，復命蔡攸、童貫治兵，再舉北伐，以大將劉延慶爲都統，制會遼人常勝軍帥郭藥師，以涿易兩州來降，童貫大喜，以聞，詔藥師隸延慶麾下，貫

良鄉之敗

蘆溝河之敗

數十年所儲一朝盡失

遂命延慶將大兵十萬出雄州，以藥師爲前鋒，渡白溝，延慶軍無紀律，藥師諫曰：「今大軍深入敵境，而不設備，若敵人置伏邀擊，首尾不能相顧，則望塵決潰矣。」不聽，至良鄉，遼蕭幹率師來拒，延慶迎戰而敗，遂閉壁不敢出。藥師曰：「幹兵不過萬人，今悉力拒我，燕山必虛，願得奇兵五千，倍道襲之，請公子光世，以五千人爲策應，則大事濟矣。」延慶許之，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俱。藥師夜半渡蘆溝，倍道而進，質明抵燕山城下，奪迎春門以入，遣人諭蕭后，使速降。蕭后已密報蕭幹，幹以精騎三千還救，入城巷戰，久之，而光世踰約不至，藥師失援而敗，與可世棄馬，縋城以出，世宣死焉。延慶軍於蘆溝河南，幹分兵斷其糧道，得宋軍士二人，繫諸帳中，而蔽其目，夜半，僞相語曰：「吾師三倍宋軍，當分左右翼，以精兵衝其中堅，而兩翼爲應，舉火爲期，殲之當靡遺。」既言，乃陰逸一人，使得歸報延慶，延慶信之，平旦，見火起，以爲敵果至，卽燒營而遁，士卒蹂踐，死者不可勝數，積尸百餘里。自熙豐以來，數十年所儲軍實，一朝盡矣。師還，藥師猶以功進節度使，而貫與延慶竟無所責。

註

①【涿易】今直隸涿縣易縣。

②【雄州白溝】俱見上課。

③【良鄉】今直隸良鄉縣。

④【

燕山】指幽州言，即今北京，又山在今薊縣東南。⑤【蘆溝】即蘆溝河，在今北京城西。⑥【熙豐】

熙寧、元豐並神宗年號。

十 收復燕山之役

趙良嗣
攻遼之

金人獨
克燕京

金人背
約

王黼許
加代稅

初朝廷命趙良嗣與金約夾攻遼，但言欲得石晉賂契丹故地，而未及平營灤三州。金主與約，金宋須同時出師，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，宋兵自白溝趨燕京以應之。且謂歲幣之數，當同於遼，朝廷許之。既而金兵克遼中京西京，童貫與蔡攸出兵應之，爲遼所敗，再舉亦敗。金主遂自塞北三路進兵，遼人以勁兵守居庸，金兵至關下，厓石自崩，戍卒多壓死，遼人不戰而潰。金人渡關南下，遼諸將相繼納款，金主至燕京，遼宰相左企弓等，先後詣行營請罪，蕭后奔天德，於是遼之五京六府，悉爲金有。至是良嗣至金，金主責宋出兵失期，遂背前約，祇與宋燕京及薊、景、檀、順、涿、易六州。宋以原約有山前山後十七州，遣良嗣往爭，並求平營灤三州。金主不許，謂曰：「若宋必欲索平營灤等州，則并燕京亦不與。」且謂燕京爲金之兵力所取，其租稅仍當歸金，良嗣力爭不可，而王黼欲功之速成，乃命良嗣許金，於遼時歲幣四十萬外，加燕京代稅錢百萬緡，並

京於是四次當國矣，而昏眊不能視物，事悉決於季子儵；由是恣爲奸利，宰臣白時中李邦彥輩，惟奉行文書取充位而已；君若臣驕，秦若是，不待金兵之逼，識者有以知大禍之在眉睫也。

註

①【路契丹故地】卽燕雲十六州也。

②【平營灤】平，今直隸盧龍縣，營，今直隸朝陽縣，灤，今直

隸灤縣。

③【平地松林】今內蒙克什克騰旗地。

④【古北口】在直隸密雲縣北。

⑤【白溝】見

前課。

⑥【燕京】遼京城，卽今之北京。

⑦【居庸】關名，在直隸昌平縣東北。

⑧【天德】故城在

今烏拉特旗西北。

⑨【薊景檀順涿易】六州均在直隸，見前燕雲十六州表。

⑩【山前後十七州】卽

燕雲等州，所謂山者太行山也。

⑪【良獄】初名萬歲山，在汴京城內，周凡十餘里，亭臺池閣，極工藝之巧。

十一 金人滅遼

遼主亡
走西夏

金人已定燕京，聞遼主出亡，在陰山青冢之間，乃以斡魯及斡離不爲都統，將兵追襲；至居庸，獲遼將耶律大石，斡離不等分道掩襲，遼王將近青冢，泥濘不能進，以繩繫大石，使爲嚮導。時遼主方在應州，諸子及妃嬪公主皆被執，得免者數人而已。遼王使人以兔紐金印，僞降於金，而西走雲內。夏主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，遼主從之，都統蕭迪里等固諫，弗從，次金肅軍，遣使册乾順爲夏國皇帝。是時人情惶恐，不知所爲。迪里

蕭迪里

奉雅里
爲帝

遼主謀
復燕雲

武州之
敗

遼亡
西遼

等乃共劫梁王雅里，走西北部，奉以爲帝。雅里尋卒，迪里復奉朮烈爲主，未幾俱爲亂兵所殺。既而大石亡歸，遼主責之曰：「我在，汝何敢立淳！」大石對曰：「陛下以全國之勢，不能拒敵，而遠遁沙漠，使黎民塗炭，臣等雖立十淳，猶太祖子孫耳，豈不勝乞命於他人耶？」遼主無以難，賜以酒食而復其位。遼主既得大石及諸部之兵，自謂得天助，再謀出兵，收復燕雲。大石諫曰：「向以全師，不謀戰備，使舉國皆爲金有事，勢至此而方求戰，非計也。當養兵待時而動，不可輕舉。」遼主不從，進至武州，復大敗，走夾山。謀再奔夏，會黨項遣使奉迎，遼主將赴之，過沙漠，金兵忽至，遼主脫身走，中途絕食，齧冰雪以濟饑，至夜，乃得民家，往借宿，民出迎，跪而大慟，潛匿其家數日，始趨黨項，至應州，卒爲金將婁室所獲以歸。遼亡，大石西奔，據克埒木稱帝，是爲西遼，傳國百餘年，與金相終始。

〔註〕 ①【陰山】在綏遠特別區域。 ②【青冢】卽王昭君墓，在今綏遠歸化城南三十里。 ③【居

庸】在直隸昌平縣東北。 ④【廂州】今山西應縣。 ⑤【雲內】州名，卽今內蒙古烏喇特旗。 ⑥【

武州】今山西五寨縣。 ⑦【夾山】故城在今蒙古烏喇特東北。 ⑧【黨項】部落名，漢西羌別種，居

今青海大積石山及甘肅西寧等處，西藏之唐古特種人，即其種也。時散居靈夏諸州，附於夏。^(九)【克埒木】今俄領中亞塔什干地。

遼帝系表

(一) 太祖耶律阿保機 在位十一年 — (二) 太宗德光 在位二十一年 — (三) 穆宗述律 在位九年

托允 — (四) 世宗鄂約 在位五年

(五) 景宗賢 在位十四年 — (六) 聖宗降緒 在位四十九年 — (七) 興宗宗眞 在位十四年

(八) 道宗洪基 在位四十七年 — (九) 順宗濬 — (十) 天祚帝 在位二十五年

十二 宋金之構衅

宋金盟未兩月，而金將張穀，以平州來降。穀本遼將，降於金，金以爲平州守，會金使遼宰相左企弓等，驅燕之大家富室東徙，燕民流離道路，不勝其苦。過平州，入城言於張穀曰：「企弓不能守燕，致吾儕流離如是，公今握強兵，臨巨鎮，若盡忠於遼，使小民復歸鄉土，誠不世之功也。」穀以爲然，且聞遼天祚帝出沒漠南，兵勢復振，遂欲迎故主圖興復，因召企弓等至灤河西岸，數其叛降之罪而誅之。復稱遼年號，畫天祚像，朝夕

張穀來降

左企弓之誅

王黼勸
帝納叛

金太宗

金人來
責納叛

殺穀界
金

金人謀
先伐宋

金兵初
次入寇

朝謁，榜諭燕人，復歸其業，田產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，燕民大悅。穀懼力不敵金，遂遣使以平州請降於宋，王黼勸帝納之，趙良嗣諫曰：「國家新與金盟，如此必失其歡，後不可悔。」不聽，於是金主自燕京歸，寢疾卒，其弟吳乞買嗣位，是爲金太宗。聞穀叛，遣將擊之，以兵少引退，穀遽以大捷聞，帝益喜，以爲金人果不足與也，詔建平州爲泰寧軍，授穀節度使。金主大怒，使幹離不以大兵襲之，穀戰敗，奔燕山，平州人乘城固守，不下，金人以納叛來責，朝廷不得已殺穀，以其首畀金，於是燕之降人及常勝軍皆解體，而金人亦由此憾宋。初，幹離不旣克平州，數遣使來索叛亡戶口，朝議弗遣，且命童貫與郭藥師治兵燕山，幹離不因言於金主曰：「苟不先舉伐宋，恐爲後患。」金主以爲然，而未敢輕舉，及使臣往返旣數，朝廷治忽，道路險易，府庫虛實，甲兵強弱，漸得要領，始朝廷館伴遼使，率迂其程途，宴犒不示以華侈。王黼執政，欲金使之速至，令馳驛，以七日自燕至都，每張宴，輒陳尙方珍異，以誇示富盛，由是金人益生心矣。契丹旣亡，遂決計南侵，以粘沒喝爲左副元帥，固新爲右監軍，伊都爲右都監，自雲中趨太原，撻懶爲六部都統，多昂摩爲南京路都統，劉彥宗爲漢軍都統，幹離不爲監軍，自平州入

燕山當金兵未發之先，佯遣使來，許以蔚應兩州來歸，帝信之，遣童貫赴太原受地，及貫至太原，而粘沒喝遣使詰貫渝盟納叛之故，且要以割河北河東兩道，以大河為界，然後罷兵，貫聞之，氣褫不知所為，假赴闕稟議為辭，遁還京師，粘沒喝遂連陷朔代兩州，進圍太原，知府張孝純，悉力固守，而幹離不遂自平州南下燕山矣。

宋人藉金力以得燕地，旋即納金叛臣，無端起釁，其曲在宋。迨金人索毀責言，宋自度力能相敵，則拒而弗與，不能，則舉以界金，斷無中立之勢，乃始欺而終與之，鄰國因以失歡，降人亦復解體，所謂既不能分，又不受命，直自速禍耳。

○【平州】今直隸盧龍縣。

○【灤河】在盧龍縣境內，其上游出察哈爾獨石縣東北，流經多倫、承德、盧龍、灤縣、樂亭等縣，入於海。

○【燕山】在今薊縣東南。

○【雲中】今山西大同縣。

○【太原】今山西太原縣。

○【蔚應】蔚州，今直隸蔚縣，應州，今山西應縣。

○【朔代】朔州，今山西朔縣，代州，今山西代縣。

十三 徽宗之內禪

初，郭藥師守燕山，聞朝廷殺降將張毅，界金，頗懷疑懼，所部常勝軍，又恃功橫恣，時藥

惟知拜父

藥師叛降於金

金以藥師爲鄉導，下詔罪己，李綱刺血上疏。

欽宗

陳東上書請誅六賊

師專制燕山一路，增募兵至三十萬，而不改契丹服飾，朝論頗以爲疑。進拜太尉，召之入朝。藥師辭不至，上令童貫行邊，陰察其去就。俾挾之以來。貫至，藥師迎拜，貫辭。藥師曰：「太師父也，藥師惟知拜父耳。」貫遂釋然。藥師邀貫視師，至曠野，四無人跡。藥師下馬，當貫前舉旂一磨，俄頃四山鐵騎耀日，莫知其數。貫衆皆失色，歸爲上言。藥師必能抗虜，蔡攸亦從中主之，謂其可恃，故內地不復設備。有告變者，并得其通金文書以獻。朝廷悉不省。已而虜騎南下，幹離不自平州破檀薊，至三河。藥師遂以所部兵降金。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，悉爲金有。幹離不旣得藥師，益知中朝虛實，因資爲鄉導，懸軍深入矣。金兵日逼，帝決意東幸，乃以太子桓爲開封牧，而下詔罪己，罷行幸諸局。及諸土木事，詔天下勤王。太常少卿李綱刺血上疏，請假皇太子以位號。於是下詔禪位太子，而自稱道君皇帝。太子卽位，是爲欽宗。以綱爲兵部侍郎。時天下皆知蔡京誤國，而用事諸臣，多其所薦引，莫肯爲上言者。太學生陳東奮然率諸生上書曰：「今日之事，蔡京壞亂於前，梁師成陰賊於內，李彥結怨於西北，朱勔聚怨於東南，王黼童貫又從而剝開邊衅，使天下之勢危如累卵，此六賊者，異名同罪，伏願陛下擒此六賊，尸諸市。」

朝，以謝天下。」時黼已率妻子東走，詔貶黼官，安置永州。李綱、吳敏請誅黼，事下開封。尹彞、昌遣武士追及之雍邱南，戕諸民家，以其首歸報。託言爲盜所殺，彥賜死，勛放歸田里。後歲餘，始竄京，儋州而誅貫，并殺趙良嗣、蔡攸亦賜死。京子孫二十三人，悉分竄遠地。京天資凶譎，在人主前，專以狙伺爲固位計，每聞當退免，輒入見乞哀，蒲伏叩頭，無復廉恥，見利忘義，兄弟父子，自爲秦越，躁進之徒，競集其門，奴僕皆爲美官，紀綱法度，一切蕩然，根株連結，牢不可破，卒致宗廟邱墟，生靈塗炭，雖以謫死，天下猶恨其不正典刑也。

〔註〕 王黼庸妄誤國，其罪已不容誅，况常時則怙寵黷貨，事急則挈孥以逃，豈大臣休戚與共之誼。自當逮捕以肆諸市朝，爲負恩不忠者戒。僅予貶謫，既罰不蔽辜，及函首雍邱，猶託言盜殺，欲曲全馭下之體，欽宗之不足有爲，卽此可以覘之矣。

〔註〕 ①【檀薊】檀州，今京兆密雲縣，薊州，今薊縣。②【三河】今京兆三河縣。③【開封】卽汴京，今河南開封縣。④【李綱】邵武人，字伯紀，靖康初爲兵部侍郎，金人來侵，力主迎戰，被謫，高宗時爲相，力圖恢復，爲黃潛善等所沮，旋罷相，卒諡忠定。⑤【永州】今湖南零陵縣。⑥【雍邱】故城在今河

南杞縣。④〔儋州〕今廣東儋縣。

十四 金兵初次犯關

金兵渡河
南朝可謂無人

李綱請守京城

朕勉爲卿留

幹雖不既破相溶二州，梁方平猶在黎陽，金兵甫至，方平遽奔潰。官軍在河南者，無一人拒敵，虜以小舟濟河，凡五日，騎兵方畢，步兵猶未渡也。虜帥笑曰：「南朝可謂無人，若以一二千人守河，我豈能飛渡哉！」帝聞幹離不濟河，命蔡攸奉上皇東行以避賊，而下詔親征。宰執議請上暫幸襄鄆，李綱爭曰：「上皇挈宗社以授陛下，委而去之可乎？」帝默然良久，宰執謂京城不可守，綱曰：「天下城池，豈有如都城者，且宗廟社稷，百官萬民所在，舍此欲何之乎？今日之計，唯有整飭軍馬，固結人心，相與堅守，以待勤王之師耳。」帝問孰可將者，綱曰：「宰執若白時中，李邦彥輩雖未知兵，然藉其位號，撫將士以抗賊鋒，乃其職也。」時中勃然曰：「李綱莫能督兵出戰否？」綱曰：「陛下不以臣不肖，偷使治兵，願以死報。」乃以綱爲尙書右丞，東京留守，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義，會內侍奏中宮已行，帝色變，倉卒下御榻曰：「朕不能留矣。」綱泣拜，以死邀之。上顧綱曰：「朕勉爲卿留，治兵禦敵之事，悉以委卿，勿致疏虞。」綱涕泣受命，金兵

金兵初
次犯關

李邦彥
主和

李綱主
戰

金人要
割三鎮

抵汴城，據牟駝岡，帝召羣臣議之。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，李綱以爲擊之便。帝竟從邦彥計，遣使者詣虜營。會遇虜使，與偕來。虜夜攻宣澤門，綱督軍禦之，斬獲百餘人。虜知有備，乃退。翌日虜使入見，請遣親王宰相，詣軍前議和。李綱請行，上不許，而命李稅往。綱曰：「安危在此一舉，恐李稅怯懦誤國事，奈何？」不聽。稅至虜營，恐怖喪膽，幹離不盛兵見之，要以輸金五百萬，銀五十萬，割太原、中山、河間三鎮地，而尊金主爲伯父，且以宰相親王爲質。稅唯唯不敢措一辭而退，遂以金使來。凡虜所要求，皆郭藥師教之也。

〔註〕 李綱之忠悃篤摯，誠有大過人者。第靖康之時，國事已不可爲，即使盡行其言，久居其位，亦未必有濟。况又不能，豈天厭宋德，固非人力所能挽回耶！

〔註〕

①【相澗】相州，今河南安陽縣，澗州，今河南濬縣。

②【黎陽】故城在今河南濬縣東北。

③【

襄鄧】今河南襄城鄧縣也。

④【汴城】卽汴京，今河南開封縣。

⑤【牟駝岡】在開封縣西北。宋時

有天駟監，爲養馬之所。

⑥【太原】今山西太原縣。

⑦【中山】今直隸定縣。

⑧【河間】今直隸

河間縣。

李綱督戰

張邦昌奉康王構使金

勤王兵至老種

李綱陳策進戰之

十五 李綱之力圖和議

是日金兵攻諸門，李綱親督戰，募壯士，縋城而下，力戰竟日，斬首數千級，而帝竟從稅議，與金約和，括借都中金銀，僅得金二十萬，銀四百萬，而民間已空矣。李綱言虜之所索，竭天下力且不足，况都中乎？三鎮國之屏蔽，無之何以立國？不若姑遣辨士，與之留難數日，大軍四集，彼孤軍深入，雖不滿所欲，亦必速歸，而後與之議，庶不敢輕中國，而盟誓可久也。邦彥等言都城危在旦夕，尙何有於三鎮？且金幣之數，不足與較。綱不能奪，因求去，帝慰留之曰：「第出治兵，茲事當徐圖之。」綱退則誓書已成，稱虜酋爲伯父，金幣割地，一如其指，遣宰相張邦昌，奉康王構往使。時虜騎大掠城下，馬忠以京西援兵適至，敗諸順天門外，虜兵始斂爲一營，西路稍通，而援兵相繼至。命秦鳳經略種師道統之，師道年已高，天下稱爲老種，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，而金人需索不已，日肆屠掠。李綱言：「金人貪婪無厭，凶悖日甚，勢非用師不可，且虜兵六萬，而吾勤王之師，集城下者，已二十餘萬，彼以孤軍深入重地，猶虎豹自投陷穽中，我不必與角，一旦之力，但扼守河津，絕其餉道，分兵復畿北諸邑，而以重兵臨敵營，堅壁固守，俟彼食盡力疲，

姚平仲
嫉功憤

种師道
諸更虜營

康王容
止自若

然後以一檄取誓書，復三鎮，縱其北歸，半渡而擊之，此必勝之策也。帝深然之。會都統制姚平仲以熙河先鋒入援，种氏姚氏皆關西巨室，平仲以父古大軍未至，慮大功獨歸師道，因請速戰，帝從之，令城下諸軍緩急聽平仲節度，且使人趣師道出戰。師道奏言：過春分後乃可戰。時距春分僅八日，帝以爲緩，平仲請先期擊之，遂帥步騎萬人，夜襲虜營，欲生擒幹離不，而取康王構以歸。夜半，平仲發，金候騎覺之，幹離不遣兵迎擊，平仲兵敗，懼誅亡去。李綱聞變，率諸將出救，與金人戰於幕天坡，以神臂弓射之，虜稍却。師道固言劫寨固失策，然兵家常有出不意以取勝者，今夕復遣兵分道攻之，亦一奇也。如猶不克，則每夕出數千人擾之，不出十日，虜必遁矣。李邦彥等又畏懦，竟不敢用。

①【三鎮】謂河北三鎮，即太原、中山、河間也。②【秦鳳】今甘肅天水縣。③【河津】在今河

南孟縣。④【熙河】今甘肅狄道縣。⑤【幕天坡】在開封縣西。

十六 和議之初成

幹離不見，宋使詰責渝盟之故，張邦昌恐怖涕泣，康王構容止自若，金人異之，使人來，

李綱力主戰守
陳東上書
李邦彥疾馳得免

詔復用
綱

朝廷仍
主和議

金兵北去
師道請
半濟擊

更請它王爲質。時公卿宰執，胥主和議，獨李綱力主戰守，衆皆惡之。因金使之來，力請罷綱，以悅於金。帝遽從之。於是陳東以太學諸生，干有餘人，伏宣德門上書，請復用綱。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人，會邦彥入朝，衆數其罪，爭欲毆之。邦彥疾馳得免，衆遂搗壞登聞鼓，喧呼震地。帝恐生變，勉從其請，使耿南仲宣言曰：「已傳旨宣綱矣。」內侍宣綱稍遲，衆鬱而磔之，並殺他內侍數十人。帝令聶昌再諭旨，諸生乃退。詔復綱右丞，充京城四壁防禦使。明日，詔誅士民殺內侍之爲首者，知開封王時雍，欲盡致諸生於獄。人心復大震，帝亟遣使宣諭乃止。且授東以太學錄，東知事不可爲，力辭歸。金人之圍城也，蔡懋禁將士乘城者，不得趣施矢石，諸軍積憤久。及李綱復用，下令能殺敵者厚賞，衆莫不踴躍爭奮。虜大懼，稍稍引卻。而朝廷仍主和議，旣而宇文虛中奉詔詣金營，許割三鎮地，虜勞師久，其部衆亦頗思歸。韓離不弗俟金幣足額，遽退師北去。遣康王構還，而以肅王樞代之。隨虜北去。種師道言虜必渝盟，請乘其半濟擊之。帝弗許。師道嘆曰：「後日必爲國患！」是時姚古、種師中及折彥質等，各以勤王兵至，凡十餘萬人。李綱議遣諸將尾追金軍，俟間狙擊，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，勿輕動以啓衅，故訖無成。

罷種師
道兵柄

金兵圍
太原

李綱上
備金之
策

功上以師道年老，議罷其兵柄，許翰言師道沈毅有謀，不可置閒，卒不聽。於是諸將益解體，時幹離不雖退師，而粘沒喝仍圍太原，且由太原南陷隆德，深入不已。帝聞之，知要盟不可恃，乃罷黜李邦彥等主和諸臣，而詔三鎮堅守，復命種師道宣撫兩河，然師道無兵自隨，請合關中兩河之師，分屯滄衛孟滑，以守大河，而遏金人再至之路。朝廷又疑不能用，別令師中援中山河間，幹離不至中山，兩鎮皆固守，師中進兵逼之，幹離不始引兵北去。

宋人納叛召釁，始不知講備禦之策，繼不能堅死守之謀，大事已失，欽宗復甘心屈辱，舉國請盟，更自安於無用，乃兵至則罷主戰之臣以謝之，兵退則罷主和之臣以排之，真所謂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，此必亡之勢耳！

註

○【隆德】今山西潞安縣。

○【滄衛孟滑】滄，今直隸滄縣，衛，今河南汲縣，孟，今孟縣，滑，今滑縣。

十七 金兵之二次犯闕

自金兵之退，朝廷上下恬熙，置邊事於不問，李綱獨以爲憂，數上備禦之策，不見聽用，每有謀議，輒爲耿南仲等所沮，未幾，用事者言太上皇將復辟於鎮江，人情危懼，乃詔

迎上皇
還京

金人渝
盟原因

金兵二
次入寇

詔罷李
綱及西
南勤士
之師

郭京楊
適劉無
忌

李綱迎上皇還京，初朝廷以肅王樞爲金所質，亦留其使臣蕭仲恭，踰月不遣，其副趙倫懼不得歸，乃給館伴邢偉曰：「金有耶律伊都者，領契丹兵甚衆，而貳於金，願歸大國，可結之以圖粘沒喝及幹離不。」執政以仲恭伊都皆遼之貴戚舊臣，而用事於金，當有亡國之戚，信之，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伊都，使爲內應。仲恭還見幹離不，卽以蠟書獻會麟府帥折可求，亦言遼梁王惟里匿跡西夏，欲結宋以復仇。吳敏勸上致書雅里，亦爲粘沒喝所得。於是金主復命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南寇，破太原，眞定諸城，宰執皇惑莫知所出，乃歸咎李綱而罷之，且罷西南勤王之師，而遣使詣金軍，申議和好。時种師道已病不能興，亟上疏請暫幸長安，以避賊鋒。宰執不聽，師道亦尋卒。於是老成宿將盡矣。未幾，虜騎渡河，恐帝幸關中，乃先破洛陽，以絕其西行之道。執政孫傅因讀邱濬感事詩，有「郭京楊適劉無忌」之語，於衛士中訪得郭京，好事者或言京能施六甲法，可以生擒二帥，蕩滅虜兵，傅遂深信不疑，力薦諸帝，命以官，賜金帛數萬，使自募兵，無問強弱勇怯，但擇年命合六甲者，所得皆市井游惰，旬日而集。虜攻圍日急，京談笑自如云：「擇日出兵三百，可盡殺虜軍，直追擊至陰山始止。」廷臣自孫傅外，何處尤

六丁力士
北斗神
天闕大將

尊信之。又有劉無忌者，募衆自效，或稱「六丁力士」，或稱「北斗神兵」，或稱「天闕大將」，侈談神怪，有如狂易，識者有以知國之必亡矣。

遼人以一國全力，尙不能抗拒金師，伊都等不過一二降人，並無尺土可藉，豈有復能圖金之理。况伊都當天祚尙存，首先率衆叛遼，又豈有亡國之憂者。當時執政之臣，不知揆情度理，轉信趙倫說爲奇計，用以橫挑強鄰，其愚妄貽誤，可笑亦可憫也！至都城危急時，選將練兵，尙恐緩不及事，彼妖詩所載，安知非一二無賴之徒，僞造竄名，以惑世而誣衆者，乃竟篤信其語，求諸廝養之中，付以干城之任，不悟六甲之荒唐，視守陣如兒戲，千古庸怯，莫此爲甚，何處固不足青，孫傅儼然以忠義自許者，何亦從而尊信之，至其欺妄之迹已露，張叔夜尙與同坐城頭，觀其作法，又何爲者耶？

- ①【鎮江】今江蘇丹徒縣。
- ②【蠟書】以蠟丸裹書也。
- ③【太原】今山西太原縣。
- ④【真定】今直隸正定縣。
- ⑤【長安】今陝西長安縣。
- ⑥【關中】卽長安。
- ⑦【洛陽】今河南洛陽縣。
- ⑧【六甲】五行方術也。（神仙傳）左慈學道，尤明六甲，能使鬼神。
- ⑨【陰山】在綏遠特別區域。
- ⑩【六丁力士】俱舊小說中神怪謬妄之名詞，不可憑信。

十八 徽欽二帝之被虜

金兵二
次犯關

郭京遁
走

金兵陷
京師

欽宗初
次入金

欽宗二
次入金

韓離不自眞定趨汴，僅二十日，至京城下，粘沒喝自河陽會之，屯於青城，使使者要帝出盟。時西南兩道援兵，爲耿南仲遣還，四方勤王之師，無一人至者。城中守兵，尙七萬人，然大都行乞羸劣之人，未就紀律。會天大雨雪，連日夜不止，何奩數趣郭京出師，京遷延再三，不得已，乃令乘城者皆下，毋得竊窺。因大啓宣化門，出攻虜營，京坐城樓督戰，金人分四翼，譟而前，京所遣兵，皆散走，守兵急扃門，京詭言須自出作法拒之，因下城，引餘衆遁走。虜遂登城，焚南薰門，四壁守兵悉潰，京師遂破。上聞耗，痛哭曰：「不用种師道之言，以至於此。」衛士入都亭驛，執金使殺之，軍民數萬，斧左掖門，求見天子，上御樓諭遣之，何奩欲親率居民巷戰，虜帥忽宣言議和退師，乃止。上命奩輔濟王栩使金軍請成，奩還言虜帥欲邀上皇出郊，上不可曰：「必不獲已，朕當親往。」遂如青城，奉表請降，奩等皆從。二帥見帝，言金主欲別立一人，以主宋國，且去帝號，上默然不能答。奩尙謂和議已成，既歸都堂，高會飲酒，談笑終日，翌日，上還宮，士庶迎謁，上掩面大痛曰：「宰相非人，誤我父子。」聞者莫不流涕。上既還，虜帥索金銀益急，且邀上再幸其營，上有難色，何奩以爲無虞，上乃命孫傅輔太子監國，而與奩等復如青城。張叔夜叩

徽宗入
諸王妃
三千人
從

皇后太
子並車
入金

馬諫，上曰：「朕爲生靈之故，不得已行矣，嵇仲勉之！」嵇仲，叔夜字也。上既行，都人日望駕還，而虜帥留不遣。金主得上降表，即廢上皇及上爲庶人，而令宋臣吳玠、莫儔入城，推立異姓，且邀上皇出城。京城巡檢范瓊，遂逼上皇與太后出宮，載以犢車。諸王公主妃嬪及皇族三千餘人，皆從行，獨元祐皇后孟氏，以廢居私第，獲免於難。既至虜營，虜帥逼上皇及上易服，吏部侍郎李若水，抱上痛哭，詆虜帥爲狗彘，金人曳出擊之，敗面仆地，絕而復蘇。虜帥又以上皇命，召皇后太子，督索甚亟。范瓊遂以危言脅衛士，擁皇后太子並車而出。太子在車中痛哭，大呼曰：「百姓救我！」道旁觀者，莫不號慟，哭聲動天地。

〔圖〕 金人虜宋，猶爲敵國相仇，至若范瓊輩身爲宋臣，不能捍衛捐軀，乃仰承金將意指，凌逼其帝后，猝就犢車，舉族倉皇，同爲俘虜，所謂亂臣賊子之尤，其宅心險惡，實較金人而更甚云。

〔圖〕 ①【河陽】今河南孟縣。②【青城】卽北青城，宋祭地齋宮也，在今開封縣北。③【耿南仲】

初，欽宗講讀於東宮，及禪位，自謂首當柄用，而吳敏、李綱越次以進，位居己上，心不能平，故力主割地請和，以與綱等反對，並罷一切戰備，遣還西南援兵，致金師日逼，以成淪胥之禍，是故北宋之亡，首禍者南仲

一人而已。④【何稟】仙井人，字文須，欽宗時進尙書右僕射，稟古文粟字。⑤【都堂】官廳之稱，爲

尙書令，尙書省有大廳當尙書省之中，世謂之都堂。

十九 北宋之亡

金人既得上皇太子，復議立異姓，李若水力爭弗得，粘沒喝令擁之去，若水不爲動，罵益甚，虜搥破其唇，遂斷舌而死。虜帥相與歎曰：「遼國之亡，死義者十餘人，南朝唯李侍郎一人耳！」命吳玠、莫壽復入城，召百官議所立，衆相視久之，計無所出。已而宋齊愈自虜營來，取片紙書張邦昌姓名示之，衆議乃決，遂以議狀入。張叔夜不肯署狀，被執，張浚、趙鼎、胡山皆逃入太學，唐恪既書名，旋仰藥死，餘皆署名。惟御史中丞秦檜與其屬馬伸、吳給獨別爲議狀，請早復嗣君，以安天下之心，且論邦昌當上皇朝，蠹國亂政，以致宗社傾危，金人怒，執檜以去，而邦昌入居尙書省矣。旣而金人奉冊寶至，邦昌拜舞受冊，卽帝位，僭號大楚。王時雍率百官拜賀，是日風霾暴起，日慘澹無光，雖賊衆亦沮喪，惟時雍、玠、范瓊欣欣自得，以爲有佐命功。時百官文移悉去年號，惟呂好問領門下省事，所行文書仍稱靖康二年。邦昌旣僭位，幹離不遂，脅上皇太后，與親王皇

金人議
立異姓

片紙書
張邦昌
名

張邦昌
卽楚帝
位

王吳莫
范自謂
有佐命
功

幹雖不以微宗北去，以欽宗北去。

宗澤謀逆車觀

五國城

孫公主妃嬪，及康王母韋賢妃，康王夫人邢氏等，由滑州北去。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，及何真、孫傅、張叔夜、司馬朴、秦檜等，由鄆州北去。邦昌猶率百官，遙辭二帝於南薰門外，衆伏地痛哭，有仆絕者。凡法駕鹵簿、冠服禮器、法物大樂、教坊樂器祭器，八寶九鼎圭璧，渾天儀象，銅人刻漏，太清樓祕閣三館圖書，天下府州圖籍，及宮吏內人宦侍，伎藝工匠倡優，府庫蓄積，爲之一空。時副元帥宗澤在衛州，聞二帝北行，卽提軍趨滑州，由黎陽至大名，欲徑渡河南，扼虜兵歸路，邀還車駕。而勤王之兵，卒無應者，遂不果。二帝至金，金王封上皇昏德公，封帝重昏侯，居之五國城。

順逆無中立之勢，是非相去，間不容髮。張叔夜、孫傅，執節不屈，尙矣。若張浚、趙鼎、胡寅之逃入太學而不書名，已不免失之無勇。至唐恪位居宰輔，異姓之立，豈可依違，况旣不惜一死，何難愬慨力爭，書名而死，與不死何異，其有愧于孫張多矣。王時雍輩甘心附逆，固不足道。至呂好問，當議立邦昌時，不聞略爲爭執，及權門下省之拜，又受其僞命而不辭，則知後日之勸邦昌歸政，並非始終忠於宋室，蓋覘知人心，尙未厭宋，故爲急轉之機，以避禍而邀名，所謂小人之狡黠者耳！

註

①【冊寶】謂冊書寶璽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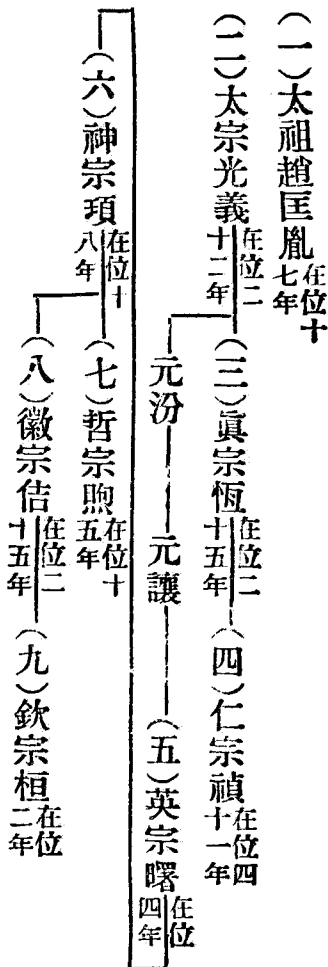
②【滑州】今河南滑縣。

③【鄆州】今河南鄆縣。

④【宗澤】

義烏人，字汝霖，有文武才，建炎初爲東京留守，大破金兵，卒諡忠簡。④【衢州】今河南汲縣。⑤【黎陽】今河南濬縣。⑥【大名】今直隸大名縣。⑦【五國城】在今吉林東北依蘭臨江一帶地方，五國頭城，在依蘭縣治近旁，今尙有徽宗墓。

宋代帝系表



第九章 宋之學術

一 理學諸儒之崛起一

秦漢以降，所謂儒者，窮經稽古，立身行己，誦法先王，務以致用而已，未有專研性命之微，別聖賢之學，於治術之外者也，自王通講道河汾，始重躬行而輕誦讀，是爲理學與

理學

周敦頤

濂派

張載

關派

儒林分歧之始，迨唐之韓愈，益擴其說，深研性道，揮斥佛老，有宋諸儒承之，而理學始爲專科。周程張邵，遂上接孔曾思孟之統矣。攷其淵源流派，周子崛起湖湘，獨探天人之蘊，二程受其學而益光大之門弟子滿天下，南宋諸學派皆由此出。張之學與程近，其弟子多交相師友，後遂與程學合而爲一。邵子精術數，爲儒家別派，其後蓋無傳焉。周子名敦頤，字茂叔，湖南道州人，歷仕州縣，有惠政，史稱其人品甚高，胸懷磊落，如光風霽月，所著有太極圖說及通書，皆發揮天人造化之奧者也。卒於熙寧初，學者號曰「濂溪先生」。其學遂爲濂派之始。張子名載，字子厚，陝西郿人，少喜談兵，至欲結客，取洮西之地，弱冠謁范仲淹，一見知其遠器，乃警之曰：「儒者自有名教，何事於兵？」因折節讀書，治釋老之學者累年，無所得，始返而求之六經，其學尊禮貴德，以易爲宗，以中庸爲法，而歸其用於經世，嘗論定井田宅里稅斂學校之法，皆欲條理成書，使可舉而措諸事業，所著有西銘一篇，言萬物一體之義，今之言大同者，弗能過也。又有正蒙三卷，學者號曰「橫渠先生」。其學遂爲關派之始。

附記

邵子名雍，字堯夫，河南人，與周敦頤同受易學於穆修。先是五代時，有道士陳搏，隱於華山，聰悟博

覽，道業甚高。得太極圖及先天圖，（太極先天，皆出於易，伏羲卦圖，爲先天之學，文王卦圖，爲後天之學，）以授種放，放授之程修，修以太極圖授敦頤，敦頤由是演無極而太極之說。修又以先天圖授李之才，才以授河南邵雍。雍既得先天圖，遂精象數，遇事能前知，嘗與友步洛陽天津橋，聞杜鵑啼，歎曰：「洛陽舊無杜鵑，今始至，天下將治，地氣自北而南，將亂，自南而北，今南方地氣至矣，禽鳥飛類，得氣之先者也。不數年當有南士作相，多引南人，專務變更，天下自此多事矣。」其後楚人王安石，閩人呂惠卿，果以新法禍天下，其言竟驗。然當時賢者，如程頤、程頤之徒，皆重其德，而不貴其術，故其傳不廣，惟濂溪太極圖之說，見崇後世焉。

註

①【王通】隋龍門人，字仲淹，教授於河汾，受業者千數，屢徵不至，卒後，門人謚曰文中子，河汾，今山西臨汾縣。

②【周程張邵】周敦頤、程頤、程頤、張載、邵雍也。

③【孔曾思孟】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也。

④【湖湘】謂湖南湘水間。

⑤【道州】今湖南道縣。

⑥【濂溪】在道縣西。

⑦【橫渠】鎮名，

在今陝西郿縣東。

⑧【洮西】甘肅洮水以西地，時沒於諸羌。

二 理學諸儒之崛起二

二程皆濂溪弟子也，先世居中山，後徙洛陽，伯子名顥，字伯淳，舉進士，調晉城令，民以

明道先生
程頤

伊川先生
程頤

洛派

事至縣者，必教之孝弟忠信，度鄉村遠近爲伍保，使力役相助，患難相恤，孤殘廢，行旅疾病，皆有所養，鄉必有校，暇時親至，召父老與之語，兒童讀書，親爲析疑，正句讀，鄉人爲社會，爲立科條，旌其善惡，在縣三年，民愛之如父母，神宗聞其名，召爲御史，從容咨訪，常至日中始出，庭中人皆曰：「御史不知上未食乎？」前後進說甚多，大要以正心窒慾，求賢育材爲務，後以言新法不合罷去，其卒也，文彥博題其墓曰：「明道先生。」一弟頤，字正叔，年十八，上書闕下，欲天子黜世俗之論，以王道爲心，哲宗朝爲崇政殿說書，上言人主一日之中，接賢士大夫之時多，親宦官宮妾之時少，則氣質變化，自然而成，願選名儒入侍講幄，以養成聖德，其後爲黨禍所累，徙涪州，又徙峽州，俄復官，卒於徽宗初，學者稱曰：「伊川先生。」明道天資高明，其學近孟子，伊川天資沈潛，其學似曾子，明道早卒，而伊川老壽，明道之弟子咸歸焉，故其學派淵源，至南宋時而益光大，遂爲洛派之始。以上三派，皆宋儒之最著者也。同時諸儒之崛起者甚衆，如歐陽修、司馬光、呂公著、范純仁、王安石、呂大防等，雖不專以理學著，然皆深於經術，特師傅不廣，故無學派之稱。此三派中，二程之門，游學尤盛，謝良佐、楊時、游酢、呂大臨、號程門四

程門四先生

尹焞

先生，良佐上蔡人，學者以謝上蔡稱之。楊時德望甚重，學者稱曰：「龜山先生。」又有尹焞者，在程門爲最晚，而守師說爲最醇。此其分派傳授之大概也。

〔註〕

二程雖同講道，而其性格不同，明道醇粹，交游未嘗見其有忿厲之容，伊川嚴正，遇有非禮，詞責甚嚴。

二程嘗同赴士夫家會飲，座中有妓，伊川見之，卽拂衣起去，明道盡歡而散。次日明道至伊川齋頭，語及昨事，伊川猶有怒色，明道笑曰：「某當時在彼與飲，座中有妓，心中原無妓，吾弟今日處齋頭，齋中本無妓，心中卻還有妓。」伊川不覺媿服。又嘗共詣一處，明道入門左，從者甚衆，伊川入門右，從者寥寥。伊川見之，嘆曰：「此是顧不及家兄處。」明道亦嘗曰：「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。」觀此則二程之性格可見。

〔註〕

①【中山】古中山國，今直隸定縣。②【洛陽】今河南洛陽縣。③【晉城】今山西晉城縣。

④【涪州】今四川涪陵縣。⑤【峽州】今湖北宜昌縣。

三 文學之派別

有宋一代之文章，結古文之終，而啓今文之始者也。開國之始，兵戈甫息，文教未敷，竇儀陶穀之流，蓋無足稱者。太宗御宇，車書旣一，絃誦斯宏，徐鉉、張洎、胡宿、李昉、宋庠、宋祁、楊億諸人，聯翩而起，然猶沿晚唐之餘風，以駢儷相尙，其以韓愈、柳宗元之說轉移。

柳開 穆脩

歐陽修

三蘇

曾鞏

王安石

宋文唐
文之異

天下者，則自柳開、穆脩始，而石介、尹洙和之；於是海內文風，翕然大變。歐陽修崛起於江南，蘇洵、昌言於西蜀，而斯道愈盛。脩之師說，一傳而為曾鞏；洵之家學，一變而為軾。王安石異軍特起，本經術以發為文辭，巍然一代弁冕。嘉祐熙豐之間，其宋文極盛之時代乎！綜而論之，諸家皆出於韓，而各得其一體。歐曾之文，夷猶澹演，儒者之文也；而講學者悉宗之。三蘇之文，雄直暢茂，縱橫家之文也；而講經世之學者悉宗之。王氏之文，奇峭深潔，蓋不徒師法昌黎，而並變化於河東者。諸子之文也；而講哲學者宗之。五家而外，其以文辭雄於世者，蓋不啻百餘人，而要可以三派括之。為歐曾三蘇者多，而為王氏者獨少，則以各本其性之所近，而時代又從而限之。王氏以新法為世詬病，故從其學者獨少耳。宋文之遜於唐者，唐文簡潔，而能曲盡事理；宋文則長江大河，一瀉千里，一疏輒數千言，甚且有逾萬言者。蓋唐文近古，而宋文則純乎今矣。時會所趨，誠有非人力之所能強也哉！徽宗以後，國運衰而文運隨之，雖有作者，不足觀也已！

註

①【嘉祐】仁宗年號。

②【熙豐】熙寧元豐也，並神宗年號。

③【歐曾】歐陽修、曾鞏也。

④

【三蘇】蘇洵及二子軾、轍也。

⑤【王氏】指王安石言。

四 詩學之派別

西崑體

宋氏開國之初，言詩者大抵宗法晚唐，而徐鉉、趙湘爲之巨擘；迨楊億、劉筠諸人起，始專師李商隱，襲積對偶，雕鏤聲色，謂之西崑體。風靡一世，而宋庠、胡宿尤爲大家。雖功業如寇準、文彥博、張詠，直節如趙抃，其爲詩皆宗西崑。一時之好尙可知也。歐陽脩崛起，興始以平夷疏快之辭，轉移風氣。天下靡然從之，而西崑之派遂微。若梅堯臣、若蘇舜欽，皆歐派之錚錚者也。宋詩至蘇軾而極盛，殆合李、杜、韓、白爲一手，而其徒黃庭堅、陳師道，又小變之。黃疲削而新警，陳枯淡而樸實。於是江西一派起焉。王安石異軍特起，不屑屑模仿諸人，而深警沈博，一時悉斂手焉。北宋詩派，略在是矣。唐宋兩朝詩派之所以不同者，唐之詩與文分，而宋之詩與文合也。故唐以前，詩文諸家皆有專長，而罕逢兼詣。宋以後，無不能詩之文人，亦無不能文之詩人矣。此其所以異也。詞之起始自中唐，蓋當時以近體詩章，付諸歌詠，歌者稍增減其字，以就音律，士大夫乃從而脩飾其辭，謂之詩餘。南唐主李景父子，所作尤工。至於宋初，遂於詩學之外，蔚成大國矣。若晏殊父子，若歐陽脩，若秦觀、柳耆卿，皆其表表者也。而集諸家之大成者，厥惟周邦彥。

江西派

宋詩唐詩之異同

詞

詩餘

周邦彥

天籟

夫聲音之道，與時俱變，由風雅而騷賦，由騷賦而五七言，由古體而近體，由近體而長短句，皆發乎人心之自然，所謂天籟者也。而儒者顧欲廢聲律韻偶之學，而返之隆古，則豈可得之數也哉！

註

①【巨擘】大指也，謂異於他指。

②【西崑體】楊億劉筠倡和之詩，編爲一集，名西崑唱和集，取

玉山策府之名命之，後人因稱其體曰西崑體。

③【李杜韓白】唐李白、杜甫、韓愈、白居易也。

④【江

西派】以黃庭堅爲江西洪州人，故稱江西派。

五 宋之風俗

宋初之風俗
王安石後之風俗
宰相不得坐

宋承五季之後，太祖重文學，尙節義以矯之，風氣始一變。仁宗以後，賢士大夫興於朝，理學名儒勵於野，風俗之良，於斯爲首。自安石以變法爲急，而援引新進，浮躁希榮貪利之徒，至有任人笑罵而不顧者。延至蔡京，每至罷相，必涕泣拜懇乞恩，卑鄙無恥，於斯爲極。在上之風節，蓋稍稍衰矣。至於金人一出，而各路奔潰，無有能抗敵者，非盡由臣之無良，亦過抑武臣不整軍備之故也。此外最有關係者，凡三事。其一，則宰相不得坐而論道。考古者三公皆坐論，唐時縣令入見，猶有坐對者。宋太祖以王溥范質，周朝

婦人不
再嫁

主僕稱
謂不平
等

舊臣，故爲等夷，欲示尊嚴，特命去其座。自是士氣益不振，而自視如奴隸矣。其一，則婦人不得再嫁。古者婦女守節特重之，然再醮者亦不以爲辱。宋范仲淹母，再適朱氏，後仲淹貴，回贈其繼父以太常博士，而以蔭補朱氏子官，曾不以爲過也。自程頤以爲「婦人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。」於是再醮可愧，而守節甚重矣。其一，則主僕稱謂之改革。司馬光爲相後，蘇軾往訪之，其僕曰：「君實不在家。」軾曰：「爾主人作相，豈可仍爲此稱，應稱相公。」光聞之笑曰：「一箇奸僕，被蘇學士教壞了。」可知當時主僕之稱，固平等也。自金人得勢後，乃有爺爺之稱，此當時社會情狀之可考者也。

註

○【君實】司馬光字，史稱當時婦人女子，皆知光爲君實，蓋由其家人婢僕，直呼不諱耳。○【爺爺】考胡語稱父母曰爺孃，始見於北魏木蘭辭，金人稱宗澤曰宗爺爺，稱岳飛曰岳爺爺，皆尊畏之也。

